

# 目 录

|                                |                |
|--------------------------------|----------------|
| 編者的話.....                      | ( 1 )          |
| 义和团文献 .....                    | ( 1 )          |
| 1. 团規 .....                    | ( 2 )          |
| 2. 义和团杂記 .....                 | 王火选輯 ( 4 )     |
| 3. 义和团揭帖 .....                 | 孙 敬 ( 12 )     |
| 4. 义和团乱語 .....                 | 庚子拜蜂录 ( 18 )   |
| 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調查記<br>.....      | 魏 克 ( 22 )     |
| · 帝国主义者侵佔秦皇島海濱区的經過及<br>罪証..... | 卿汝楫 ( 40 )     |
| 关于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复記事的补充<br>資料.....   | 馬叙倫 ( 47 )     |
| · 杭州求是書院罪辯文案始末記略 .....         | 錢均夫 ( 58 )     |
| 辛亥光复南京記事 .....                 | 茅乃登 茅遇封 ( 61 ) |
| · 粵省辛亥革命回忆录 .....              | 鍾德盼 ( 99 )     |
|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                 | 章炳麟 ( 113 )    |

## 圖 片

义和团团規一幀

西藏人民抗英遺跡七幀

帝国主义侵佔秦皇島罪証二幀

有关辛亥革命圖片四幀

章太炎像及其著作三幀

## 編者的話

本期所收資料前三篇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文献，后五篇多属有关辛亥革命前后的资料。

《义和团文献》四种，都是义和团运动本身的原始资料，由于运动是自发的农民战争，就不可避免地要带一些落后的、神秘的色彩。但在这种形式的里面，蕴藏着现实的革命热情与目的。农民与手工業者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发动者，他们利用乱语、碑文等传播其斗争纲领。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所反对的主要是外国侵略势力，由于清政府的卖国媚外，所以对“助洋的李鸿章”非常憎恨，诅咒他“墜金死”了。义和团也含有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义意，如“二四加一五”正是暗示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而在《永定門碑文》中这种思想尤为明显。总之，反抗帝国主义，同时还须反抗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皇帝以及官僚，这就是义和团运动的本质。在许多农村中曾发生过义和团反帝运动，可能还保存着一些原始资料及传说，希望读者多方发掘，供给本刊採用。

《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调查记》是作者在 1953 年随軍入藏在各地訪問的记录，它忠实的反映了西藏人民反侵略、爱祖国的英勇事蹟。英帝国主义自 1876 年签订烟台条约后，即企图以各种方式侵入西藏，但無一次不遭到西藏人民的坚决反抗。清政府不但沒有支持西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反而与英帝国主义实行妥协，在 1904 年清政府駐藏大臣有泰与英帝国主义者的勾結尤为突出。这种态度是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一貫採取投降路綫分不开的，在《清季外交史料》及《清季籌藏奏牘》等記載中，就可以找出很多証

据。这一篇調查記主要是叙述西藏人民英勇抗敌的一面，正可以补足过去文献的缺漏。

《帝国主义者侵佔秦皇島海濱区的經過及其罪行》是一篇調查記，北戴河在解放前是帝国主义者及官僚地主們穷奢極欲的避暑場所，在这一小块土地上，充滿了許多罪惡，正是一幅殖民地的縮影。旧中国像这样的所謂“租界地”是很多的，如江西牯嶺就屬於这一类型。我們希望讀者供給这一方面的文献。

《关于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复記事的补充資料》及《杭州求是書院罪辦文案始末記略》二篇，均着重說明辛亥以前，民主革命思想如何在浙江知識分子中傳播，特別是民族主义的影响最深，杭州求是書院《罪辦文》案就是一个例証，兩文都是作者写亲身的經歷，是有价值的記載。

《粵省辛亥革命回忆录》共三节，显示了在武昌起义影响下广东新軍反正經過；揭露了陈炯明如何处心积虑要解散民軍的实情；也叙述了陈炯明在反袁前夕的一些内幕。关于辛亥革命前后广东的情况，可从这篇資料中寻出一些線索。

《辛亥光复南京記事》一文，記載陸軍第九鎮起义至江浙联軍取消的經過，因为作者兄弟当年都在第九鎮服务，所以記事以徐紹楨为主，而且較為詳尽，正可与其它記載互相印証。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叙述他一岁至五十三岁的經歷，無論在革命史上，或者在学术史上，都有参攷价值。本刊欢迎这一类記載，希望今后能够多刊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傳記和年譜。

# 义和团文献

**編者按：**本文包括四种資料。

《义和团团規》是清光緒 26 年 5 月 26 日(1900 年 6 月 22 日)清政府任命載勛剛毅統率义和团以后所發，其性質实为义和团之行动綱領。原件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义和团杂記》是王火同志搜集到的，原件为旧式帳本，杂記各种事情，書無名称，原記者姓名亦無从考查，由王火同志选录有关义和团的記事、乱語以及当时物价各項，並訂正錯字。

《义和团揭帖》原件为荣孟源同志所存，原無書名，据書中署名知为孙敬(孙行簡)所抄，抄者同情义和团，故为这些揭帖作解釋，对于我們了解揭帖的意义給了一些帮助。

《义和团乱語》录自《庚子莽蜂录》，原标题作“妖言”。《庚子莽蜂录》为中国科学院圖書館所存抄本。所叙全为义和团运动时的文件和記事，原抄录者佚名，是反对义和团的人，但义和团乱語部份却为义和团本身的文字。

以上四种資料都是义和团自己的文献。其中有三件如《增福財神札》、《呂祖乱語》及《关帝乱語文》已收入近代史資料从刊《义和团》中，因文字不同，故仍發表。这四种資料重复者，如完全相同，便刊登其一。

义和团反帝运动是农民自發的革命，其主張和要求全是用迷信或神秘的形式發表的，如乱語、碑文等。因为这些文献帶有濃厚的迷信或神秘的色彩，所以有許多字句我們还不能了解。据已能了解的說，剝去其迷信或神秘的外衣，就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也反抗封建主义的剝削和压迫，当然也表現了农民和手工業者反对机器生产的落后的一面，但那不是义和团运动的主题。这一些文献，在以前各种义和团資料中很少見，今發表于此，以供研究义和团运动者参考。編者所加的注釋如有錯誤，希望讀者指示；編者不能注釋的詞句，更希望讀者指教。

## 團 規

欽命統率義和團王大臣爲發給團規事：照得本爵大臣奉命統率義和團以來，迭與諸團師兄，討論時事，具見忠勇性成同仇敵愾，因思前來掛號者不一而足，恐其中或有事理未能明悉，致干咎過，爰與本團師兄等參合佛法，擬定團規，俾衆團師兄有所遵守。茲將團規十條開列于後：

一、義和團專爲承天命奉佛法，誅殺洋人，翦除教匪，以保國家，而安良善，義和心誠，莫是過矣。仰各團師兄當謹守此意，不可偏信人言，有意苛求，致生枝節，如有滋事之人，輕者驅逐出團，重者請佛法懲治。

一、義和團本係大公無私，所有各團諸師兄，均應恪守佛法，精白乃心。如有不守團規，循私偏聽，藉端滋事，誣害良民；或報復私仇；或意圖訛詐，任意燒殺搶掠等情；即係匪徒假冒，既爲神人所共憤，更爲佛法所不容，本爵實深痛恨。若經訪有確據，或被指名告發，稟明總團，即帶團往拏，照匪徒辦理，如敢抗拒，應格殺勿論，然不可任意專擅也。

一、義和團每遇諸神附體，是否教匪，一目了然，從未妄殺一人，世人或有不知者，不免嘖有煩言，所以拏獲教匪，必須帶至壇上，明試真僞，以供衆睹。實係甘心教匪，直認不諱，看押稟明總團，分別正法。如有教民，真心改過，質明神人，准贖前愆，帶至總團，聽候佛法發落。

一、義和團承天命奉佛法，保國家，正所以保身家也。如遇臨敵打仗，自當奮勇殺賊，不可畏葸退縮，應與官軍聯成一家，不可稍存爾我之見，致誤事機，各團既係誠心爲國，必有神靈保護，決無意外之

虞，其臨敵退縮，或存爾我之見，是故違佛法，神靈必不保護也。

一、各團師兄如遇調遣出征，當謹遵號令，不可稍存觀望，違者即非佛法本意，當請佛法懲治。

一、各團師兄生擒洋人及教匪係職官者，在京應交統率王大臣；在外交地方大吏驗明，分別辦理。

一、各團師兄奪獲敵人器械者，應呈明地方大吏，聽候辦理。

一、各團師兄殺死教匪后，查明房間系教匪產業，應即封閉入官，不可燒毀；所有一切什物，應查抄入官，變價充公，不可喝令搶奪；如係他人產業，應從寬免其究問。

一、各團師兄，應與兵勇彼此和睦，聯成一家，併力殺敵，以保國家，偶有微嫌，不可介意。倘兵勇欺壓團衆，在京應稟由統率王大臣，在外稟由地方大吏，轉行該管統領懲辦，不可輒相械鬥，致生內閥，而誤大局。我團衆總宜與兵勇聯絡，如有互相殺傷等情，各應從重辦理。

一、各團師兄，不論何字，均係一家，尤當和睦，遇有團內應行聯合事件，務須和衷籌商，斷不可各存門戶之見，致生嫌隙。凡事自有公論，決不容懷挾私心，強詞奪理，顛倒是非，倘有不遵者，即將該團銷號驅逐，該團大師兄應請佛法懲治。

右仰 山東曹州府曹縣老團准此

光緒貳拾陸年七月初二日

# 义和团杂記

王火选輯

## 前記

偶在小書攤买到一本賬簿式的本子，里面杂記《历代帝王总录》、《皇帝皇后忌辰》、《大清十九省疆域》以及《各位大人名号》等等；最后一部分，記了和抄了一些有关义和团的材料及当时物价，不过錯别字太多，尤其是自己記事的部分，今擇录于后，略加标点及正字。正字及缺字用（ ）标出，通篇不見記者姓名，但从文字中看到是住在天津的人，記的是天津的事，時間是自光緒廿年起，至民国初年止。

王火

### 一

“光緒廿年間，李鴻章侄子系东洋国的副(駙)馬，叫东洋造反。东洋在高丽通商，叫高丽造反。是假意按(暗)保張佩論(綸)，备卸士(被御史)参，罰奉(俸)三年，以假作真，將鴻章放在南省督府，面上不挂；按外国造反，随急王文勺(韶)到任，裁去天津护衛營大炮，教厂(校場)大炮。坐一二年随放荣中堂[荣祿]，未办好；一二年随又放裕祿。不久到庚子年，皆因外国用迷魂藥打童<sup>男</sup>女<sup>無</sup>数太多，記(激?)急民人，才出义合团因尤(由)。”

### 二

光緒廿五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玉面每斤

① 这一段記載說明民間反对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所謂李鴻章侄子为东洋駙馬，系当时流傳在民間的傳說。

麦，高粮面糗，白面莜，白米咽，白菜每斤装。直隶三省未下透雨，廿六年至五月未下透雨，皆未种上。

廿五年山东出一合(义和)拳一事。

洋人要在山东聖人地面修盖洋楼，聖人求天师，天师言叫聖人去某山大拜三拜，献(現)出祺(旗)杆两根；听山内响大炮三声，拜三拜，献(現)出老者，言此“先練一合[义和]拳，后練紅灯照，赶洋人，緞(断)铁道。当年將洋人赶走。”廿六年四月起手天津，在保定府起手，京东南放火烧电线铁道铁桥数十里，天津帶队楊大人[楊福同]代(帶)馬队去打一合[义和]拳，叫一合[义和]拳用刀打死。呂呂(屢屢?)去兵。义和团打死洋人数百，五月初七在独流打一仗，官兵、洋人死数百人，姜統領[姜桂題]受伤。

初八，义和团到天津。

初九早官兵由天津火車裝上千往北去蘆台。聶軍門[聶士成]兵南門外去一营，聶軍往北去十营；初五打伏至十一，兵死兩千。

各国兵鬼来天津，未到前适官兵在洛法(落堡)將民人用大炮台(抬，意为轟击)了，一村民人死了五百多戶，太后聖旨下，大兵退回，各归各营，由义和团自便，聶軍圖了洋人銀子犖万兩。

义和团共有老师卅六位，每位代(帶)廿万多神兵，分为乾坎艮震(震)选(巽)离坤兌，洋紅包头，紅代[帶]子，紅腿代(帶)，紅手代(帶)，头頂佛字，紅兜兜中間坎字的，乾字的。五月十八日半夜四点钟，火烧城内講書堂三个，前三日由講書堂找出白查[沒有上漆的]官[棺]材三口，先抓天津县去，言此無有。后罗协太(台)[罗荣光]急去查出大恭(?)；午后，义和团將宮北講書堂抓去，晚十点火燒錦衣衛桥苏家，下剩一門，行二未燒；又三岔口大楼陈家溝铁桥铁道開口上下講書堂一盖(概)均燒。

又洋人馬、步队放槍，义和团交首(手)后，馬三元大兵护衛練軍

邦(幫)义和团,將洋人赶到西开,合一大仗,洋人死兩千有余也。

軍兵邦(幫)洋人放槍,即叫董兵赶散,打至天明,追赶三四十里路复反(返)。十国洋人救兵到,六【月】十七开大炮將一合〔义和〕拳、官兵打散。十九早寅时失城。

东洋前适(敌?)打破<sup>西南</sup>門,四門功(攻)打,人死上万。燒衙門、民房,搶当甫(舖)、民宅、甫(舖)面,均搶三天止住。洋人安民,六国在天津住一年有余,將城裁(拆)去,修馬路,城磚均归衛海。民間各門首不淨,看見罰洋一二元;出<sup>大</sup>恭看見,受罰一二元。各家門口点灯。至廿七年至宣統,天津老錢段(斷),淨使用小錢。

白<sup>米</sup>面貴,价每<sup>升</sup>斤<sup>半</sup>,玉<sup>麵</sup>面<sup>整</sup>斗,白菜每十六斤<sup>額</sup>,各物均貴。洋錢每元<sup>整</sup>。皇上十一月廿八到京。李鴻章罪(墜)金死<sup>①</sup>。

米面長至廿八年<sup>白米<sup>整</sup>玉面<sup>整</sup></sup>洋錢<sup>半</sup>。

### 三<sup>②</sup>

关聖帝君降壇曰:“万里香烟扑面来,义和团中得道仙,庚子年上刀兵起,十方大难死七分。大發慈悲災可免,傳一張免一身之災,傳十張免一家之災;見者不傳,若为愧(慌)言,为神大怒,必要加災。众善人家可免惡(惡?),惡<sup>禮</sup>(里?)难逃。如若不信者,七八月死人無其数。鷄鳴丑时分人間,善人、惡人天知道。一怒者,天下小平安;二怒者,山东一扫平;三怒者,湖北水連天;四怒者,四川起狼烟;五怒江南大荒乱;六怒边地死人一多半;七怒有衣無人穿。吾看陰鷲那三怒,恐悞了南天門走一番,去成于处道陽間,若在义和团中保平安。定于六月十九日,面向东南,上供,拈香;七月二十六日,向东南,拈香,可免大災大难矣。”

① 李鴻章墜金死,系民間傳說,表明人民对李鴻章卖国的憤恨。

② 此文为劝人参加义和团的宣傳品。

神仙語卦(?)各行往下傳。

#### 四<sup>①</sup>

义和团老师傳下八个字帖在門上屋內均可。

“快馬神騎 八卦來急”

#### 五<sup>②</sup>

傳

稽首 避槍炮火咒

“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鎗佛來。

鐵神鐵廟鐵蓮台，鐵人鐵衣鐵避塞，

止住風火不能來。天地玄我，日月照我。”

念一遍

“悉怛哆音达多 鉢怛囉音囉”念十遍

如有大難急念

#### 六

以上(下?)各物大長，至光緒廿八年由正月長至十一月：

白面每斤四 白米每升四 玉面半

高糧面18 江豆每升四 元豆四

豬肉半 羊肉半 洋錢每元8 每毛(?)8 督憲出告示

至十一月廿日止斷淨錢(?)斷撥條私鑄，均用老錢。

官賣玉面半 私个白米四 私賣玉面半<sup>81</sup>半不均。

① 此文亦見于《庚子莽蜂錄》。八个字意义不明。

② 此文为鼓动羣众不畏槍炮的宣傳，最后“悉怛哆”等十一字，亦見《庚子莽蜂錄》。

十二【月】：

洋錢半白菜<sup>18</sup>

四处官米局玉面<sup>19</sup> 白米<sup>20</sup>滿錢 高粱每升<sup>21</sup>小米每升<sup>22</sup>……

(以下〔上〕系补記卅四年物价)。

## 七<sup>①</sup>

温泉山煤洞中掘出刘伯温先生碑文：

“庚子之春，日照重陰，君非桀紂，奈佐非人。最恨和約一悞(《庚子拜蜂录》‘一悞’作‘一悞至今’)。致皆党鬼殃民(《庚子拜蜂录》此句作‘割地賠款，害国殃民’)。上行下效兮，姦鬼道伸；中原忍絕兮，羽翼洋人；趋炎附热兮，肆虐同羣(《庚子拜蜂录》無‘中原’至‘同羣’十八字)；紅灯照夜兮，民不迷津；义和明教兮，不約同心。金鼠漂洋孽，时逢本命年，待当重九日，剪草自除根。”

“石人半面臉，六月不下亦不晚，每亩加三石，八月一乱我不管。”

## 八<sup>②</sup>

裕中堂請乩，問：“大事如何”？

呂祖發下聖諭言此：

“你問吾，吾問虽(誰)？十个官，九个肥。盜入內，不拿賊，放走了，瞞愿(怨)虽(誰)？”

① 此文为义和团的重要宣傳文件，說明义和团反对清朝官吏卖国，人民須在义和明教和紅灯照的领导下进行反帝斗争。各种資料中多見此文件，但字句各有不同，故仍录于此。

② 此文宣傳清朝官吏貪污。

九<sup>①</sup>

聖諭

增福  
財神 扎

“茲因天主耶穌教，欺神灭聖，忘却人倫，怒惱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平洋人，纔有下雨之欺(期)；不久刀兵滾滾，急速退敵，速进佛門。义和团上能保国，中能保安民，下能保身。見帖速傳，傳一張，免家之災，傳十張，(免)村之災，如不下傳者，即有吊头之苦。”

若吃洋人毒物者，后有救方：

烏梅七个 杜仲五錢 毛艸五錢

煎服

又治井中下藥

吉豆一碗 烏梅七个 大王麦七个

花生十个 白菜疙瘩七个 紅糖一兩

煎服

十<sup>②</sup>

“七星觀涯(?)白布飄，今天毛人十路刀；

斬邪魔，杀洋妖，一路星刀水火一齐清，

無有十層殿，第九層不曉。”

① 此文說明义和团的主張是“扫平洋人”，保民保身，並劝教民勿受洋人利用。《义和团資料》第四册 152 頁录有《增福財神李告白》，但詞句有不同处，故仍录之。

② 此文为号召人民进行反帝斗争，其中詞句不能詳解。

十一<sup>①</sup>

天津府，天津縣本城土地尊乩語所云有詩四句：

“一片苦海望無津，小神忙亂走風塵，  
八千十萬神兵起，掃滅洋人世界新。”

又云：

“五月十<sup>七</sup><sub>六</sub><sub>八</sub>晝夜不准動烟火，吃飯渴〔喝〕水千萬忌此三日，洋人下三日毒藥無可治。日到晚，向東南方焚香全供，跪咒一夜，下遲至天明，叩响頭五百為要。”

“來處來，去處去，生處生，死處死。”

咒罷又叩响頭五百，頭罷盤足而座可也。

十二<sup>②</sup>

靜海縣七里庄挖井，獻（現）出石碑一塊，長有一丈，寬有二尺，上垂國号：

“貞觀十七年造”，下有袁李二人所作碑文十四句：

“總是一千年，九百九十三，釋迦出（《庚子拜蜂錄》‘出’作‘去’，作‘去’為是）了世，不日改天年；三元李靖造，应在庚子年，暗有九宮門，明有八卦圖（《庚子拜蜂錄》‘圖’作‘因’，作‘因’為是），繼（《庚子拜蜂錄》作‘懸’）起紅燈照，段（斷）了（《庚子拜蜂錄》‘段了’作‘化生’）小煤烟。乾坤一掃淨，取出叶底千（《庚子拜蜂錄》此句作‘明主定中

① 此文第一首乩語為号召人民進行反帝鬥爭，第二首乩語說洋人放毒藥，鼓動人民反帝情緒。

② 此文宣傳義和團（即九宮門、八卦教、紅燈照）領導起義。其中許多詞句（小煤烟、叶底千、八二六、一四三）不能懂，此文亦見于《庚子拜蜂錄》惟云“此碑從任邱縣八里庄井里掘出。”

原')按(《庚子拜蜂录》作‘安’)下八二六,还等一四三。”下边又有一句不敢漏了天机。如問者,自己去到靜海县碑上去看为要。

### 十三<sup>①</sup>

茲者南响(乡?)掘土,創(刨)出臥碑一塊,乃刘伯温所造,文曰:

“天地怒,神仙慘,雷电收,霖雨歛。  
紅灯照,义和拳,力無穷,法無边。  
燒鐵道,拔線杆,鎗無药,炮無彈。  
洋人灭,屍相連,人神喜,鷄犬安。  
歌大有,庆丰(年)。”

又曰,反面七言詩一首:

“男学义和女紅灯,刹(杀)尽洋人海宇濊(濊),待到鎗(刀?)無用日,試看霞蔚並無[云]蒸。”

此碑名为“西洋气数碑”

### 十四<sup>②</sup>

“这时不算苦,二四八中五,穷民無岁月,富貴無米煮;  
庚子时無繼,去二四八中,滿街紅灯照,那时纔算苦。  
南来一羣猴,大街小巷認[任]他遊;西北来[了]真男子,只見男子不見猴。”臥仙題。

① 此兩通碑文均宣傳反帝斗争。

② 此文不能詳解,所謂“二四八中五”,似以民間傳說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鼓动反清斗争。“西北来了真男子”似宣傳义和团所理想的皇帝到来,就扫清了“一羣猴”。“猴”当指帝国主义或封建統治者。此文与义和团揭帖中之涿州邓家寨碑文略同。

## 十五<sup>①</sup>

上帝今有七怒：

“一怒庆王天主翁，二怒欽差袁奸雄，  
三怒助洋鴻章李，四怒將軍裕不忠，  
五怒聶姓提督死的苦，死后还得流(留)罵名，  
六怒賊子通洋保国会，不久落头归陰城，  
七怒变(遍)地死一多半，閏月秋时是大乱。”

## 义和团揭帖

孫 敬

### 一 庚子年聖帝驚語<sup>②</sup>

四海風云駕海潮，爭权爭教又爭朝，西風未尽南風起，兵火相連野火燒。天下各省誰为主，滿天星斗与孽妖，生灵到底归何处，只見明灯路一条。

### 二<sup>③</sup>

光緒二十年岁次甲午夏月，朝鮮国匪党变乱，因与日本失和，海

- ① 此文說明义和团反对的对象是庆王奕劻、袁世凱、李鴻章、裕祿、聶士成、康有为的保国会等。对聶士成的評價，承認他为反帝战死，尙为公允。反对保国会，即反对戊戌变法，又表示了义和团落后的一面。
- ② 此文前四句似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爭权当为侵犯中国主权，爭教当为帝国主义利用的宗教侵略，爭朝当为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妄想。后四句似为反清，言統治者是孽妖，人民的出路只有跟随义和团，义和团称明教，故称“明灯路一条”。
- ③ 本文詞句难解，据孙敬解釋，可知其意为反对清政府卖国。

上交兵，至八月水陆皆以败闻，皇太后请鸾得此乱语：

今时不算苦，三〔二〕四加一五，大路红灯照，那时纔算苦。广县速走信，紧防大沽口，电线不长久，江山问老叟。麦大一齐收，十月创幽州，小官逼大官，皇上也忧愁。

甲午乃六十万寿，朝廷骄纵至甚。机务大臣（军机大臣）礼王世鐸、大学士额勒和布、张之万、孙毓汶及徐用仪，是时文嬉于内，武弛于外，以致用兵一败涂地。李鸿章在北洋卅年空有虚名，所谋皆成画饼，诸臣惧国以致于此。

### 三 馬家堡碑文

幼兒老疆土，恰似比英武，天下红灯照，那时才算苦。貧民無岁月，富貴無米煮，四川無瓦盖，更比汉朝苦，大清归大清，誰是誰的主。

津蘆鐵路修至永定門馬家堡，光緒丁酉夏月掘出此碑，內中識語含有更朝換代之義。

### 四 涿州邓家窖碑文<sup>①</sup>

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滿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庚时远方去，紧防黑風口，电线不长久，江山问老叟。二四八中一羣猴，大街小巷任他遊，西北出了真男子，只見男子不見猴。

蘆漢鐵路修至涿州掘出此碑，廿五年已傳播此識語，嗚呼，世上不久，乱兆又扰及昇平之世矣。

### 五 南苑三台山 神字三百六十<sup>②</sup>

西来如来倒念弥陀佛，

● 此文与《义和团杂記》十四之文略同。

● 此文詞句多不能解。据“不使当十錢了”几句，似反对清政府的剝削。“草名之人”似示作皇帝的滿人。“乾坎”当为义和团，似言义和团兴起就出現光明，“要过太平年了”。

北來惡佛，關聖帝君作了難，統領眾神面奉玉皇。

南來善佛觀世音菩薩辦的好。

東來日佛就是三太爺了，全神下了界，律辦十五年。

不使金銀錢了，不使銅鐵錢了，不使當十錢了，神仙製造十五年了，北斗星該值了，七爺南苑三台山燒股香了，真龍出現了，神仙助一幫之力了，拆了神仙廟免不了神仙了，路上沒有草草名之人貼出票來了，乾坎刀兵滾滾了，人走一個字錢走七字了，燒的扛天紅神仙救不了，碑文天書全獻了，僧人南來了，草名之人一個跑不了，作官為宦測音了，南極子辦的好了，有仇報仇有冤的報冤了，西北真主當值了，神仙發了難全現天書了，東方明星出現了，飢荒年來了，要過太平年了，露出綠豆了，大筆写出了，神仙製造聖人傳了，可好可好可也就完了，神氣呵成南極子降生四道口了。

此文於光緒二十五年春遍貼京城，余在阜城門洞見之，曾念一遍，謂其無稽，望洋而去。后有友人玉姓者謂其中隱語太多，不可不記。厥后又遇于壁，抄錄遺漏數句，亦一遺憾也。謂世道不久必變，而變幻莫測，興廢之情形殊異，刀兵鬼火凶災然兆將來。又謂必有真主出來御世。又云中國有聖賢復作，則中土氣運回春于塞谷幸也。嗚呼，此狐仙竟能吐天地之奇亦神也與。

## 六 海岱門碑文<sup>①</sup>

么二三數萬千，桑兵桑馬下江南，鼠尾牛頭骨堆山，有人若問江山事，江山還是舊江山，山前鬼山后妖，妖見鬼命難逃，奈等小將不時到，家家齊吹太平簫，不來也不忙，二馬趕六羊，奈等小將必來到，原來小將是真皇。

① 海岱門即哈德門，此文前三句似說妖鬼作亂，下面緊接說江山是我們的，一旦小將（真皇帝）來到就光復歸物。所謂“山前鬼山后妖”似指帝國主義者和清朝皇帝。“二馬趕六羊”不能解。

光緒二十七年春洋人修筑京津鐵路，拆崇文門月城露出此碑。碑文大意謂有妖氛作亂，遇洋人即敗，惟至甲子乙丑之間，中外鷄犬連兵不解，殺人尸骨堆山。若問江山還是以前之江山，此語諒士難以索解，迨小將到京年才二十一歲復立皇極，宇內生民始登衽席矣。孫行簡誌。

## 七 关帝乱語文

去京北沙河关帝乱語

一愁長安不安寧，二愁山東一掃平，三愁湖广人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軟，六愁洋人鬧直隶，七愁江南賊連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無人穿，十愁有飯無人餐，过戌与亥是陽間。

庚子之年天地昏暗，人心洶洶。四月初三午時余至西四牌樓羊市南壁上貼此乱語。余讀一遍立即神魂飛越。嗚呼，中國目前有數次浩浩之劫，社稷存亡主冥塗炭，刀兵水火履霜堅冰，至其兆以決于此。孫敬急記。

## 八 孟津黃河碑文<sup>①</sup>

黃髮短，乾天亂，口上口，天上天，一時干戈起，人民死萬千，草頭之下有十口，鼠尾十月進幽燕。

碑中之隱語謂戊午年西北秦省有姓吳者結竿扛起，關中人民遭此浩劫，幾乎民無噍類矣。幸真主出于江岸之上，木子作將，十口為臣，甲子身即九五之尊，撫育海內生靈免此奇禍，使數百兆黔黎出于水火，登彼福疆，不幸之中幸也。岢在

光緒著雍涒灘季夏之月

孫敬謹志

## 九 宮內驚語

庚子义神拳，戊寅紅燈照，丙午景風起，甲子必來到，壬子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也紅燈照，壬申到庚午，乙酉是兩月，庚子才算苦；

① 据孙敬解釋，此文為宣傳改朝換代之意，當即推翻清朝之意。

等到乾字号，那时神追鬼也叫。

此亂語拳亂已起，皇太后始請亂，其識謂庚子年义和拳，丙午年真主降生，甲子由秦中到燕京。又謂庚子壬子皆是苦難之秋，等到西北真主追兵到京，那时与洋人决裂，虽即中外搆衅，而真龙之主百灵效护，洋人一战即败，再战俄法不能逞其威，英日不能施其計，而我武惟揚，一洗从前耻辱。斯时也，中国威風凜烈洋人运敗矣，揚帆而去。

## 十 云遊道人詩

沿河一帶建楼房，扯旗放砲逞剛強，有朝西北真主至，一炬火光化無常。

同治五年內寅有一云遊道士，至天津紫竹林觀看，見各国洋樓高聳，百廈云連，每逢禮拜日則懸旗鳴砲声勢赫濯，其強也甚矣。題此詩于壁，有人見之。奇哉，此道人也，能知六十年后兴亡，又能道出西北之有真主，將来临世。欸欸掇筆題詩，能知天地之奇，諒亦不凡也矣。

三余小隱孙行簡謹跋。

## 十一 宝坻县乱語<sup>①</sup>

天降黃牛定生災，黃牛綠鴨一齐来，黃牛不久归山去，襄陽固城門大开。蛤蟆咬着蛤蟆手，僧人死了僧人埋。若問王侯同人多，宝刀磨了又重磨。水淹齐魯东三省，血染陝西八百坡。更君若能兴三事，虎出山林定干戈。若問真龙主，全在二八五，滿城一支花，独野無匡土。

此乱云有黃姓者出而扰世，乱生于楚，而清廷自失权柄，僧人謂必有禿士弄柄，而真主出現，文如良平，武如布越，战利功勳，約法三章以治民，民安于野，由甲子至丙寅鏖战三年，杀得尸骨堆山而后已也。

① 此文詞句多不能解，据孙敬解釋，亦为反清之意。

## 十二 永定門碑文<sup>①</sup>

一弋止在心，八牛不安忍，白鼠江边乱，大鬧西落村，該当無言亥，兩羊一口吞，大道改沙嶺，小道一条金，兩陝东西乱，齐鲁水淹浸，何日才了結，修齐归死門，家人帶草帽，戈茅也不真，若惹眞灵怒，四斗下山林，八八至五五，方来有福人，日月从头起，文武拜聖君。

此碑文謂天下修筑鐵路致召勢乱，而陝西被兵尤深，人民最慘。眞主奋行崛起，其众皆云集糾合，交战攻襲文武互濟。迨至甲子年秋，則过河进逼燕京，爱新东走，而人心久乱思定，日月之旗飄展于京都矣。天下人民始获庆生而享新主之福。嗚呼痛哉！

## 十三 庚子六月鸞語

善者善惡者惡，善惡分明七月半。安者安乱者乱，安乱之时自然現。尔众生，听良言，天遣神兵除邪乱。邪气生，四下散，人民有災当为善。心公平，天良見，可保忠厚到陽間。戊亥年，防大乱，神护眞主除災難。

此乱語庚子六月所降。鄙人一見固知秋深必有奇禍。当是义和拳在市姿睢，任意杀人，毫無道理。古云信妖引魔，諒此禍不远矣。果七月十三督兵大臣李秉衡战敗死綏，楊村不守，全师潰敗。十九日晚敌氛逼近京城矣。皇上西幸，鍾簣震惊，悲夫哉，誰之过也。

## 十四 庚子乩文<sup>②</sup>

玉皇勅旨九重天，分遣神兵下人間，扶保西北眞男子，劝君快把空業般。众人未看清，上帝降神兵，扶保眞君主，挪位讓眞龙。

① 此文較明显的說出天清复明之意。第一句为“武”字，第二句为“朱”字。“日月从头起”即恢复明朝。第三到第八句不能解。

② 此文宣傳反清，“挪位讓眞龙”即打倒清朝皇帝之意。

庚子六月正京城慘杀釐禍之時，有人請乩得此乩文，內中直謂西北有真主，不久臨世，撫育海內蒼生，又遣下多數輔弼諸臣，並有無數謂之神兵，先行肅定中原，后復大戰洋人，杀得尸骨堆山。嗚呼，甲子之冬，乙丑之春，天作此浩劫歟，真數千年未有之奇故也。

## 义和团乩語

庚子莽蜂录

### 其 一<sup>①</sup>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鬧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男無倫，女行姦，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珠俱發藍。天無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發怒，仙發怨，一同下山把道傳。非是邪，非白蓮，念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烟，請下各洞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傳。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費难。拆鐵道，拔綫杆，紧急毀坏火輪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統靖江山。

詩曰：弟子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定灭洋人一扫平。

右傳云山东聖府抄傳。

### 其 二<sup>②</sup>

紅衣紅面会紅巾，紅髮紅鬚赵楚陈。遍地小神忙乱乱，一声高叫

● 此文宣傳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义和团的主要文獻。各書多有刊載，因各本詞句不同，故仍录于此。

● 此文似言反清。所謂“小將”当即义和团所理想的皇帝。此文与《义和团資料》第四册 151 頁《义和拳歌》相似。

震乾坤。二百余年屬大清，平空天地起刀兵。二三不見三三少，几股清烟透大清。黃旗九竿列西东，一段黃沙耀眼明。八面威風諸鬼叫，一声鉄胆鬧江東。可笑可笑不用問，黑阻路，白當道，众神惊，諸鬼叫，披金甲，开鎗炮，云霧消，紅灯照，三五七八就知道，那时可笑不可笑。昔时清定二百秋，前人拆庙后人修，紅花落地黃花起，二八干戈二八秋。尔等不必叩求仙，世間大事总由天，若問賊匪吉凶事，还得寿陽那一年。得逍遙，且逍遙，騎火馬，过土桥，小亭洞口刀鎗炮，前有鬼，后有妖，神鬼叫，命难逃，若問太平日，小將纔过寿陽桥。

右傳云系呂祖乩語。

### 其 三<sup>①</sup>

兵馬俱动人受災，这纔把吾洞門开。南至黃河北至海，个个俱在宝地埋。此山非得吉人拆，但得佳山一人来。天賜黃金一万兩，后輩子孙作將才。

右傳云系碑文，此碑出在景州南四十里南桥村。

### 其 四

庚时信去了，謹防黑風口，電信不久長，江山問老叟。

右团匪以烟桶为黑風口，皆須蒙严故云。

### 其 五<sup>②</sup>

大清官，錢买的。你問我，我問誰。速送。

右傳云裕祿請乩問民教失和事，故乩書此四句。

① 此文似言神仙帮助义和团統一天下。

② 此文指責清朝官吏貪污。

## 其 六

在家好，在外好，在数难逃。

右傳云系乩語。

## 其 七

洪鈞老祖降壇曰：年年有个七月初七日，牛郎会亲之日。众民傳到此日之夜，家中老少不論男女全要紅布包头，灯燭不止，向东南方三遍上香叩首，一夜不許安眠。如若不为者，牛郎神仙不能降壇，亦不能救众民之难。傳到十五日一为此。自八月初一日至十五日众民不許飲酒，如若飲酒一家老少大小必受洋人之害。九月初一日与初九日为月之首，初九日为重陽之日，必將洋人剪草除根。众民不許动烟火，如若不遵者閉不住洋人之大炮。至十五日众神仙归洞。七月初七日、十五日、九月初一日、初九日，此四日不許动烟火，多言示尽此單，千万千万誠信，众善人急傳一張免一身之災，十張免一家之災，百張免一方之災。

右系匪党刊印遍貼各街巷者。

## 其 八

庚子义和拳，戊寅紅灯照，丙午迷風起，甲子必来到，壬午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紅灯照，壬申到庚午。乙酉是双月，庚子纔算苦。等到乾字号，神追鬼又叫。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八日，身帶紅布为記，面向西南方燒香大吉，人死大半，傳一張免一身之災，傳十張免一家之災。

孔聖人  
張天師傳言由山东来，赶紧急傳，並無虛言。

## 其 九

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固人心，忠孝節廉于今精神不泯。

為一時少留佳話，亦驚亦喜，仗神威以寒夷胆，農工商賈從此怨恨全消。

右傳云系關聖帝君降乩聯語。

# 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抗英鬥爭調查記

魏 克

## 前 記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許多民族一样，在偉大祖国的創造与發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責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並进行了各种的欺騙和挑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特別在近四五十年以来，英帝国主义武裝侵略了西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帝国主义也插手进来，从事种种陰謀活动，更使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淵。但是西藏人民永远是不屈的英雄民族。从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边境龙头山<sup>①</sup>和一九〇四年又武裝进攻拉薩的当中，西藏人民都是坚决勇敢，奋不顧身的同敌人进行了頑强的抵抗，使帝国主义的侵略軍在西藏的領土上留下了可耻的下場。

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历代反动統治階級压迫的西藏民族，在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感召下，派遣了代表到达祖国的首都北京，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簽訂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協議》，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協議在全国人民特別是西藏人民的支援下进入了西藏，西藏和平解放了，西藏人民就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統治，回到了团結平等、互助合作的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民族的爱国热情也就随着和平幸福生活的上升而增長起来了。一九五三年三

① 《文碩奏摺》作隆吐山。

月，我随军区文工团向曲水、郎嘎子、江孜、日喀则、亚东、格林岗等地及沿途的藏族人民进行慰问演出时，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西藏人民反帝爱国的英雄故事。这些英雄的行为深深感动了我；又加许多同志特别是许多作翻译工作的藏汉族同志作了很大努力了解了许多宝贵的材料，因此，我愿像爱护祖国最宝贵的财产一样地把它记录下来。加以粗糙的整理，来忠实地反映西藏人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不屈的意志。

## 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西藏的开始

英帝以英人馬嘉理 (Colman Macaulay) 在云南边境考察被杀为借口，在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訂立中英烟台条約(又名芝罘条約)，迫使清廷允許前往西藏探險旅行(实际上是偵察)的权利。当时西藏人民誓死反对並申言不惜以武力阻止英人进藏。这是西藏人民第一次抗拒帝国主义的行动。西藏地方当局于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在离则列拉五里路之远的一个地势非常險要的龙头山上，建立了一座高大的宗政府，名为弄突宗。並派一个营的兵力(二百余名)把守，建筑堡壘，阻断了英人入藏的道路，一面劝哲孟雄国王移住西藏(王应其召，住藏二年余)免为英人耍挟。当时英帝以西藏修这个宗对它們不利为借口干涉西藏当局，迫使西藏拆除这一国防建筑，並限令西藏的駐軍在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五日前撤出和要求哲王回国。西藏不允。其时西藏东部巴塘、三岩等地，反帝运动也很激烈，驅逐天主教徒，焚燒教堂，杀傳教之外籍人。英帝乃于一八八八年(一說一八八九年)派格果謨 (Graham) 率兵入哲孟雄，向西藏进攻。据亞东八十三岁的老人格浪血吉談：当时英帝之軍官数人偵察西藏之工事时問其“工事有多高”？回答“像山上的松树一样高”来迷惑敌人。西藏又派了江罗金、雪康，並有上下亞东之民兵百余名，来加强防守力量。

但当时藏軍的装备，除火药枪较为优良还都是弓箭和梭枪大刀等原始武器。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英国侵略軍以兵三千向龙头山进攻。先用强烈炮火向山头及森林处盲目轰击，見無动静便漸漸攻上来。当离山头还有一箭之地时，藏軍同民兵就一起开始猛烈向敌人进行射击。就这样頑强地将敌人的进攻击退了。被毒箭射中的敌兵叫苦連天，敌人之医生也无法治疗，敌銳气大挫。第二天的清早，敌人又增加兵力，便更加瘋狂的实行漫山遍野的砲击。虽然藏軍和民兵的火药同箭用尽了，仍然勇气百倍的拿起石头和梭枪、大刀和敌人进行决死的抵抗，但終因寡不敌众，武器又極劣于敌人而失敗。陣地被敌人佔領，藏軍同民兵就退至拉塘。西藏当局又下令动员前后藏藏軍及民兵調到前方抗击敌人，援兵未到，敌人即进到仁庆崗<sup>①</sup>。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訂了中英藏印条約，清廷正式承認哲孟雄为英屬地。一八九一年英帝主动提出要西藏当局派人去划分地界，而西藏当局拒絕派人，英帝只好自己在則列拉写下“以此为界”的界碑。亞东的頂曹翁卜等数人到則列拉把界碑笔跡擦掉，並將碑柱及石板搗毀，以示反抗。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中英更訂藏印續約九条，允許开亞东为商埠，並派員駐扎及自由来往。后英帝又企圖以帕里代替亞东为商埠，这样就可以再多侵入西藏一百四十多里。因遭到西藏人民的反对而未成功。

这些屈辱的条約更激起了西藏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的情緒就連英国人也感到恐惧。在英国駐哲、藏的代表柏尔(Charles Bell)著的《西藏之过去与現在》中也不得不承認：“开辟亞东之計劃，因西藏人阻撓而不行，西藏官吏又否認所划錫金与西藏之边界；立界碑时彼等竟加破坏。”(1930年商务印書館譯本四十二頁)由此可見西藏人民是如何的反抗英帝国主义加于自己的屈辱和侵略的。

① 《有泰奏價》作仁进岡。

## 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英勇反抗 英帝国主义侵略的經過

英帝国主义在“中英藏印条約”，特別在“藏印續約”中取得了在西藏的某种特权，就更助長了它向西藏內部伸張其侵略的魔爪，以便达到它吞併全西藏的目的，曾企圖派遣孟加拉政府秘書馬嘉理駐拉薩，因遭西藏人民反对未果，后又密派孟加拉人沙拉張朱拉达斯 (Sararat Chandra Das) 入藏进行秘密偵察活动。

但是，当时的西藏人民並沒有甘心忍受英帝在“藏印續約”中加于他們之压迫，他們深深感到这个条約在遊牧方面西藏人大受限制；通商方面英人独佔便宜；故对该条約不予实行，同时对划的界綫亦不承認。特別对英帝派遣之敌探和西藏人为其內奸的人更加坚决反对，並且予以逮捕监禁以至处死。据江孜六十八岁的抗英藏兵奔巴測仁說：“英帝未来之前，就派有穿藏服的英国特务沙拉張朱拉达斯到江孜来活动。当时在离江孜四十多里的辽朱（一說仲則村）唐澤寺的活佛就是在英国特务活动下为其充当內奸的。后被达賴知道，便派人將該寺之活佛逮捕，用湿牛皮裹起来拋在河內处死。他的管家下仲拉也是个奸細，会說英国話，便逃到印度去了。在英帝进攻西藏时，下仲拉就在荣赫鵬 (Younghusband) 的指揮部里工作。”这在柏尔著的《西藏之过去与現在》中也曾承認：“沙拉之秘密入境，暗中詢訪，与一八八八年之征服錫金，皆为西藏人疑英將不利于其国之重大原因。沙拉所經過各边关之守吏与夫殷殷相待者，皆被处罰，或籍沒、或入獄、甚或梟首，其中有一高級轉世喇嘛，为江孜西北十三哩唐澤寺之高僧，即被杀。”（1930年商务印書館譯本四十頁）

西藏地方政府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武裝侵略，便进行选將調兵，積極备战，雪列空並頒佈征兵命令：

癸卯年(即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雪列空关

于兵役应服之崗差佈告 癸卯年五月三十日

癸卯年五月二十三日指令:“关于西藏的边界問題,先由英吉利与欽差商議,由汉、藏、英三方人員,于五月十三日会聚于崗(西藏屬之一地名)哲(錫金)边界地方,举行合理的商談。其情况如欽差大臣报称,藏方遂派“仲”“代”充当代表,协同並携照前去参加,最近“仲”“代”及崗宗同来呈报称:“薩赫”(意为先生指英方)六人,領兵三百,携砲二尊,全副武裝,于十一日早上到达該处駐营,禁止随便入其居住区。在彼等住区範圍內,依次放行藏方代表,至甲邦迦打脫波地方边界,方得与“薩赫”会晤,理应遵照大国習例在和平情况下进行談判。但彼固执其所持原則,不听我方所敍。随之經過槍矛佈滿之地,才达到“格入”地方等情况。悉国家彼此之間的和好很重要,現在該边界上,由中英会聚,虽正在进行商談,双方是否能和睦傾听,是很困难的,倘仍無理要求,吾等必献身于世間安乐底基础——佛教,只縮手等待,是决不可能的。应遵照西藏共同簽訂的協同所規定的,起来回击其無理的举动。为此,除在土鼠年所頒佈的佈告中所減輕的貴族差、兵役差、貧民差,及鉄兔年考察后頒佈的減差条例之外,凡屬貴族寺庄、滾拉,屬政府征收差之牧区凡上六崗者等上述各部份,应各担任一兵役。此外各地区之人名年齡等,均須写成新的名冊,遵照以往向国家支应兵差的办法或規例,把已列入新名冊中的人,必須是各家的人,送来此处。但屬該家之人,如确系衰老、幼弱,可另請人代替者,則应选精神飽滿,真能胜任者才可以,不准以施予交差观点,随便敷衍塞責。关于武器、火药、子彈、火药綫,一月粮餉等軍需品,則遵照江孜雪巴在土鼠年頒佈之規例。”

依此可見当时西藏人民,上至达賴喇嘛下至人民無不坚决反抗英帝对西藏之侵略。

英帝到处遭到西藏人民的坚决反抗，不得不焦虑到吞併西藏的困难，于是英帝駐印度的总督克遵寇仁于一九〇三年借口西藏人民不履行条約，派荣赫鵬为使节、麦克唐納为軍事指揮，率領英軍进攻西藏，並以錫金行政官怀特（Claude White）为副使，少年砲兵大佐鄂康諾（O'Connor）为諜使，因鄂通藏語及西藏政治，后改为秘書名义。据帕里一些老人說：“西藏的部队在帕里五六十处憑險用羊毛包筑成工事进行頑抗，因地勢極狹又陡，英兵多次均未攻上来了。后来英国侵略軍知藏軍多喜酗酒，便派一不丹人假裝卖酒，讓守衛的藏軍喝的大醉，便推倒羊毛包筑成之工事，讓英国侵略軍攻上来。”后来英国人曾給这一奸細很多錢財。据說其后代現住加尔各答。也有說：当英国侵略軍自亞东向帕里前进时，当时藏政府便派代表（有說是吉普代本）出面交涉。結果無效。之后，英国侵略軍到了帕里，駐在郊外帳蓬里，西藏的部队住在宗政府之內。这时三大寺和扎什倫布也派来代表同英軍进行談判，並命令藏軍对其暫作忍讓，不要进行武裝冲突。誰知英国侵略軍借口外面冷，就强要往宗政府搬，当晚藏軍撤出，而英軍便乘势扣留了三大寺和后藏的代表。当时帕里的人民要求釋放西藏的代表，沒有結果，当晚帕里的老百姓便拿着大刀、鐮刀、斧头、木棒闖入宗政府內，拯救出代表来。虽然当时英国侵略軍向这些老百姓开砲，抓的抓，杀的杀，有的还用鉄塊燒紅了燙人們的臉，但是，英雄的藏族人民並沒有一个向敌人屈服的。以后敌人就又住到了干都巴。英国侵略軍一面武裝进行进攻，一面派人直接到江孜、日喀則等地进行談判，迫使西藏投降。就这样英国侵略軍在干都巴自七月停留到十一月，毫無結果。西藏不但拒絕談判，並提出讓英国之侵略軍立即出西藏境，于是英国侵略軍便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底越过春丕谷向江孜前进，这时西藏已動員了前后藏之軍隊进行

抵擋，使英國軍隊被阻止在了堆納<sup>①</sup>。

達賴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鑒于英帝國主義一天甚似一天的向西藏進行武裝侵略，便下令動員西藏的軍隊民兵及全體人民起來反抗英帝國主義的侵略軍。據日喀則達郎一位參加抗英的七十歲的頓加老人說：“當時西藏調動了六個代本三千多人，到達多吉進行抵抗。指揮官兼第一代本是萊丁賽，副指揮官是囊姆賽林代本。兵源是每崗出一人，供給由全崗負責。代本的組成是：拉薩兵營抽兩個代本、一千人，代本是叫查不皆馬嘎；日喀則抽兩個代本、一千人，代本是米吉和然巴；江孜和丁日各抽一個代本、皆五百人，代本是吉普（丁日無代本歸日喀則兵營指揮）。在裝備上，除排長以上的軍官使用英國、尼泊爾的老式步槍外，其餘全是土槍和大刀，無騎兵也無砲兵。服裝全是白牽子衣服，有的戴禮帽，有的用紅布纏頭，各代本的旗子是紅旗中間靠上有一點有龍、虎、日、月之標記，大小不定。當時聯絡指揮是號角，住白色羊毛帳篷，每班一個。這些部隊開到喜馬拉雅山第三峯角下拉莫湖之旁邊曲眉仙郭地帶阻止了英國侵略軍的前進，當時英國侵略軍遇到了阻擋，同時還因為剛到拔海四千六七百公尺的高原，又是寒冷季節而受不了。到江孜為止光凍死病死之士兵及從人即達八十餘人，所以不得不停止其前進的企圖，並提出同西藏當局進行議和，以等待時機再行前進，”據堆納的一位六十五歲的麥馬測仁說：“一九〇三年年底英國的軍隊在我們西邊五六里路的平地上住下了，他們大概約有一千五六百人（一說一千二百五十名），內有五百多騎兵，另有砲兵和軍官，除英國人外，還有印度和尼泊爾的隊伍。從人和運輸民伕都是印度、尼泊爾和不丹人。英國人吃穿皆較印度、尼泊爾人好。他們的軍官住在村里的頭人家，其餘皆住在村外帳篷里。帳篷的周圍挖有一人深的溝，溝外邊設有鐵絲網，四圈留有四個門，

① 《有泰奏摺》作堆浪。

門口設有衛兵，他們除去防備我們摸他的營外，還防止他們的人逃跑，特別是印度和尼泊爾的兵逃跑的多。他們一共在這裡住了九十多天，因為他們還是剛進西藏不久，所以吃食全是由他們自己送來的，就是買點牛奶、牛、羊、雞和雞蛋也給錢。他們都是花盧比。就是這樣，我們西藏人也不願意賣給他，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是來欺負我們西藏人民的。當時的年輕人差不多都逃淨了。”從這中間我們可以看出英帝國主義利用殖民地的人民來替其進行非正義的侵略戰爭，雖然武器遠超過藏軍，但是在西藏人民的堅決抵抗下，加上士兵對高原生活不習慣，又遇上嚴寒的冬天，最後還是不得不提出議和，來改變它這種非常不利的處境。另外，雖然英帝國主義有了一套統治殖民地的怀柔手段，但仍不能減輕西藏人民對他的仇恨。當時西藏地方當局為了免除人民遭受戰爭的災難，曾同意同其議和，並派了萊丁賽、囊姆賽林和日喀則的索本、清莫格里、朋錯三位代表與其進行談判。但是英國侵略軍陰謀多端，據許多老人說：“在一九〇四年（即新竹年）藏曆二月廿五日，英國人提出：既然議和，雙方必須停火。當時西藏便忠於協議，將槍火停息。因為西藏部隊多使火藥槍，用火繩來点火藥，這樣便給了敵人以背信棄義突然襲擊西藏軍隊的機會。”據奔巴測仁談：“敵人一面將堆納仲薩的房子佈置得非常華麗，樓梯上全鋪上地毯，屋內放有一大鍋盧比，要來收買萊丁賽等和談代表，而西藏的代表則怒罵榮赫鵬，並堅決提出‘英國侵略軍不准有任何強盜行為’和‘限期退出西藏’。這時敵人看到收買不成，而西藏軍隊已將火繩熄滅，隨乘機派了騎兵和步兵一齊向西藏部隊進行突然襲擊。當時西藏部隊雖然也進行了極慘烈的抵抗，就是負了傷也用刀子同敵人拚，但是終因武器太差而未展開，結果在曲眉仙郭被敵人殺死一千五百人左右，吉普代本右臂負傷。西藏部隊雖受到了英國侵略軍的陰謀殺害，但是西藏人民仍然繼續堅決頑強的同敵人

进行抵抗，因而使敌人亦受到了很大伤亡。比如当时連参与荣赫鵬指揮部的一位著名的《每日邮报》战事通訊員爱德滿堪德尔都被藏族人民砍去了一只臂膀，即是明証。敌人向西藏部队进行突然襲击，並將萊丁賽、囊姆賽林和日喀則的一位喇嘛代表全部杀死。”

也有說：“在談判时英国代表的护兵故意搶夺西藏代表的馬匹，西藏代表的护兵則坚决不讓其搶走，在爭夺中西藏代表之护兵便拔出刀来砍伤敌护兵之胳膊，敌人以此为借口开枪打死了萊丁賽等三位代表，同时派兵襲击了藏軍。”

这便是西藏人民永远不能忘記的新竹年(即木龙年)二月二十五日，英帝国主义在曲眉仙郭杀害一千五六百人之后，三月三十一日由堆納向江孜前进，但西藏人民这时也更加仇恨敌人了。無論男女老幼到处都起来同敌人进行斗争，西藏当局所动員的民兵也由各地赶来参加抵抗英国侵略軍。

这里还須提起的，西藏軍隊虽然在曲眉仙郭被敌人杀害一千五百多人，但是沒有一个向敌人屈膝投降。多吉的一位五十六岁的阿金珠瑪老太太說：“英国人在曲眉仙郭杀了我們那么多人，但是我們西藏的人沒有一个被敌人捉了活的去，因为每一个西藏的兵直到最后一口气还同敌人死拼。”

从曲眉仙郭退下来的藏軍，一面狙击扰乱前进敌人的道路；一面整理队伍；这时英国侵略軍便乘势前进，沿途並用尽心力向藏民进行欺騙宣傳：“老百姓不要跑，我們不拿你們的东西，与你們無关系”；实际上敌人由于运输时常受到藏族人民的襲击而供应不上，每到一处便漸漸开始了搶劫的罪行。薩馬达五十七岁的登珠和六十二岁的頓巴測仁說：“敌人每到一地就搶老百姓粮食、牛羊来吃；沒有柴就拆老百姓的樑柱来燒火，並且还把江古拉康寺庙里的一尊金佛搶走了。虽然，敌人在堆納、关如、曼拉、班登达拉的民房和寺庙里设有兵站，

但因为人民常常夜間襲击和截击它們的軍火糧食，所以吓得敌人不但运输有困难，就是兵站外边都挖上溝，修起工事来才敢住。”

英軍进到康馬南五六里路的雪那寺便又遇到藏軍的抵抗，这时敌人步兵从东西兩山樑上迂迴，八十多名騎兵在大砲掩护下从三面包圍了雪那寺，二三百藏軍处在極不利的地形之下，經過短时的接触，伤亡一百多人后，便撤退下来。英国侵略軍佔領雪那寺之后，对神像大加破坏，並在該庙中按了三个多月的兵站。据康馬一位五十多岁的头人憑錯談：“英国兵到了雪那寺，將神佛破坏了很多，並把好的神佛給搶到英国去了，直到現在雪那寺里的神佛还有破坏的痕跡。”我們到雪那寺，一位老人專門把我們引到被破坏的一尊神前，向我們訴說英帝国主义的暴行。他說：“英帝国主义光会騙人，在曲眉仙郭陰謀杀害了西藏的一兩千人，来到这里先对老乡說：‘英国兵不拿老百姓的东西’，誰知道他們到处搶劫，並且將我們家喂了兩輩子的兩只羚羊給搶走了，把半屋子的糧食搶去喂了馬，从此老百姓跑上了山頂，有的只是晚上夜間到家里看上一看或拿点东西。”

西藏的軍隊退到藏姆章，依靠兩边的陡山进行抵抗，虽然地形高陡有利，但由于英国侵略軍很远就实行强烈的砲击，加之藏軍武器拙劣，只有土槍和大刀，只能在等敌人冲到百十米附近才能使用，因此，抵擋一陣之后就又退到紹崗以北之乃尼寺（是紅教的最大寺庙之一）。

藏軍退到了乃尼寺，这时西藏各地的民兵都赶到了乃尼寺。民兵共有一千多人（由工布、塔博、波密、雪达拉宗等地区的民兵組成的）。总的統帥是老阿沛。据江孜八十三岁的奔巴測仁說：“当时英帝国主义的軍隊經過几次战斗的胜利，便驕傲大意起来，每到一地远远的打上几砲見無动静就大搖大摆的前进。到乃尼寺也是打了几砲和几槍后，見無人还击，騎兵便大揹着槍向寺附近走来。打砲的时候民兵本

来想动,这时阿沛的一位老火伙(名不詳,一說是阿达,一說是尼馬測仁)正在做飯,他对大家說:‘不要慌,現在只管休息,等吃饱了飯再同敌人拼不迟。’所以大家都沉着不动。等大家吃完了飯,敌人已經快到門口,这位火伙挑着一挑子湯,提着一把刀对大家說:‘你們跟我来’,大家随着他一齐冲出去,他第一个就砍死了一个騎着馬的英国軍官,又杀了几个敌人就英勇地牺牲了,这时民兵已經同敌繞在了一起,刀和梭槍的作用發揮上了,特別工布民兵的刀非常鋒利,一刀將敌人連槍帶子彈一塊劈成兩断。一会的时间敌人被杀死很多。民兵亦伤亡很大,走路都可以踏的血声响。这次給了敌人一个慘痛的教訓。”

經過這一場激烈慘酷的肉搏战斗,西藏的民兵便撤退到江孜和翟金寺进行防守。敌人除一部份人收拾死屍外,其余人便三三兩兩进寺內搜索。据乃尼寺一位七十岁的格龙登喇嘛說“当敌人进到乃尼寺时,工布江达的兩個民兵(一名叫憑錯旺堆)还未走,正在寺里的烏茲房內打酥油茶,他們一見英国兵来了,想走已来不及,便抽出打酥油茶的一根棍子,用力向敌人胸口搗去,当时把敌人搗死,他們兩人便揀起敌人有刺刀的槍来躲在門后,接連又刺死兩三个,他們便揀起敌人的槍跳出寺外逃走了。敌人見杀死了他們这些人便羞惱成怒,將乃尼寺最高最大的叫那讓的房子焚燒,並將寺內神像大肆破坏。”这就是直到今天人們一提起乃尼寺,对英帝国主义的这种暴行無不切齿痛恨,同时藏族人民一提起了这些民族英雄来,虽然有的人还没有名字,但人們誰也不会忘記,而且都以此自豪。

西藏的軍隊和民兵撤退到江孜后,拉薩的部队和工布等地的民兵也繼續向拉薩撤退。此时,吉普代本率領江孜的部队防守他家的房子江錯白地;日喀則的部队和丁日的部队都退守到江孜宗政府住地之高山頂上和八角曲登等地;指揮人有者林、俄姆撤。

四月十一日英国侵略軍到达江孜,首先攻下江錯白地,佔領江洛;

村。藏軍又退守帕拉賓的房子，这在当时是江孜最坚固最好最大的房子。因敌人用强烈炮火轟击，又守不住，便全部又搬到了宗政府住地之山頂上去。敌人佔一处便燒一处，直到現在帕拉賽被敌人焚燒的房子遺跡还殘存着。敌人佔領了江孜大部份村庄之后，便到处宣揚他的“胜利”。在六月五日敌人之最高長官荣赫鵬奉命返回春丕报功，並同麦克唐納商量后策。到了康馬，在六日清晨的四点半鐘有二百三百藏民向荣赫鵬之住房拥来，並用石头向荣赫鵬之房頂打来，还有用的用槍向敌人射击，这时荣赫鵬之衛队也向藏民开槍射击，藏民看势不佳，便跑进山里了。据江孜八十三岁的漳堆旺雄、六十八岁的奔巴測仁談：“英国侵略軍在江洛村，藏軍經常从宗政府襲击和包圍敌人的兵营。当荣赫鵬从亞东回来后敌人便开始从东北和东南向宗政府进行攻击，首先用炮火轟击山頂，然后再掩护步兵向山上冲鋒。藏軍守住山，敌人不攻就不开槍，等敌人攻的时候就用火药槍、抛子（抛子是藏民放羊用的一种工具，用繩子把雞蛋大小的石头裹起来打出去，打的远又准）和石头一起向敌人打。这样，敌人圍攻了几天仍然打不上去。藏軍在山上不但毫不动摇的进行防守，而且还有时下山来摸敌人的营房。在这里守了一个多月。山上的水喝干了，他們就在晚上將人用繩子吊下来取山下的一坑污水喝，最后污水也喝干了，渴了就喝自己的尿。虽然这样，但始終沒有一个动摇的。不料一天一个藏兵装药不慎，將山上的火药庫爆炸了。敌人見藏軍到了彈尽粮絕的境地，便日夜加紧攻击。此时藏軍仍然坚持战斗，虽然用石头，仍然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这样連續三天三夜，最后無奈便一路从北面冲出来；一面从西南方向的悬崖上用繩子把人放下来。他們突出敌人的重圍后，又繼續守住八角曲登。后来敌人又圍攻該寺，他們一直战斗到守無可守的时候，者林代本和士兵便脫了衣服摸出了敌人的防綫，藏軍及民兵坚守宗政府英勇頑强的精神，不但当时鼓舞了西藏人民

踏着这些英雄們的血跡繼續同敌人进行斗争，直到今天讚揚这些英雄們的歌子还流傳在人民中間：“者林在城头，頑强的抵抗。”敌人佔領了全部江孜之后，便到处杀人放火搶劫，姦淫妇女和破坏寺庙，曾將八角曲登里面最大的一尊神砍了几刀，翟金寺更是破坏的破爛不堪。”这是敌人在曲眉仙郭之后又一次对西藏人民的大屠杀，西藏人民將永远記住这笔仇恨。有一首歌这样写道：“年楚河的波浪滾滾，流不尽江孜人民的心头恨，雅魯藏布江的江水哟，也洗不尽西藏人民的滿肚子冤……”

不屈的西藏人民，随时都在用各种办法同敌人进行着斗争。在江孜战役結束后，英国侵略軍在江洛村一帶帳蓬里住的时候，一天的黄昏，一个喇嘛冒充討飯混进敌人的营房里。他悄悄地走到一座較大的帳蓬門前，伸出手来向敌人的三位軍官要錢，其中似乎是一位較大的軍官叫另一个人給他錢，这时他一面用左手接錢，一面將藏在內衣里的刀子抽出来，猛的將这—个軍官給刺死了，当时在旁的敌軍官都吓得乱跑乱叫。一会拥出来一羣敌人將他逮捕了。敌人曾用了各种严刑拷問他：“是誰派来的，叫什么名字？”但是他却激昂的回答：“我叫我，我是我派来的。”敌人妄想从他嘴里追問出一点線索，結果是刑罰用尽，手段想絕，仍未得到一点材料，最后敌人便將他活活的吊死了。西藏像这样的無名英雄是数不尽的。

英国侵略軍在江孜抓人搶粮，来补充他們的補給上的困难，七月中旬开始向拉薩进犯，这时西藏的部队及人民採取了游击战和麻雀战式的反抗，因此敌人沿途都遇到襲击。当敌人过了扎拉山之后，便遇到了郎嘎子一帶的老百姓組織起来的頑强抵抗，人們在地勢險要的地方筑起了堡壘，用鑊刀、鋤头、大刀、梭槍、土槍等武器来堵截敌人前进的道路。据郎嘎子宗本益西姆魯談：当时他哥哥是个有地位的喇嘛，参加了扎拉抗英的領導，因同敌人进行肉搏，他曾用一口利刀

砍死了七个敌人，战斗中他的一只胳膊被敌人砍掉，但仍坚持战斗，老百姓几次劝他下来，他都不下来，后因血流过多而不能支持，藏民們將他抬到郎嘎子，即光荣的牺牲。人民为了紀念这位民族英雄，在郎嘎子給他塑了一只胳膊的像，並还有人保存着曾杀死七个敌人的大刀。

英国侵略軍到一地搶掠一地，他們到郎噶子，都跑到离郎噶子卅多里地之傑帕姆住的撒丁寺，搶劫了該寺的金塑的神像。沿途經過的地方更不用談了。

敌人到处遭到他意想不到的奇襲，使他受了严重的損失，据江孜六十四岁的波之測仁談：“工布江达的民兵在羊卓雍湖附近（在康馬附近），翻穿着羊皮襖，加在大批的羊羣里，在山窩里引誘敌人。果然有敌人的二三十匹騎兵远远的見到了羊，便跑去捉羊，民兵們把槍和刀准备好。因为敌人沒想到是民兵便乱七八糟的下馬捉羊，这时民兵一声口哨一齐躍起来用刀砍杀敌人，这次民兵以很少的伤亡歼灭了二三十个敌人。敌人自受了这次教訓之后，再也不敢在山里捉羊，而是远远的用槍打，怕又是藏民們設下的埋伏。”

当英国侵略軍在七月二十四日到达雅魯藏布江的哲克薩姆渡口时，藏族人民拒絕为其摆渡，使敌人感到很大的困难。当他們自己弄船渡江时，敌人运输队里的布雷賽唐大佐拥挤墮江而死，可見当时英国侵略軍之混乱情形。

一次有兩位藏民，夜間摸到敌人的衛兵跟前杀死了衛兵，穿起了英軍衣服同衛兵一样的站崗，敌人出来一个便被杀死一个，后敌人以为是發生了內乱，便哄动了全营，后来因为这两位英雄的刀断被捕，最后壯烈牺牲。

有的晚上偷敌人的槍摸崗，时常出沒不定，使敌人深深感到西藏人民是不可征服的，虽然西藏人民因武器落后而失敗，但敌人本身遇

到困难同样越来越多,如战线長,运输困难,就連英国侵略軍之柏尔,也不得不承認这一点。在《西藏之过去与現在》中說:“西藏人之勇敢,虽足惊嘆,而缺乏軍事訓練,所用軍械多系本地自造之古式鳥銃,此物与劍皆非近代軍火敌。但英国印度軍隊离根据地太远,战于極寒而無供应之異国,第一困难即在自相隔四百哩之印度,运输軍需物品,經過西藏高地多風之曠野高隘”。(1930年商务印書館譯本四十六頁)更为其心惊的是“时时为西藏狂人所杀”。(同上譯本六十二頁)从此可見西藏人民之英勇頑强,和不屈服于敌人的爱国精神,和因此而造成之敌人之恐惧。

英帝国主义在八月三日(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早进到了拉薩,駐在城西大平原上格桑納格,后又移到拉魯乡的大屋里,佔領了西藏人民的聖城,赶走了达賴喇嘛。但是貴族及人民为了免遭敌人之搶劫杀戮,便相率逃走。荣赫鵬为了解决英国侵略軍深入西藏內地所受到的威胁,即用武裝力量压迫着西藏人民迅速进行談判。当时清政府駐藏大臣有泰虽願与英国妥协<sup>①</sup>,但西藏人民拒絕談判,希望达賴喇嘛回藏,达賴喇嘛知道回藏無好結果,乃由青海轉抵蒙古。

在英国侵略軍駐在拉薩的时候,到处搶劫,燒杀,並將存于布达拉宮之宝物及自古遺留下来的文物,宗教和非宗教的宝貴書籍搶了去。从西藏搶来的东西中包括有許多珍貴稀罕的喇嘛書籍、神像、宗教作品、盔甲、武器、圖画、瓷皿等物共計四百多馱子,运到他們的博物院里去,他們称:这些东西替他国的博物院圖書館生色不少。参加

① 駐藏大臣有泰于一九〇三年冬抵拉薩。他是为了与英帝国主义妥协出卖西藏而奉命赴任的,关于清廷牺牲西藏人民的屈辱交涉,在《有泰奏摺》中記載很詳細。如“荣赫鵬抵藏,奴才当即往拜,並以牛羊米麵犒其士卒,及以礼物酬应办事諸員,該英員等,深念邦交,与奴才頗称浹洽”这种奴顏婢膝的媚态,与达賴的憤而出亡和藏民的英勇斗争是鮮明的对比。

搶劫的麥克唐納匪徒在一九〇五年一月担任分类編訂圖書及珍貴物品的目录工作就干了四个多月，可見强盜們搶奪我們西藏人民的宝貴財產其数目之巨大。

这时西藏反抗英人則更加激烈，称英国侵略軍为洋鬼妖精。当时拉薩各寺積極准备組織兩万名勇敢無敌的喇嘛，抵抗敌人，坚守城垣。唯西藏的部队已經無人，又加貴族官員外逃，無人指揮而未成功。虽然如此，敌人也不敢輕易外出橫行霸道，甚至住在营房里也难免被藏族人民的襲击。一次一位色拉寺的喇嘛闖进了敌人的营幕，要刺杀敌人的指揮官麥克唐納將軍未成，便將另外兩個敌军官刺伤，致使敌人感到非常恐怖。于是敌人將这位民族英雄判以絞刑，在执行前麥克唐納曾問这位英雄：“你为什么做这不聪明的事体？”这位英雄毫不畏惧的答道：“我奉神的驅使来斬杀你們这些妖魔。”不但这位英雄被敌人絞杀了，而且还借此罰色拉寺五千盧比，並要一部份青稞和谷类来挽救他們軍需的困难，这就是敌人用这样殘酷的，惡毒的手段来鎮压西藏人民对侵略者的反抗。

敌人越来越难站脚，荣赫鵬終于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强迫噶布倫等三大寺，及西藏上層人士，在布达拉宮訂立了城下之盟，这就是所謂“英藏条約”，並强迫將存在噶尔丹寺長处之达賴喇嘛印加盖于条約，以欺騙西藏人民。从此西藏人民的权利便几乎丧失殆尽。

敌人强迫西藏簽訂条約之后在一九〇四年九月廿一日就开始离开拉薩，十月十七日經過江孜到达帕里，十月廿五日到达其称为根据地的錫里格。从一九〇九年英国侵略軍就以保护总管为名，在江孜修盖营房，常駐有英軍一个連之上，实际上就成了帝国主义的欺压西藏人民的軍事基地，利用这一据点来吸取西藏人民的血汗，从此西藏人民就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中。

但是不屈的西藏人民，並沒有忘記了祖国，並沒有屈服給敌人，

相反的更使西藏人民加深了对祖国人民的怀念，和更加激烈的反抗敌人的压迫。一九五一年五月廿三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人民的首都签订了，光明照耀到西藏，西藏人民四五十年的灾难从此结束。西藏人民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用自己的胜利来回答帝国主义，用自己英雄的斗争历史来教育西藏人民的后一代。

一九五三年三月，军区文工团在曲水、郎嘎子、江孜、日喀则、亚东、格林岗等地，演出了《反帝活报》受到了藏族人民的热烈欢迎，通过了帝国主义自一九〇四年侵略西藏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藏族人民。

这个剧虽是用汉语演出的，但西藏人民都感觉是那樣的亲切、真实。老年人在四十多年前亲身经历，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军队在西藏杀人放火，抢劫财物，破坏寺庙……血迹斑斑的事实，直到今天记忆犹新的展现在自己的面前，使他们流下了眼泪。就在那时，自己的兄弟被杀了，自己英勇的参加了民兵和兽兵们作战。从那时起，藏族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五星红旗胜利飘扬在舞台上象征着自由幸福的开端，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他们，会场里响起了雷动的欢呼和掌声。在日喀则演出后，班禅堪布会议厅计晋美先生要求把这个剧本抄给他们所属的文工队，他说：“让文工队到乡里出演，使藏族人民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我们的亲人。藏族人民要求把剧本改成藏语，叫后代牢记着这个沉痛的血债。”

有很多的藏族人民控诉了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令人愤恨的事实。亚东一位八十三岁的格琅白吉老人，对我们说：“我老了，但我常对自己的孩子讲：今天解放军来，压在心里五六十年的话要诉个痛快，便如心愿了。”他向我们表示：“我不能走路了，以后你们把我抬着，让我指给你们看，敌人抢佔了我们那些地方，在什么地方杀过我们的人，你们都记住它！”老年人将四十九年前英勇抗击敌人使用的

弓箭送給了我們，他說：“有了你們保護我，用不着它了，現在留給祖國當紀念吧！”

從拉薩到亞東的沿途，有廿多位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以憤恨的口語訴着帝國主義在西藏的暴行。他們帶着我們憑弔了敵人焚燒過的扎拉村，帕拉賽房子被焚的遺跡；紅教乃尼寺和雪那寺的老喇嘛領着我們看了敵人破壞的神像殘體，並告訴我們說：“敵人將珍貴的佛像搶走了很多，搬不動的都破壞了。”帝國主義就是這樣破壞了無數的廟宇，搶走了神像，殺害了三千名藏族優秀的兒女。

藏族人民在苦難的情況下，和敵人進行了頑強的鬥爭，留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勇史蹟。正如康馬和薩馬達的三位老人說的：“當時，我們雖然使用的是土槍、大刀、弓箭、拋子，同敵人進行頑強的抵抗，從沒有一個人屈服！”機智多謀的藏族人民，他們翻穿着羊皮襖，埋伏在羊羣里，埋伏在山頭上、村庄里、寺廟里偷襲敵人，使敵人遭受了慘重的損失。

站起來了的藏族人民，對自己的保衛者——中國人民解放軍說：“過去，不怕敵人，今天有了毛主席、解放軍，有達賴喇嘛和班禪的團結，我們什么都不怕。”七十三歲的慈仁感激的說：“我們解放了……如今……我們一定積極幫助自己的隊伍——解放軍，共同鞏固國防，建設自己幸福的新西藏！”

# 帝国主义者侵佔秦皇島

## 海濱区的經過及罪証

卿汝楫

**編者按：**作者根据自己的調查写成本文，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在秦皇島海濱区霸佔土地、殘害中国人民的罪行，美帝国主义以教会名义所組織的石嶺会，公然侵佔我国領土主权，迫害和奴役我国人民，罪行尤为昭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惡跡，笔难尽述，秦皇島海濱区一地的罪行，仅是一个例証而已。

### 一、帝国主义者侵佔秦皇島海濱区的开始

帝国主义者侵佔北戴河，即秦皇島海濱区，开始于1892年修建天津通山海关的铁路之时。当时勘测这一段路綫的工程师是英人金达。他“發現”这一雄胜地区之后，回到天津，策动一班清政府的卖国官吏前往該区，或者用賤价向当地农民收买土地，或者倚仗封建势力逕行圈地。帝国主义者再用稍高的地价，向这些卖国官吏手里“永租”。在这些官吏中，惡名狼籍的，一个是当时在天津路局工作的楊季淋，一个是当时任开平鑛务局督办的張燕謀。这些卖国賊以賤买貴卖而获利，而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折一兵一矢，已安然享受依照不平等条約所不能享有的权利了。这就是北戴河土地主权喪失的开端。

首先来到北戴河实行“永租”的是英帝国主义分子，但是，其它帝

国主义者，如蛆之逐臭，跟蹤而来。从1892年起，至1948年解放（指北戴河区，即秦皇島海濱区而言）之时止，五十余年間，在这里永租土地，建立产业，或避暑休养的外国人，达六十多个国籍。

## 二、解放前帝国主义者对海濱区的掠夺罪行

解放前秦皇島海濱区的外国产业，都是帝国主义者剝削和掠夺中国人民的標誌。他們掠夺和剝削的方法，主要有下列五种：

一、圈地：如前所說，帝国主义者来海濱区置产，首先是通过卖国官吏的“永租”过程。当他們在这些官吏手里取得这一“永租”权之后，他們就进一步自己直接从当地农民去“永租”了。最后，倚仗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他們更进一步，实行压迫当地人民，从事圈地。譬如英教士甘凌在鷄冠山購置（即永租）一小塊土地后，竟將全山圈归自己所有。后来还公然把該山改称甘凌山！

二、賠款：从1892年起至1900年止，帝国主义者在海濱区建置的房产，約八十余所。1900年义和团革命爆發时，一部份房产被当地义民所燒燬，至今河东寨西尚有遺址。我們知道，这一偉大而英勇的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爱国运动，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血腥暴力及清朝政府与代表地主和买办阶级利益的封疆大吏們的無恥出卖而失败了。帝国主义者在辛丑和約中勒索史無前例的巨大賠款，其中一部份就是用来賠償所謂海濱区被燬产业的。正如当地人民所說，“木楼賠石楼，小楼賠大楼”，洋人們在海濱区所霸佔的产业，从那时起就越来越多了。

三、開設农場：帝国主义者侵佔海濱区的土地，不單是用作避暑之用。他們在夺得土地之后，就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開設农場，剝削巨額利潤。譬如美国某傳教士在东山開設了一个面积广达三百五十亩的农場，單是菓园就佔了二百亩地。現今东山的所謂“怪

樓”，乃是該美人在这里開設農場而居留的遺址。

**四、從事租賃：**資本較小的外國侵略者，不能開設農場，往往建置一些小規模的房產，作為租賃之用。許許多多的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人物，都以能租賃這樣的樓房來避暑為榮耀。他們支付的高昂租金，成為了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超額利潤剝削的來源之一，而這一剝削的最後負擔者，當然是中國的勞動人民。要知道這一租金高昂的程度，只要談一談美國人在劉莊開設的拉島飯店就夠了。該店每一間房子的租金，每天至少美金五元，中等的八元，所謂上等的達十五元之巨。這就是說，一間面積稍大的房子，一個月的租金竟達四百五六十元美金！

**五、其他非法剝削罪行：**事實上，在解放前，所謂北戴河，即秦皇島海濱區，早已成為了不平等條約以外的租界地。如同所有的租界地一樣，它成為人間最黑暗的罪惡之窟。在这里，賭場的狂獷，妓女的買賣，鴉片的經營，以至一切非法勾當，都在教堂鐘聲的掩護下進行，許許多多的帝國主義份子，就這樣在“避暑”的時間內大發其財！

### 三、美帝國主義者是掠奪的罪魁

掠奪海濱區是英國侵略者肇始，而美帝國主義分子則為最主要的罪魁。從1900年起，到1948年秦皇島解放的時候止，帝國主義者在这里建造的產業，以房產為主，總共約達五百處之多。在這約五百餘處房產之中，用教會名義建置的約二百處，其它都是帝國主義者個人或公司建置的。若依幾個主要的國籍來劃分，約如下表：

| 國 籍 | 產 業 約 數 | 國 籍 | 產 業 約 數 |
|-----|---------|-----|---------|
| 日 本 | 27      | 德 國 | 65      |
| 法 國 | 30      | 英 國 | 120     |
| 意大利 | 30      | 美 國 | 140     |
| 白 俄 | 56      |     |         |

这就是說，美帝国主义者在海濱区所佔的产业，多过英国，更多过其他国家。在四十余年中，美国侵略者显然成为了帝国主义者佔海濱区的罪魁了。

#### 四、石嶺会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机关

美帝国主义者在海濱区的势力之增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他們的势力十分巩固了，于是就出現了一个所謂石嶺会的組織，时在1935年。

石嶺会在表面上是一个教会組織，甚至于这个会的会首，都是用一個老英国牧师出面充任。但是，事实上，石嶺会是完全操縱在美国人手里，因为，組織石嶺会的教会，大都是美国的势力。而且，这个会所管的事务，不是單純的教务。

秦皇島海濱区，过去称为北戴河区，屬河北省临榆县管轄。自1892年帝国主义者进入这地区以来，由于領事裁判权的“符咒”，这地区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主权所不能达到的土地，也就越来越成为变相的租界地。石嶺会沒有成立以前，来到这里居留的外国人，不論是要建筑馬路，或者是要“懲办”中国人民，他們不是直接去干，就是“命令”临榆县地方政府去干，或者通过居住在当地的卖国官吏們如張燕謀之流的人們去办。自石嶺会成立以后，該会就儼然成为这个地区的“統治”机关了。

石嶺会攘夺中国主权最显著的罪行，莫过于土地权的侵夺。本来，帝国主义者是沒有权利来到北戴河区“永租”土地的。自他們通过卖国的地方官吏非法“永租”土地之时起，他們不得不依照在条約商埠內租賃的办法，一方面把租賃的文契向各該国領事館登記，一方面送交天津道台衙門批准，才算生效。但是，当石嶺会組織的时候，以刘庄为中心一帶的地区，几乎大都落入美帝国主义者手里了。石嶺

会成立之后,就公然划定会界,制定会章,規定除非石嶺会會員或同意石嶺会会章,經石嶺会批准,不能在界內取得土地永租的权利。一句話,石嶺会成为支配这一塊中国土地的最高主权者了!下面兩張照片,就是美帝国主义份子用石嶺会名义来侵夺海濱区土地的罪証。

照片一是石嶺会的界碑。碑上的 R. P. A. 三个英文字母,是石嶺会英文原名的縮写。該会英文原名为 Rocky Point Association。这一塊界牌是作者于 1955 年在海濱区的一个岩石旁边發現的。

照片二是石嶺会批准的永租文契。这張文契,是作者于 1954 年通过海濱区区政府从秦皇島市政府保管的档案中檢出拍摄的。

## 五、帝国主义者迫害及奴役

### 当地人民的万惡罪行

在帝国主义者沒有侵入这个海濱区以前,这个地方居住着朴素的劳动人民,他們大都是从山东迁来的,或者从事开垦,或者从事打漁,或者干运输業,一般來說,生活都很穷苦,自 1892 年帝国主义者侵入这个地区之后,他們的生活更苦了。农民丧失了他們的土地,不得不給洋人們拉車、赶驢、看房子、作保姆等等。据說,解放前,这里洋車多至七百余輛,驢脚七百余头,看房兼作保姆的有七百余家。換言之,計当地五百多座洋楼及二百余座中国軍閥、官僚和买办的楼房,平均每一座楼房,至少用一个車夫,一个驢夫和一个看房兼作保姆的农家妇女来伺候。对于这些伺候者,洋人們高兴的时候,用些小恩小惠进行欺騙,使乐为之用,不高兴的时候,就手打脚踢,以至送到中国衙門法办。这就是說,从 1892 年起,当地人民就开始过着越来越可怕的奴隶生活。那些住在山上的洋人們,常常坐着用八个人抬的大轎,既要走得快,还要橫着走,一不如意,就坐在轎里用皮鞭来踢。

每一个洋人的住宅以至于它的周圍，都是“禁区”。他們不但自己会开枪来威吓任何走近其“禁区”的中国人，而且还用狗来追咬。在河东寨經營走私及鴉片生意的英人司鳩，常常以养十多头恶狗在門口咬中国农民为乐，如果被咬的农民企圖逃走，他就用枪追击。这是一个最惡名昭彰的典型例子。

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佔秦皇島区，他們在这里迫害中国人民，如同共在全国各地迫害中国人民一样，这一血腥内容，不必在这里贅叙了。这里須要提到的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帝国主义者把飞机及軍船运送蔣匪帮及美軍来到秦皇島后的暴行。如焚燬屋宇，破坏道路，掠夺財物，砍伐树株，勒索农民及漁民的行为，不一而足。这里要叙說的只是美軍戕害中国人命，强姦当地妇女的几个典型例子。譬如美軍接收日本的陸軍医院后，在該院服务的一个中国工人某日中午下班回家，美兵指为“曠工”，駕着吉普車追赶，把該工人活活地在道上压死，吉普車上的三个美兵乃鼓掌大笑而去。又如草厂村的單老汉，是一个看楼房的，美兵住在該楼房內，命令老汉燃点火柴到楼上去取汽油，汽油着了火，老汉被燒死，美兵罵他没出息，还强迫他家賠汽油！有一个青年妇女，从她的河东寨娘家到五胡庄的婆家去，当其經過路中的一条桥上时，两个美兵把他捉到桥下去，企圖强姦，幸亏呼救的声音被附近中国人民听到，一齐湧来，乃將該二兽兵逐走。單庄一对青年男女結婚之际，两个美兵打倒看門的老头，一直闖入，把新妇强姦了才呼嘯而去。这仅是美帝国主义殘害中国人民的几个例証，美帝国主义殘害海濱区人民的血腥罪行的一小部分。

1948年海濱区人民的生活困苦已达極点。农民一家的岁收，最多不过六石玉米，少則二石，普通三至四石。漁船很少，而且不常出海打漁，失業者多。一般都是靠吃野菜度日，穿的更不用說，在冬天

許多人几乎連不堪蔽体的破棉衣都不容易有一件，一家数口，勉强有一条棉被，沒有褥子。沒有鞋袜穿的人更多。全区六十多戶小商人，都只开半日門面。这是帝国主义与封建統治下的悲慘画圖。

海濱区解放了，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人民政权的建立標誌着被压迫人民的翻身，幸福生活的开始。自1949年海濱区人民政府建立之后，給当地人民帶來的福利，是說不完的，因为不是本文所要說的範圍，这里从略。

（作者按：本篇材料的搜集，主要是得到海濱区区长孙占一同志帮助的结果。孙同志于解放前在該区作地下工作很久，1948年解放时，他負接收的責任。1949年区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他一直任区长，所以，孙同志所供給的資料是丰富的而且可靠的。）

# 关于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复記事 的补充資料

馬叙倫

編者按：本文是馬叙倫先生看到本刊1954年第1期和1956年第1期所發表的四篇浙江辛亥革命資料后，特写的补充資料。对于上述四篇記載中的一些問題，如火車头撞开城門等事，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並补充了一些有关杭州起义的資料，对于我們了解辛亥革命在浙江的情况均有帮助。

至于評論历史事件(如滬杭甬鐵路股東會議等)、历史人物(如湯壽潛等)的作用，还須历史工作者收集更多材料，从事深入研究。

我首先讀到我的朋友斯道卿先生所写关于浙江省城——杭州光复情况的《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別記》。他是看到鍾丰玉、呂公望、張效巡三先生写的关于杭州光复的記錄后写的。他說：“就我主觀的看法，其中也有些不同之点。那时，呂公望先生不在杭州，鍾丰玉先生又临时从上海来，只有張效巡先生始終在杭州，杭州情况自然比較清楚，但和我一样，不能了解全面。那是限于当时的职务关系，無法作系統的全面敘述，所以三位先生的著作当中，要以張先生的一篇敘述最忠实了。”我又讀了鍾、呂、張三先生的著作(鍾丰玉即鍾枚，字卜臣，我的朋友)，我同意斯先生的說法。現在我仿“識小”的意思就我所亲自見聞的情况补充一些；但我虽然也算得一个辛亥革命的小卒，可不曾加入軍事行动，所以也不能就这方面有所补充。

四位先生的著作題目或作《光復杭州回憶錄》，或作《辛亥革命浙江光復紀實》，或作《浙江辛亥革命光復記事》，或作《辛亥革命杭州光復別記》。我覺得四篇文章里面，主要的部分只是寫浙江省城的光復情況，因為省城地域只是錢塘、仁和兩縣，杭州光復，實際上的行動也只在這個範圍內，此外都是早有部署或當地響應，所以我也只在這方面據我親身經歷的情況補充一下。

但我也得先說一下浙江革命是有遠期的歷史和最近的歷史指導的。我們都知道辛亥革命是一個民族革命和民權革命結合的革命，所以武昌一舉而全國影從，大功立成。這兩種歷史指導中，第一種是明代遺民和清代早期的人民反清的意識乃至行動（包括著作）；第二種是“海禁”開後，中國知識界先有覺悟的如魏默深、龔自珍等的著作，都帶有特別色采，也起了影響作用。到了清末，帝國主義者已目無中國，中國的先覺者也紛起應付，章太炎先生炳麟是惟一的民族主義革命的公然倡導者；同時還有他的同學（俞樾先生的門生）宋平子先生恕，公開主張議會制度和男女平等、廢止妾婢、舉辦師範教育、男女都要識字等等（宋先生和戊戌政變“六君子”中有三人是親密朋友，他的著作有《六齋卑議》等）。兩位先生以外，浙江人中如湯壽潛先生寫的《危言》也起影響。到了戊戌後，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兩面大旗並成了一面“辛亥革命”的大旗到處飄揚了。我認為這些是值得先提一下的（這四篇文章里已提到章炳麟先生，章先生的女婿龔未生是和徐錫麟先生共謀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的）。

浙江光復的因素除了上述歷史情況外，還有一個直接的歷史影響。在戊戌前一年（1897年），浙江杭州府知府林啟先生（福建人）在杭州創建了一所學校——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堂的前身）。這書院的教學程度相當於現在的高等學校。同時，他又辦了一所相當於高初中混合的中學，名叫養正書塾（後改名杭州府中學堂。“養正”

的高材生，和“求是”的学生程度相等)。“求是”請了一位总教習，就是上面說的宋恕先生，“养正”請的总教習陈黻宸先生(字介石)是宋先生同乡(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又是他的好友。兩位先生志同道合，在兩校里都發生了推动革命的作用。他們拿黃宗羲写的《明夷待訪录》、王船山(夫之)写的《黃書》給学生讀，也对学生的革命思想很有影响。求是書院先發生了一件大事，赤裸裸地揭开了反清的幕，这就是《罪辯文》。这篇文章是求是書院学生写的，教員孙耦耕(后改名孙江东)給他修改一下，大为进步学生所欢迎；可是当时求是書院也有杭州駐防的滿洲学生，他們就去报告了旗营的長官(將軍)，想一網打尽許多人。將軍即刻知会了巡撫，幸而那时浙江巡撫任道鎔是个老練而聰明的人，这件事可以死許多人，又和他自身的命运有大关系，他即刻青衣小帽，坐了普通的轎子(巡撫出門有一定的仪仗，坐八人抬的綠呢官轎)一徑来到求是書院，不讓人們知道他是撫台，他自己向院內公开粘貼文告等的地方察看了一回(那时学生写得好的文章在一定的牆壁上粘貼出来，給一般学生看)，並沒見到什么有关“違碍文字”，他方才和監院(院里第二等领导人)相見，他也不說为什么事来書院，立刻命人把杭州府知府和仁和、錢塘兩县知县傳到書院，他向他們說明：他得报告，書院里有粘貼“違碍文字”的事。他說：“我周历了院內並未發見这种文字，显系不肖之徒，造謠生事，有所希圖，这是違背朝廷爱育人才之意的，你們应即將我来院察看的情形去告將軍。”一場風波，就此平息，可是，孙耦耕却立即去日本避禍了。这件事也就此做了幕內的宣傳，革命声浪更广泛了。

这时杭州教育界的汪曼鋒(他和顧乃斌都是我在宗文义塾的同学)、陈叔通(我的老师)等先生們搞了一分白話报，宣傳号召女子放脚等等有关社会改革的事情，馬上就有一位“紳士”家的鍾老太太(新聞家鍾卜臣的母亲)首先放了她的小脚，来响应这一号召。白話报

在杭州便盛行了，这也有助于革命运动的推进。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下，求是書院和养正書塾的学生中一些人物。在“求是”有蔣尊簋、蔣百里、周承葵（有作“炎”字的是錯掉了草头）是在几位先生文章中都提到了。他們都是浙江人，但有一位江苏人史久光先生也是革命的实行家，后来也学陆軍，参加江苏的光复。至于如許寿裳先生、錢家治先生（錢先生是錢学森博士的父亲）在“求是”也是高材生，当然也是当时的革命分子。說到养正書塾，是我的母校，我的同班（头班）同学六人（我、湯尔和、杜士珍、周繼善、叶誠然、龔寿康）都另得一个“师范生”的头衔，因为他們在全校中是特出的，就讓他們教一班小学生。斯道卿先生文章里提到的督队官傅墨箴（他原名振繩，字墨正）就是当时我們的学生。“养正”同学中有王凱成、□□□兩人畢業后也学陆軍。我們从陈总教習接受了民族、民主結合的革命思想，我們可先在学校里反对压迫主張自由了，因此鬧到我們六名师范生和三名二班生都被开除学籍（我們六人是因支持三个二班同学而被开除，陈总教習不同意开除我們，也辞职了），可是書塾的总理楊文瑩先生（前清老翰林）拿笔写开除条子的时候却流了淚，並且不照向例用朱笔写开除条子而改用墨笔。这件小事，值得記的是当时鬧学潮的，怕“养正”还是首創（或者是第二名，同一時間好像上海南洋公学也有学潮）。那时的学潮，我們應該从政治上来批判，因为多少都有政治关系，也就是革命思潮的鼓盪。

我們被开除学籍后，不但無法投考别的学校，也無力再进学校，尤其是我因家景困难，非謀事不可；幸而这一时期，办报成了風气，如新昌童亦韓先生在上海办了一分《經世报》，諸暨赵彝初先生办《选报》（呂公望先生文章里写的《文字革命时期》里已提到），我被人介紹到《选报》任編校（总編輯是蔣覲云先生）。赵先生对办报很感兴趣，不久，他又找陈黻宸先生来再办一分《新世界学报》，梁啟超先生評为第

二流(这时梁先生亡命日本,办了一份《新民叢报》,也風行国内,他自居第一流)。这份刊物,影响了新旧文化人。較后,順德邓秋枚先生实,在上海办了一份《政艺通报》,我被他邀为編撰;后来他又办一份《国粹学报》,我又担任了撰述。这些刊物,当然有一定的任务——鼓吹革命;尤其是章炳麟先生,既是国学名家,又是高喊革命者,但他是民族主义革命者。他在上海时,上海名流常在大的娱乐場集众开会,討論問題,宣傳革命。章先生每会必到,他的演說当然受到欢迎,但他有时並不演說,只是大叫:“革命,革命,只有革命!”可是更受到全場的拥护。因此,清朝命令上海道逮捕他,上海道不能在租界中行使职权,但是租界中的帝国主义者却逮捕了章先生。章先生被捕入捕房監獄中,因为他是“国事犯”,捕房尙“优待”只叫他做“裁縫”不做苦工。《国粹学报》是章先生主撰,他的文章也是新旧文化界都爭讀的,影响当然很大。同一时期中,杂志出版很多,我的朋友中如四川謝無量先生、会稽馬一浮先生(上年都曾来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在上海办了一份杂志,什么名称我一时記不起了。至于日报也風起云湧,最著名的是汪康年先生办的《中外日报》。

此后,我因生活問題离了杂志报刊去广州,在兩广方言学堂教了几年書,就和浙江的革命运动脫了节,情形就隔膜了。方言学堂的总理就是陈黻宸先生,他和学生有定期接触(談話),学生也受到他的啟發。这学堂学生中有林云垓是辛亥广州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909年陈先生回浙江,任諮議局第一次議長,我也回杭州,在师范学堂教書,兼任諮議局書記,又漸漸和故旧往还。那时有一位好友徐祉臣先生,杭州人,学陆軍,任中級將校于南京,参加南京光复。另一位“赤裸朋友”(杭州叫幼小就在一起的朋友为“赤裸朋友”)程鵬翥(后来改了單名,好像去了一个翥字,号运南)也学陆軍,当排長。省城光复的前夜,他特来告訴我消息,但在前兩月中,我几乎日日下午和顧乃斌

管帶在清泰門外茶店同吃茶的。我和顧乃斌是杭州宗文義塾的同學，我知道他是現役軍官，沒有閒空天天來吃茶，必然另有意思的，但也不問他長短闊狹，隨便談談不關緊要的消息。顧乃斌口氣上却微微有所示意。我在上面說過，我不會服務軍隊，但我的朋友任中下級軍官的很多，所以，我總知道一些消息；我呢，想做一些民眾方面的工作。在這年夏季時候，有一件大事，就是呂公望先生文章里提到的滬杭甬鐵路由江浙人民收歸自辦的事情。這件事一方是和英帝國主義鬥爭，一方也是推翻清朝政權的企圖，一句話，就是發動羣眾走向革命。應時的工作，就是策動工商界。這時正是江浙兩省人民都為這件事努力，杭州這時已有總商會，商會和市民（當然多數是知識界）一致爭取滬杭甬鐵路由人民自辦。這時清朝政府管理鐵道事務的是聲名很臭，也就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家財千萬的盛宣懷。我們和他直接對壘，展開了鬥爭，我和一位諮議局議員樓守光及這時出席浙江巡撫署中的官紳聯席會議的紳方人員湯爾和（是我同學，先曾站在革命方面，可是晚年卻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助手）三人，先在《浙江日報》上發表文章，反對滬杭甬鐵路收歸國有，堅持江浙人民自辦，因為一經收歸國有，就落入英帝國主義掌握中，而且各帝國主義國家都會援例要求。我記得好像當時的俄帝國主義已經企圖步英國的後塵，要求我東北的鐵路建築權；所以，我們用全力來作這次鬥爭；鐵路股東方面也決定開一次股東大會來決定前途。大會好像是在錢塘門相近的招慶寺或者是另一個大場所開的，大約有二百以上的股東到會，他們都是有力量的人。這時路局總理湯壽潛先生在辭職中，或者也避開杭州，所以由副總理主席，這位副總理是寧波大紳士盛炳緯。這個會關係異常重要，我們想到如果會開不好，影響不止這一條鐵路的問題，假使不能夠掌握這個會的中心力量，會是沒結果或者反而有害的；但會的中心力量應該說是大股東，因為都是有錢有勢的人們，但

是从股东出席的人数來說，他們不是多数，一股兩股的股东是多数。因为这时小商販小伙計都激于义憤省出錢来买一股兩股，所以他們出席的人，佔了多数。我們三个人，却都不是股东，無权参加这会。但是，由樓先生設法弄到了每人一票，就正式出席，有了發言权，这一天的会場，居然給我們掌握了。我們把这位主席先生弄得“啼笑皆非”，他竟一怒下台，又給羣众擋住了，我們又“恭維”和安慰了一番，就穩住了局面。可是，这一来，我們的發言竟完全成功；所以会后，竟有說“这个会是为三个小老头兒开的”，因为我們的年齡都不到中年但是都留了鬚鬚。

这个会不仅解决了他的本身問題，也影响了浙江省城的光复，因为大家腦子里都有了一个非革命不可的烙印。

我們在这一胜利后，又接着在武汉起义后，省城人心不免浮动的时候，通过諮議局正副議長和某些議員的同意，又組織地方紳商和教育文化新聞各界的人們，在商会的場所，商議組織民团，名为保衛閭閻，实际我們就作响应武汉的豫备；又得了全場的同意，並且推了諮議局議長陈老先生为領導（或者湯寿潛老先生是正的，陈老先生是副的），決議請他向官方接洽民团应用的軍械。这时浙江督練公所总办是一个候补道袁思永，他是湯老先生的門生，他滿口答应，但是迟迟不見發出来。当然嘔，就是他願意發，他的上級巡撫增韞是滿人，怎肯把武器送給我們呢。虽然給他拖延了一下，但是浙江的光复，終于不久就實現了。

此下，我再叙說一下省城光复时的情况。首先說光复的日子，正如呂、斯几位先生說的是“辛亥年陰历九月十四日”（公历 1911 年 11 月 4 日）但是軍事發动，是在十四日日出以前，論時間已是十四晨前，不是十三日深夜（即十四日上午一时前）。此外我有疑問的第一点是：巡撫增韞拘留的地方，我所知道的是离我家（下羊市街金剛寺

巷口)一二百步的关王閣东边的福建会馆,当日下午湯尔和还去看他的,至于陆军小学是否就借用福建会馆,我不記得;二是火車头撞开清泰門城門的事,我在是日午后經過清泰門少南的地方,並無所聞,也無所見。我同意斯道卿先生說“十四日各处城門大开,不聞有火車头撞开城門及白晝起义的事。”我們只要想一想顧乃斌先生每日在清泰門外坐茶店的意圖,就可了解了;並且火車头撞开城門,至少声聞一二里,我家离清泰門不过一里多路,我竟無所聞。这件事我們同輩的年齡都在七十以上了,还搞不清楚,后人恐更难判断了。

是日晨八时前,我就到諮議局看議長陈介石老师。陈老师正在和副議長沈鈞儒先生談話,沈先生即提出必須赶紧把湯蟄老找回来,我們同意。这时湯先生还在上海,沈先生就讓我拟个电稿,很簡單只是“請即回杭”,由我們三人具名,又由我亲送鉄路局拍出。到了下午二时后,湯先生專車到杭。我在去車站接他的时候,順便訪問了临时都督周赤忱先生承蒞,告訴他發電請湯先生回来的事。周先生告我,地方很安靜。但是这天城內發見三个都督的布告,周先生是其中的一个,其他兩個記不清了(都是上江人)。当时我們約定等湯先生到杭,便在諮議局會議,这个會議,軍方只周赤忱先生一人,此外有陈、沈兩先生,湯尔和、樓醺安和我及其他我不認識的数人,大概一共不过十余人。到下午一时后旗营願投降了,协領貴林出营来議投降手續。他是很神气地馬裝(旗营服裝),兩边还挂了白綢黑字的“忠孝帶”。周赤忱先生也戎裝挂劍,威風凜凜。議條款时,也有爭執,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湯先生到了,他才跨进會議室的門檻,貴林便站起来大声說:“湯蟄老来了,只要他一句話,我無不从命”。湯先生坐下,就看投降條款(條款不多,我記不得許多,主要的是不杀降人),湯先生开口就說“好”,便先签字了,周先生也無話說,會議就此結束。可是,到晚七时后尙無出降的表現,我軍圍住旗营,主要的是官巷口迎紫門一

帶，我于晚飯后便一人到官巷口迎紫門相近看看動靜，雙方都無燈火，我方時時發槍示威，營內有時也還几槍。當我到迎紫門相近，忽然聽到“先生不可再前進了”的聲音，我注意一下原來是傅墨正，他力勸我回來，我為了他的責任關係，也就轉身回家。

第二三日，我仍到諮議局看湯先生，他無所事事，大概為了軍方早有決議，推戴湯先生做浙江都督，但沒有正式發表，大概是為了旗營還未完全解決的緣故；湯先生就以無名義的領導者閒着听听消息，我也是無名義的秘書，助他料理筆墨，就代他寫了一封致黎元洪書。今錄于后：

#### 代湯蟄先都督致黎宋卿都督書

宋卿都督麾下：詩書載歎湯武之事，嬴劉以來，渺無聞矣。蓋自姬宗既替，興廢之際，勢如逐鹿，簡書所載，一邱之貉。中間元人僭竊區夏八十余年，朱氏光復，克綏禹甸，而暮世復淪于建族，專制如昔，吾民禽欄束縛之苦，二百六十余年矣。麾下躬率義師，北向致討，劍氣所揮，日月再旦，自凡有識，莫不激昂奮勵，爭欲為麾下前驅，立掙清廷而去之。故農者負其耰鋤，工者荷其斧斤，商者資其資糧，願從麾下致死于敵。義師所至，戴盆挈榼，不絕于途。交綏之日，賈販者流，釋担負手，作壁上觀，見麾下勝則加手于額以相稱慶；見敵軍勝，則憤懣不平，惡其徼倖；以致逃听之人，罔不同情。潛嘗目睹之而耳聞之矣，此豈非吾民苦專制而樂光復之驗哉。昔湯先有征葛之師，武始有孟津之會。今乃義旗所樹，望風響應，一月之內，几遍全國，順天應人之舉，云集景從之勢，蓋自古未嘗有也。然非麾下首倡大義，何以致此，敬賀敬賀。敝省父老兄弟久懷光復之志，自聞義聲，喜躍三百，業于今月十有四日，借軍士義勇，收復省會，所屬府縣，以次歸義，潛未敢尸其功也。潛以樗材，出自茅衡，未嘗學于軍旅。中歲雖從海內賢豪之跡，欲以管蠡謬測天下，

而一參路政，几至竭蹶，伏而思維，过已大矣，信已缺矣，臣精已耗，未足为矣。而敝省父老兄弟謬采虛声，令攝都督之职，潜虽复黜鈍無識，宁不知为大局計哉，特承父老兄弟之命，固辞不获，聊自附于君子之后。夫武汉居南北之脊，天下形胜必爭之会，以麾下义勇冠于三軍，識略洞夫百世，率天下之众而战乎要害之地，將見一鼓長驅而入燕矣。潜惟謹率所部代表敝省父老兄弟，以从旌麾所指，毋敢后，襄大义而佐偉功，則虽糜潜百体，無所悔矣。敝省一切草創，能以成規不吝賜教，幸甚幸甚。湯寿潜頓首。

这日，我还做了一件几乎貽害革命的傻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四位先生文章中有提到豁免錢粮的事，后来財政上几乎大窘。这是由于我那时年尚未滿三十，是个死讀綫裝書，毫無政治經驗的原故，写了点意見給湯先生，不知道怎样被大家採納，見于政令了。一到要發兵餉，才發覺了重大的困难。幸而我在十四日那天，用盖了諮議局印章的封条，去封了藩（布政司）、运（鹽运司）兩庫。因此，不曾有被窃盜的損失。后来又向商業界商借公債，才解决問題。我現在还常常檢討这件四十多年前的幼稚行动。

湯先生正式被举为浙江都督后，一切正如几位先生所記的那樣。但是不久湯先生“倦勤”了，他推荐了蔣伯器先生尊簋繼任都督。蔣先生在浙江軍人中比較是前輩，所以沒有問題，繼任了湯先生的职务。政府也改組了，我被任为印鑄局局長。但一个省政府沒有这个需要，不多时，就改为公报处，我任經理。我对于这个任务是外行，沒多时也辞职了。

不久，和江苏会师攻克南京的朱瑞先生凱旋回浙了。蔣都督在城北大教場开了盛大的慰劳会，朱先生因腿部有疾，步履不便，乘涼轎而入，蔣都督亲自扶他下轎，慰劳备至。这时还没有拍手欢迎的習慣，慰劳会又是严肃的軍事仪式，只看到刀光劍影，听到炮声震地，人

心鼓舞之極。这怕是浙江历史上空前的盛举,所以我也补記一下。

不久,蔣伯器先生也辞职了,繼任的就是朱瑞先生。浙江革命也算完滿成功了。

1956年7月

### 癸丑湖口討袁紀事杂詠

邓文 翬

湯蕡銘到湖口率海軍倒戈

卖党求荣本性成,同盟冊子旧知名,湯尝留欧洲習海軍。加入同盟会,旋复  
中悔,密伺孙公外出,竟將冊子窃去,投交清使館,被陆公使痛罵而返。倒戈博得長沙  
印,遺臭留芳有重輕。

陷湖口时余任湖口警备司令,忽接南京黃留守电,称湯蕡銘率兵艦六艘来  
援,即令馬当要塞予以通过。不料湯到湖口,即开炮倒戈,倉卒应战,  
致中詭計。

誰解援兵是敌兵,鍾山司令拥虛名,少卿再战皆疲乏,徒首奇呼賊  
滿城。

饒州收兵湖口陷后,退守饒州,收拾殘队,尙得三千余众。

曹沫犹存敢自輕,鄱陽湖上拾殘兵,男兒不死区区志,拜賜三年識  
孟明。

# 杭州求是書院罪辯文

## 案始末記畧

錢 均 夫

**編者按：**本文是馬叙倫先生特約錢均夫先生寫的，注釋也是馬叙倫先生加的。

1901年杭州求是書院《罪辯文》事件過去雖有記載，但多不夠詳實，例如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說：“求是書院創于辛丑〔1901〕年”，在事件經過方面，它說：“暑假時四五兩班學生合組一作文會，”在人事關係方面它將監院陳漢第誤為被控的教員等等，這些地方都與錢先生親身經歷的記述很有出入。所以錢先生此文不僅使我們看到當時求是書院革命思潮鼓盪的全貌，並且可以訂正過去記載的訛誤。

### 序 言

我寫了《關於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復記事的補充資料》後，想起老友錢均夫先生家治亦求是書院高才生，正在北京，因即寫信給他，請他將《罪辯文》案的情況告訴我。他即復信如附稿，此文記得比我詳實，我加了一些小注，使讀者更知道當時人物的簡史。

馬叙倫 1956年8月

1898年戊戌變法而致政變，六君子被棄市。1900年唐才常在武漢謀起事，被捕殺。此政治上發生之兩慘案，影響及於當時青年之志趣者極大。求是同學于庚子〔1900年〕暑假後回院，彼此相見，論及時事，孰不憤慨，尤以外院頭二班同學為甚。遂有倡議組織勵志社。

者，其动向陸續發展，約分为四：1. 請由院撥給东齋宿舍臥室一間為書報閱覽室，各同學將自閱之書報雜誌，如旧的《時務報》等，新的《清議報》（后改為《新民叢報》）等，《譯書彙編》及有关傳播知識之書籍，置諸書架，各同學可于課后来借閱；並定除星期日外，每日夜飯后，自八时至九时止，聚集室內，討論各自閱讀之心得。2. 集資訂閱《杭州白話報》二十份，分送給庆春門外埭郭之茶坊酒肆。3. 当时外院學生分为六班，头二班同學為貫輸新知識起見，推舉班中对国学有擅長者，对其余各班同學輪負演講新學及評閱文課之責。4. 推聘板兒巷塾師蔡某為新民書塾塾師，不得用《千字文》等旧讀本，應照所發教本課授。而此教本則由汪師曼鋒<sup>①</sup>担任編輯。此為当时求是外院生对國事而引起之一種新運動，而《罪辦文》案之發生，即由此第三種动向所引發。忆在辛丑〔1901年〕初夏，对于三四班同學月課，适由史寿白同學輪值，彼乃商請四班教習孫師江東<sup>②</sup>命題，即所謂《罪辦文》者是。評閱批改，仍由寿白同學自任。而此課取列第一者為李斐然<sup>③</sup>同學。全部評定之課卷，向可由同學彼此傳觀。有四班同學施某將此課卷交与其叔在內院肄業者，認為可借此摧毀此種新運動，遂將全部課卷，密呈当地紳士樊某金某<sup>④</sup>。而在求是肄業之駐防同學亦已偵知其事，勢將興大獄。斯時已屆暑假后之九、十月間，總理陸師勉儕<sup>⑤</sup>早已辭職赴京，新總理勞師玉初<sup>⑥</sup>尚未到任，院事全由監院

① 汪嶽字曼鋒，和我是宗文義塾的同學。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復時，被推為杭州軍政分府。倫注。

② 史寿白名久光。孫江東名翼中，字耦耕，都是我的朋友。倫注。

③ 李斐然亦是我的朋友。忘其名。倫注。

④ 樊恭煦字介軒，清翰林。我的姻長。金某忘其名字，我亦識。倫注。

⑤ 陸勉儕歷勳，清翰林。我的世長。倫注。

⑥ 勞玉初乃宣，我的姻長，清吏部主事。有著作，長于數學。有頑固稱，但于此案能持重，銷滅大禍。倫注。

陈师仲恕<sup>①</sup>主持。陈师对此事之处置，先为寿白同学筹募学费，资送赴日留学，以避其鋒。又偕杭府文案高嘯桐<sup>②</sup>先生同赴桐乡訪劳师玉初，說明情由，磋商如何解除。而劳师則告以此全部課卷，業由杭紳樊某手中取来。盖某日得知此事，急趋省往訪，說明欲携归細閱，借作到任后整頓學風之参考；一面諷其應息事宁人，万不可再行追問。課卷既不能提出作証，則駐防学生亦不可能呈由將軍向撫署告發，惟听說撫署已有所聞，請速回書院布置。故陈师归来，同学中見其愁眉已展，但对头二班同学在此一二年內之文課卷冊檢閱甚忙。不数日，果見陈师陪同便服老翁巡視課堂齋舍極周到，临去又帶去紙包数件。約再經旬日，忽見全浙駐省大小文武官員齐来書院，巡撫任道鎔居中坐，宣布有人向撫署控告，謂求是書院学生將革命邪說悬諸講堂、布諸齋舍事，某日余亲自来院密訪，巡視一周，並未見有此种迹象，审閱書院文課卷冊，亦未見有此种邪說傳布，故所告不足为信，应咨請將軍对具告人严加訓斥。惟此后書院招生，每年必須招收駐防学生十人为定額。並由撫署派提調一員，常川駐院。未几，劳师玉初到院就職，陈师仲恕辞去監院职。而《罪辯文》案由此結束，勵志社之組織亦由此消灭。

蒋尊簋伯器、蒋方震百里、許寿裳季黻、史久光寿白均为求是同学，林左髓<sup>③</sup>則記不起来了。辛亥杭城光复，蒋伯器在粵、蒋百里在东北均未参加，当时任杭城光复軍总司令者为周承葵赤忱，參謀为李斐然（即《罪辯文》考列第一者）。寿白同学为头班教習宋燕生<sup>④</sup>先生最識拔之弟子，辛亥革命任苏軍攻南京时之參謀。全院同学，現存于世者已無多人。然对劳师玉初陈师仲恕爱护青年之往事，固未尝有一日忘怀者，豈仅仅为此一案耶。

① 陈仲恕汉第为陈叔通先生之兄。倫注。

② 高嘯桐福建人，为上海商务印書館創始人高夢旦先生之兄，維新派。倫注。

③ 林左髓温州人，亦吾友。少年即以文名于乡，傾向革新。倫注。

④ 宋燕生先生恕，戊戌革新派。倫注。

# 辛亥光復南京記事

茅乃登 茅迺封

**編者按：**本文是茅迺封先生就茅乃登先生原稿編写而成。茅乃登先生在 1911 年任江浙聯軍秘書長；茅迺封先生亦任聯軍參謀次長，所記九鎮起義及聯軍撤消均屬二人親歷之事，較為可信。所述可分三部：一、記江浙聯軍如何組成及如何佈置作戰計劃；二、記聯軍進攻與清軍張勳防禦經過；三、記南京光復後的措施及清軍潰敗情況。此外兼記上海鎮江等地略況。所錄有關軍令、訓令及函電等文件，在其它記載內較難見到，可備參考。本文記事與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尙秉和：《辛壬春秋》及本刊 1954 年第二期《辛亥革命浙軍攻克南京記事》等均有詳略互異之處，希望參加是役的先生們再予補充。

## 序

辛亥九月，江南陸軍第九鎮響應鄂軍，起義於南京。挽武漢垂危之局，開南北統一之基，說者謂共和政體之立，實權輿乎是，非奢言也。秣陵關之役，一誤于彈藥之被抑，再誤于內應之僭約，三誤于前驅之率進，功敗垂成，為世所惜。然整肝涉血，行無所顧，壯往果直之氣，有足多者。江浙聯軍卷土再進，將異其志，卒異其系，謀士異其略，兵家之忌也。幸總司令得其人，浙軍尤奮死力，首摧敵鋒，殄渠帥，卒能以兼旬之力，下名城而立政府，天實相我民國矣。惟是天下事，得之易者失之易，建設之難且十百倍于破壞，隱的不調，譏摯之斫，時殊境易，傳聞異詞，執道塗之說，以繩當局，將使功罪枉其衡，予奪燿其實。作者恫之。爰述是編，都為兩卷，上卷第九鎮為之主，明舉義之

所由；下卷江浙聯軍爲之主，明成功之所以。覽是篇者，視其所由，察其所以，較論其成敗得失，以存是非之真，是則作者之所志也。

中華民國元年 編者識

辛亥八月武漢革命，兩江總督張人駿慮第九鎮響應，  
調江防營及王有宏所部淮上軍，悉以主力集南京。

辛亥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陸軍第八鎮炮工等營猝起革命，黎元洪以所部陸軍第二十六混成協同時舉義于武昌，分別佔領武、陽、漢三鎮，公推黎元洪爲大都督。清廷派陸軍大臣蔭昌率新軍兩鎮，沿京漢鐵道綫南下，扼武勝關，是時皖、贛、浙、閩等省相率謀響應，民軍之勢極張。南京爲江南鎖鑰地，徐紹楨所統之陸軍第九鎮駐焉。紹楨字固卿，廣東番禺縣人，久負文譽，佐大幕，經史訓詁、兵農禮樂、辭章曆算、刑名考據諸學靡不通曉。尤長于兵事，近世新戰術及各國軍制、軍學、軍器，無不精研熟記，通其神明。以名孝廉官監司，改擢總兵，權江北提督，歷在各省統兵，手翹江南第九鎮。行征兵制度，名門寒俊相率從戎，開吾國尙武之風，將校皆一時人傑，訓練教育，爲全國冠，屹然成東南大鎮。常痛國事積弱，根本解決，非革命不可，第九鎮革命之潛勢力，遂日形膨脹。端方督兩江時，疑新軍中有革命黨，頗事羅織，紹楨力翼之，終端方任，新旧兩軍無違言。張人駿繼端方任，猜新軍尤甚，陰使江防營監視之。會武漢事起，乃大驚警，謂新軍終不可恃，用江防會辦提督張勳言，調江防兵二十營、王有宏所部緝私隊十營，悉納城中；益以趙會鵬所部巡防兵五營、督轅衛隊一營；江寧將軍銑良新練之駐防步兵一標、炮兵一營；獅子山、富貴山炮台，及裁撤未盡之綠營若干。猶慮不足，募江南北飢民二千五百人，編爲十營，使荷戈任警戒，襁褓羣行，類囚者焉。

### 清陸軍部以第九鎮將佐補軍職，令至不報。

第九鎮教育、訓練為諸鎮冠，干部多文武兼資之士，稱南洋勁旅。惟將校中曾授軍職者僅百余人，悉系陸軍學校畢業，部試得授軍校，當時視軍官名器，至為隆重。武漢事起，吳祿貞被刺于石家莊，清政府猜新軍更甚，尤憚第九鎮，欲以軍職縻之。陸軍部令以官佐履歷聞，轉檄各標營，久不報，蓋是時鎮屬將校，有志于革命事業者，初不以補授軍職為意，于以知清政府羈縻之術，不足以濟變也。

### 九月南京戒嚴，居民迁徙者萬戶。

江防營及淮上各軍，集城中后，商民驚讐，不寧厥居，自戒嚴令下，民苦搜捕，相率出亡。通衢中，恒于凌晨觀匿名佈告，謂民軍將夜襲督署，邏索益急。時謠傳民軍以白布纏左臂為識別，喪服系素絞者，多被逮錮。新募之江防兵，復四出需索，流民與之朋比，殺人越貨，行所無事。錢商典肆，悉于九月初四日〔10月25日〕罷業。寧滬鐵路加發快車，赴蘇滬之乘客，恒有守至終日不得購券者，江輪下等艙位價漲至銀幣十數元，三日間，迁徙達萬戶。城內外日沒后，即斷交通，惟見江防、巡防營之哨探，枕兵臥交衢，或佔民房聚博而已。

### 江督張人駿委藩司樊增祥勞第九鎮將士。

先是戒嚴令未下之前，篝火狐鳴，謠詭靡起，第九鎮將校多託故辭職，或乞假赴武昌，知之而莫能禁也。戒嚴令既佈，將校雖大故，不得离职守，乃日集會議于太平門外玄武湖濱及定襄王廟，人駿使人覘知之，急蹙無所措，密召紹楨，將大索各標營。紹楨持不可，謂是適以激變。藩司樊增祥亦與議，力陳新旧軍不可歧視，宜開誠布公，使新旧派猜忌，事或有濟。人駿意似稍悟，乃命集合第九鎮將士，將親慰問

之。临时复慮有不利，以增祥与紹楨夙相契，使代勞將士，譙于鎮司令部，酬酢頗欢。事畢，增祥以將士深明大義，保無他慮反報。人駿終不之信，防范且加密焉。

### 柏文蔚來南京。

文蔚故步隊第三十三標屬管帶，与趙声、冷適輩同時隸第九鎮。端方督兩江時，以嫌疑去職，逋遼吉間，就奉天督練公所科員職。會武漢舉義，回滬与謀，組織民軍机關部事。九月初二日〔10月23日〕，正軍医官陶遜飲沈同午等于私邸，夜闌，文蔚偕凌毅、何遂至。通刺后，叩以來寧所圖，始陳民族大義，繼謂黨員來寧者，已千余人，新軍如不能相助为理，黨員當自为之，言竟別去。同午归謀諸十七協協統孫銘、三十六標第三營管帶鍾毓琦等，曰：黨人來寧者众，發難之期邇矣。新軍無彈藥，一旦遇變，助黨人則徒手不可为戰；守中立，則江防營日伺我隙，勢有所不能。餉械局貯彈藥数百万，請而不發，是疑我也，疑我則戒备必严，請而允發，是畏我也，畏我則禍必速。且將士中保無为黨人响应者，若秩序乱，則軍令不行，全城蹂躪矣，計不如自为之圖。爰以聚飲時有人建議，以工輜營佔領餉械局，夺取彈藥；馬標襲將軍署；三十四標襲督署；三十三標包圍駐紮勸業場之防營，上其說于紹楨。紹楨曰：“自朝政失綱，甲午以还，喪地辱國，新貴聚斂于內，疆吏闖茸于外，筹备立憲，失信齊民，安庆之變、廣州之役，履霜之漸也。余統第九鎮有年，昔端方督兩江，頗事羅織，將校中有為所中者，予輒力翼之使出險，知有今日也。然光復大義，所以救民，非所以賊民，彈鋒刃接，狹巷相搏，幸而勝，民室墟矣，不幸而敗，何以為繼。且令發自上，系統順而事易濟，變起于下，怀希冀士氣易驕，小遇挫折士氣立暮，兵將不可复用。与其輕率債事，毋宁待機而動。”遂遣陶遜至滬，覘民軍机關部之組織；分派將校至鄂諜戰況；至苏覘新軍動

靜，並命同午準備出師計劃。

### 第九鎮請發彈藥，三報不許。

第九鎮步、馬、工兵，悉用日本三十年式小槍，輜重兵用德國馬利亞式小槍，野炮用日本三十一年式速射炮，山炮用德國克虜伯廠管退式，機關槍則以馬克沁式，與日本式並用，兵器至不一律，開辦時兵各處所主張也。彈藥有由德日兩國購配者，有由上海製造局仿制者。當時收貯于寧餉械局者，日式槍彈約二百二十余萬顆，德式槍彈約三百余萬顆，炮彈約千五百余顆，滬製造局所存尤夥。第九鎮各標營，則僅存衛戍勤務之常備彈藥及教練射擊之殘余，計三十四標及馬標不足一萬顆，輜重營不足五千顆，平均每兵得五發，僅敷一分鐘之緩射，戒嚴令既佈，將士以無彈藥，皇然不自安。紹楨慮沮士氣，請于人駿，置不復，促之，則謂須請命于軍咨府。越數日，仍無以報，江防、巡防各營則頓事補充，人發五百顆，眾論沸然。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紹楨復赴督署，力陳不發彈藥之害，人駿終不悟，且收炮六門遺旗營步標，機關槍六門納兵各處，新旧軍冰炭之錯，于此鑄成，識者知旦夕之有事矣。

### 以第九鎮編成一混成協，準備出防。

第九鎮兵力駐寧者，為步隊第十七協、馬隊第九標、炮隊第九標、工程隊第九營、輜重隊第九營、軍樂隊一隊。其步隊第十八協，則分駐鎮江城外，時因步隊第三十六標營房增築未竣，暫將該標第三營留駐寧城，此外尚有歷屆本籍退伍目兵，約三千余人，曩立之動員計劃，合現役退伍兩項之人数約足戰時一鎮人員。但退伍兵散處寧、鎮、常、揚、通、海、淮、徐各屬，臨時不易召集，僅就駐寧軍隊之步隊第十七協為基干，馬、炮、工、輜各隊附屬之，編成一混成協。

六七月之間，江南值水浸，三十四標及馬炮標、工輜營，適處低窪地，猝遇巨漲，水几与槽齊，分徙移屯，服具損失及半，將士且多遘疫。武漢事起，有潛赴鄂參加革命者，旗籍人員慮有不利，相率乞退，或亡匿僻處。至是，實員驟減，僅及平時三分之二，服具不足，則以病兵及留守兵所有者勻補。蓋餉械局已奉入駿令，不予補充也。

### 第九鎮移屯秣陵鎮。

江防營故嫉新軍，知新軍乏軍實，益易視之，日事挑畔。日沒后，密圍新軍屯營，時出游擊隊，夜半馳突街市間。或發實彈示威；或鳴鼓號作冲鋒聲；或以巨竿束薪燃發光燄，作譁噪聲，徹夜無寧時，新軍終不為動。有鄰近馬標之居民，因殮死者，循俗鳴土炮，江防兵乃整密集隊突击而至，見陳屍，始廢然返，類是者日必數見。荷械之哨兵恒闖入標營宿衛所，衛兵阻止之，輒持槍劍作刺击狀。新軍休假外出，屢為所困，將士欲出击，紹楨力禁之，謂督署適在城心，商肆輻輳；餉械局則鄰近城南，且邇教堂、醫院；防營駐紮之勸業場鼓樓等處，又密接各國領事署；禍居民則有戾人道，伤外人則易生枝節；矧軍中乏彈藥，短兵徒手，肉搏巷戰，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將士為之稍安，強襲之舉，遂不果行。然城中終不可久處，乃決計移屯秣陵鎮。鎮為古秣陵關，位聚寶門之南，距城六十五里，鎮之東九十里為句容縣大道，通鎮江；東南七十里為溧水縣；西南越陶吳、朱門等鎮，接安徽當塗界，大道通蕪湖；西北出板橋，即為大勝關，給養交通之便，為各鎮集冠，駐主力于是，計可持久。又以十八協在鎮江，使西進伺朝陽門方面，得成犄角。議既定，即檄各標營，如出防計劃，準備策動。九月初九日〔10月30日〕第九鎮編成一戰時混成協，午前九時，出發南京，翌日正午，達秣陵鎮，宿營。鎮司令部于十一日〔11月1日〕午前八時著防地，城中居民，夙苦防營之橫醜，第九鎮既移屯，民失所恃，商偃市、工輟業，樞負塞途，

資糧委道，迁移者殆什九焉。

#### 鎮司令部出防人員表

統制官：徐紹楨 正參謀官：沈同午 二等參謀官：龔維驥 三等參謀官：田芷田 副官二員：徐濤、譚道南 司事生二員：黃恩溥、劉日明 初級執法官：朱夢清 一等書記官：茅乃登 書記長二員：汪承繼、伏金門 司書生四員：黃紫熙、陳捷、孫觀禮、楊虞 正軍醫官：陶遜 正馬醫官：繆慶禧 軍需處辦事員：錢嗣哲、蔣體常 鎮署差遣官七員：嚴康侯、錢念慈、程文楷、夏文龍、徐寅、劉亞威、歸宗郁

#### 衛兵獲江防營間諜，遣還之。

鎮司令部着防地之翌日，衛兵早興，忽于河堰側，見有土墳起，挾視之，得旧式炸彈二枚，持報衛兵長。猝遇一丐者，強欲奪取，正相持間，復來一市烟草及小兒玩具者為丐者助。衛兵不敌，鳴警呼援，眾至，二人乃就獲，送行營執法部。檢其身畔，果有江防營護照及新軍宿營情形報告，書辭鄙俚，不成句讀，而譸張特甚。護照填四月日期，朱印爛然，紙不少損，類新發者。窮鞫之，自陳為江防營所派間諜，與新軍同時出發，偕行都三十余人，飾為小負販來鎮，趁虛陰探新軍動靜。詢其挾炸彈何為，則堅不陳實，聞于司令部，申解督署，逐諸小販出境。于宿營地之周遭置外衛兵，設警戒線，並于殷巷鎮、石馬村附近派騎兵斥候。

#### 以孫銘統領十八協、沈同午統領十七協、史久光為正參謀官。

十七協統領孫銘服職有年，夙為紹楨所信任，恒與聞將校黜陟事，特諸將校中頗有銜之者，出防時命為宿營地司令官，先發至秣陵鎮，司令部既着防地，各團隊將校會議于行營，將有所陳說。紹楨微

聞之，時鎮江戒嚴，十八協統領杜淮川，稱疾乞休，乃以銘調統十八協，授以密令，使相機佔領鎮江，約期會取南京。以正參謀官沈同午接統十七協，仍駐鎮司令部，贊画机密。適史久光歸自日本，命繼同午任。

### 桂城謀刺徐紹楨，執之，下行營執法部。

南洋憲兵營曩直轄于兵備處，前管帶陶駿保頗事革新，弁目多自第九鎮退伍目兵中擢充。駿保去職，京口駐防旗人，桂城繼之，悉反所為，駿保之舊部更易过半。鉄良任江寧將軍，桂城益恣肆無狀，將士陰銜之。第九鎮既出防，以憲兵一分隊隨行。時秋水方盛，憲兵營本署之傳令兵一人後發，夜行湍野，墮馬死泥淖中，翌日為巡察所覺，以報鎮司令部，紹楨命仇卹之。桂城請臨視死者來防地，憲兵正目袁安慶馳告同午曰：“桂城入警戒線神志忐忑，其从卒言，疇昔之夜密議于將軍署，侵曉即就道。此來殆有異謀。”桂城至，始謝仇卹憲兵事，繼謂欲謁統制。言次時探手襟下，揭視之，藏手槍二，悉納彈丸，詰其來意不答。適紹楨巡視宿營地還，至司令部，桂城奪闕迎出。三十三標代理統帶伍崇仁、三十四標第三營管帶田應詔知有不測，紆臂奪其槍械，桂城跳踉号咷，堅稱有机密，當面陳統制。乃衣以便服，使應詔隨之入，見紹楨。同時有三十四標軍需官楊存威假滿回防地，經馬標宿營地，見定色旂号，疑为民軍標識，斥衛兵曰：“予籍漢軍，知若輩輩必將為逆，當歸報將軍治其首謀。”語竟欲出警戒線，步哨遮使之還，與桂城並下行營執法部。

### 各团队代表會議于行營鎮司令部。

桂城被拘之次日，得斥候報告，謂距秣陵鎮北約二十余里之新塘蔡村附近，時有江防營游騎出沒村南之方山，有山炮放列，約五六

門，雨花台東高地林際，露機關槍掩體，眾知戰禍將發于守兵。會柏文蔚由鎮江間關至秣陵，眾志益激烈，要于紹楨，請速舉事。詭議忿甚。紹楨慮紊秩序，乃命各團隊代表會議于鎮司令部，議決以第九鎮主兵力，經馬家橋襲取雨花台炮台，使孫銘先佔領鎮江，分遣三十五標經龙潭夾攻朝陽門；糧秣之購自里下河者，由下蜀、句容河道運送，購自蕪湖者，由大勝關起陸；彈藥則俟上海民軍領有製造局后，由寧滬鐵道越湯水密運補充。並約不得劫商民，不得侵外人，不得傷將軍總督。防營旗兵不為抵抗者，不得肆殺戮。令既下，軍中為之肅然，無敢有異言者。

### 蘇良斌以中華民國軍政府江寧都督印至。

良斌故第九鎮馬標排長，坐溺職撤委，復請攬售人馬糞穢，鄙其卑下，屏不用，乃投武昌。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潛來秣陵，為邏者所識，引至執法部。鞫所自來，則謂鄂軍政府使偵寧蘇軍動靜者。檢其身畔，有鄂軍政府印信，知無他意，遣使返。翌日有类護兵狀者，資木質印一及良斌書，略謂奉鄂軍政府命，約第九鎮舉義，自請任城中內應，並索酬三百金。印質特犒率，文曰“中華民國軍政府江寧都督之印”。辨其偽託，却還之。

### 清廷下停戰文告，張人駿以羊酒犒軍。

清軍久戰不利，長江下游諸省相繼謀響應，秦晉軍隊復整師東出。清廷震驚，隆裕皇太后視政，退攝政王載灃，悉罷諸親貴要職，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召還黨人之逋外國者。九月十日〔10月31日〕宣統宣誓太廟，頒憲法十九條，並令前敵將士停止進攻。令既下，北軍圍攻漢口益急，且分師扼娘子關迤西遏秦軍出路，蓋將以是挫民軍進取之志，渙民軍聯合之勢，而併击其中堅也。民軍知為所紿，氣

益昂奋，汉口之战，亘兩晝夜，不少却。安庆、蕪湖、九江等处均告光复。人駿聞報，始命軍事參議吳紹璘录清廷諭旨，馳告紹楨，使宣告朝廷德意。並派餉械員齎羊酒送防地勞師，豚蹄杯水，有类兒戏，識者多笑之。

### 程德全宣布苏屬独立。

德全巡撫江苏，多疾，足跲于履，口吨于言，政事悉委决于左右，左右亦能善相之。武汉起义，报至，德全处之夷然，人謂其鎮定也。苏州駐有新軍第二十三混成协屯胥門外，巡防营則多居城内。軍中聞鄂报，約城紳密謀响应，要于德全。德全知不可爭，遂被推为江苏都督，下巡撫旗号，树民軍白帜，时九月十三日也。德全既宣布独立，檄苏、松、常、太各州县使从民軍，更始收令，因令出自上，莫可为抗，相率置印綬而去，流民乘間嘯聚为閭里害。自治会虑有暴动，乃各举邑之有声望者使治县事，尽發丁粮厘稅等款，練自衛团，設防务局以維秩序，德全亦听之。苏民故文弱畏兵禍，德全不杀一士，不發一彈，卒告光复之功，輿論多之，盖非偶然也。

### 樊增祥及南京紳士要求宣告独立，張人駿不許。

第九鎮久駐秣陵，城中居民，苦旧軍橫暴，紳士仇繼恒等會議于諮議局，拟請召还新軍。事聞于鎮司令部，紹楨使書記官茅乃登入城与議；乃登返报，謂宁垣銀市停歇，民食將罄，內乱在旦夕，非新軍入城，民困無以苏，內乱無以鎮也。紹楨乃使十七协參軍官譚道南馳白增祥曰：“新旧軍同服国家之役，理無歧視，新軍不發彈藥，久戍于外，是行路遇之也。防地往復之路，則严陈兵备，鎮屬留守之兵則無故逮捕，是乱党視之也。行路遇之，則行路报之；乱党視之，則乱党报之，不为过。今上海、苏州已告光复，鎮江、杭州、福州等处，不日且將举

事，北軍方一其力于武漢，秦晉軍隊復西掣其肘，無暇兼顧東南；金陵為戰略必爭之地，紹楨不忍為禍始，不敢為福先，然大勢之所迫，羣情之所盪，山崩鐘應，非紹楨之力所能遏也。”增祥譴之，與繼恒入見人駿及鐵良。謂秋浸以後，民無所食，自戒嚴令布，交通絕，貿易罷，今復歛其國蓄以實軍庫，比戶搜緝，若興大獄，人心皇皇，銜防營刺骨，不自斃必自亂，揚湯止沸，適速其禍。恐揭竿斬木，不發于防地而發于城中，不起于黨人，而起于良懦。計不如宣布寧屬獨立，給新軍彈藥，召使還城，責以維持秩序，則商肆得以安堵，旂民得以保全，此萬全之策也。鐵良意動，人駿懾張勳之勢，不敢決，且下令閉城。駐下關之外國兵輪，密發水卒登陸，以保護領事署。

### 林述庆称都督于鎮江。

述庆昔充步卒，紹楨嘉其勤，使入學堂習軍事，既畢業，由隊官擢升管帶，能以術結將士心。鎮江戒嚴後，十八協統領杜淮川稱疾引退，三十五標統帶敖正邦、三十六標統帶陶澄孝，亦相繼去職。述庆乃密約象山、圖山各炮台響應，陳步兵于峴山，迫京口副都統載穆，使繳槍械。會孫銘調統十八協，九月十四〔11月4日〕晚抵鎮江，述庆慮懷己功，拒不納，且以危言恫之，銘他徙，述庆遂立鎮江軍政分府。翌日載穆自經死，旂兵悉降。迨程德全檄至，使歸节制，述庆怒曰：“德全衰朽無能，因人成事。予豈下人者，乃藐視予耶。”碎裂來檄，自稱鎮江都督。

### 上海光復，領有製造局，遣瞿鈞及卒二百人之滬，配運彈藥。

武漢之初舉義也，局于一隅，勢不可以持久，欲得下游要害為根據地以壯聲援。上海為長江門戶，百工商肆所輻輳，交通之便，為東南各埠冠。以毗連租界，欲取之，而慮為外人干涉也。清軍既出武勝關，

与民軍相持于夏口之地，勝負久不決，各國領事團遂認為交戰團體，宣布局外中立。至是同盟會員陳其美、鈕永建等，乃說上海製造局總辦張楚寶，使附民軍，楚寶不可。其美使死士百餘人，挾手擲彈于九月十二〔11月2日〕夜，攻入製造局。局在上海縣城之南，与租界不相接，構築完固，繚以嚴垣，中貯槍械彈藥至夥，駐兵守之。楚寶聞警先亡，守兵悉降，製造局遂為民軍所有。其美為滬軍都督。同時李燮和復佔領吳淞口，立吳淞軍政分府。報至秣陵，紹楨曰：“時至矣。”乃命瞿鈞、史久寅至滬，赴製造局配領彈藥，並使炮卒二百人便服隨往，潛司搬運。蓋寧滬鐵道守中立，禁明運軍火也。

### 蘇良斌先期發難于城中，乏援潰敗。

自各團隊代表會議于鎮司令部后，即遣將校斥候便服至城中，密約內應：獅子山、富貴山炮台均守中立；駐漢西門之巡防營索酬二萬金，于攻城時啟西門鎖鑰；督轅衛隊于民軍進城時先占督署，号召降卒；守衛餉械局之機關槍隊，亦表同意，並約凌毅如期以城中炸彈隊轟辟通濟、聚寶兩門。部署既定，乃專待上海彈藥運到，于十八日〔11月8日〕夜間實施攻擊。斯時良斌實匿處城內，良斌故鄂籍，与三十六標第三營將士多同里貫，陰使偵第九鎮計劃，斥候微涉之。時江防兵戒備極嚴，良斌易其無紀律，謂不足憚，擬以嘗試奏功，乃于十七日夜半縱火。督署附近衛隊及漢西門之巡防營，誤謂新軍至，同時響應，悉為江防兵所击潰，良斌匿城僻得免。各城門遂緊閉，守兵皆以江防兵配布，雨花台之守備隊，增步隊三營、馬隊一營、機關槍四門。通濟門、漢西門之城堞亦配置山炮機關槍，城內外之交通至是而絕。

### 第九鎮強攻雨花台。奪其東堡不守，以主力退鎮江。

十六日接蘇州、鎮江（十四日孫銘所發豫隊）光復之報，士氣倍

壯。城中將校斥候報告，謂張勳將分兵攻鎮江，雨花台益增守兵。譟者復以黃興督師漢口，所向不利狀聞。紹楨乃誓眾曰：“以徒手之伍襲堅城，死耳。然事急矣，機不可逸，不則守軍將逆击我。”遂命十七協統領沈同午率混成協，于十八日移屯曹家橋南方高地，乘夜襲取雨花台。會史久寅自上海返，賁瞿鈞、陶遜所發報告，略謂上海製造局彈藥首批已到鎮江，由鎮江軍政府接收轉運；次批亦預計今晚可抵鎮江，至遲十七日必到東流。混成協乃于十七日午后一時下移營命令。

混成協之軍隊任務区分，以步兵第三十六標第三營（缺一隊）、馬隊第九標第一營（缺一隊）為右路縱隊，朱元嶽指揮之，經曹家橋向通濟門進击，進城後佔領督署；步隊第三十三標第三營、馬隊第九標第三營為左路縱隊，傅鑫指揮之，經鉄心橋、安德門向漢西門進击，進城後驅逐清涼山守兵，佔領餉械局；余為中央縱隊，同午自領之，經姑娘橋、花神廟進击雨花台，進城後即分軍由下關渡江，佔領浦口。並約十八協統領孫銘派步隊第三十五標進攻朝陽門，進城後佔領將軍署。部署既定，命各隊統于十八日正午以前，達無名緯河南方高地後停止，夜間前進，十九日午前三時，就豫定之突击地點與內應夾击。蓋斯時孫銘之被拒于鎮江，蘇良斌之發難于城內，協司令部尚未得情報也。

十八日午前十一時，各路縱隊均達無名緯河南岸，協司令部達石馬村。中央縱隊之先進騎兵，輕出花神廟北端，適逢潰之督轅衛隊之逸出城外者至軍前乞降，騎兵隊長李鐸，誤謂內應軍隊先已奏功，命軍士揚白帟，直由本道北進。雨花台守兵即開砲台重砲轟击，射手殊劣，彈落距望江磯四千五百米達之牛首山。鐸知事敗，以騎兵退至花神廟西側高地後，停止在本道先頭之步隊第三十三標，竟通過姑娘橋向望江磯線上展開，三十四標亦同時繼續前進，向雙啞巴樹線上展開。兩標展開後，始報協司令部，同午急進花神廟，見兩標已成戰鬥隊形，兵隊均脫離總指揮官掌握，陷于各自為戰之情況。

午后五时，將校斥候(十六日所派出者)随避難人民逸出，报良斌先期發难，內应各防营已潰亡，惟炸彈队匿伏城僻，动作仍如前約。同午得报，拟三路同时夜襲，發复傳騎賁令至左右縱队，时已午后十时前。炮队第一营管帶徐朔由杭州归，馳抵花神庙，謂浙省已光复。十九日[11月9日]午前一时三十分，三十四标以战斗队形出双啞巴树北，約三百米达無名村落北端。三十三标因地形复沓，以併列縱队之橫队，下望江磯高地北麓。三十四标之敢死卒百人挟手擲彈，由金陵义塚匍伏繞出守堡后方，午前二时三十分，全線达距雨花台南麓二百米达处，突击队頓發喊声，令不能禁。守兵之步槍机关槍射击極熾，攻击薄雨花台高地腹，受机关槍之扫射，退伏死角。兵士有潛遁者，同午手刃其一。稍事整頓，复使强进，如是者三。最后三十四标左翼之一部，尽脫裝具袒而前，攀登东雨花台，徒手夺其机关槍二門，輒以友軍失連絡，不能守。队官汉銘等四十七人死之。五时三十分天將拂曉，趣攻卒再进，羸者已疲倒。同午喏曰：不可为矣，彈藥罄期，中必有变。兵力已不堪近战，久伏突击陣地，天明必陷于全灭，不如背进鎮江以圖再举。适大霧不辨咫尺，乃命炮工輜重队先退，三十三标三十四标繼之，同午与徐朔等殿后，乘霧通过有效距离。越曹家桥，霧霏。江防兵馬队約一营以二伍縱队，由本道踵追至。时輜重兵一排随同午行，尙有少数彈藥使据姑娘桥东南高地射击之，殪其前驅二人，馬惊，窜路側澹澤中。追者疑伏兵数众，狼狽却走，仅拾医兵所遺之紅十字旗而还。

当决心退却时，發复傳騎令左右縱队同时退秣陵鎮待命。右路縱队失連絡，使發不得报。左路縱队，則已于中央縱队夜襲雨花台之先潛归至宿营地，其指揮官以下潰散無一留者。正午十二时，协司令部及中央縱队退却至秣陵鎮，司令部已先發，居民悉数迁移，人馬粮秣無可补充，乃急行句容大道赴鎮江。事后知左路縱队之先退，以傳

鑫眷屬在秣陵故，鎮司令部据鑫報告，謂中央縱隊已全軍復沒，遂于黎明向鎮江出發也。（上卷）

### 徐紹楨被舉為江浙聯軍總司令。

第九鎮既退集鎮江，紹楨乃自赴上海，與民軍總機關部及旅滬各團體接洽集議，謀大舉攻寧，全體贊成，立電蘇浙等處出師。會議公推紹楨為江浙聯軍總司令，紹楨慷慨受命，二十一日乘寧滬火車赴鎮江，假廣江邊大觀樓旅館，集合各代表會議，組織江浙聯軍總司令部，分立各部，推舉人員擔任。定以金雞嶺下洋務局為總司令部，二十三日遷入辦事。原推陶駿保為參謀部長，旋上海總機關部又電舉顧忠琛為參謀長、孫毓筠為軍事參議。于是參謀部長以駿保、忠琛並任之。其全部編制及人員如下：

總司令：徐紹楨      顧問：史久光、陶遜、于右任、范光啟、翁之麟、龔維疆、沈靖、鄧質彝、伍崇仁      軍事參議：孫毓筠      參謀部：（部長）陶駿保、顧忠琛（次長）茅迺封（參謀）鍾毓琦、余壯鳴、田芷田  
經理部：（部長）陳懋修（軍械）鄭為成（被服）曹紀泰（糧餉）柯森  
執法部：（部長）吳忠信（副長）王吉檀      軍醫部：（部長）梁國棟（副長）周邦俊      秘書部：（部長）孫毓森（副長）茅乃登（秘書員）汪韜、伏金門  
外交部：（部長）馬良（副長）馬君武  
交通部：（部長）鄭贊臣（副長）瞿鈞      庶務部：（部長）徐濤（副長）譚道南      警備隊：（隊長）楊炎昌（副長）周應時      上海總兵站：（總監）李厚祐（副監）陶遜（軍械被服）陳味腴（糧餉庶務）叶兆崧  
特別擔任籌款：沈縵云、于右任      特別擔任交通及籌款：范光啟。

以上所列，乃最初舉定者，續增人員極多，茲不備列。

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紹楨發布整飭內部之命令一通，其

文如下：

現在軍務殷繁，所有內務一切事宜，規定如下：

(一)各部應立稟申通告命令簿各一本，凡部中辦事人員，下至護兵夫役，歸各部長直接管轄並察其勤惰。

(一)以後關於何部事即歸何部辦理，不得紊亂。

(一)總司令辦公室，除重要人員有要公稟商外，余概不得擅入。

(一)往來信件及報告電報亦分歸各部辦理，應另列一簿收管，但緊要者必須立呈總司令核閱。

### 江浙聯軍組織大概。

聯軍總司令部成立後，蘇浙滬各軍會攻金陵者，以鎮江為進兵要地，先後雲集。蘇軍劉統領之潔，駐師鎮郡之丹陽縣，以為蘇常之屏蔽。第九鎮自秣陵鎮退集鎮江者，編成鎮軍第一鎮，公推柏文蔚為統制，布置鎮郡車站防守事宜，並派所屬標統明羽林，率第一協為前衛，駐紮高資、下蜀一帶，力阻張軍東犯。紹楨復電商蘇都督程德全，撥借江陰水旱雷隊來鎮會攻，電商揚州軍政分府徐宝山，統率所部，即日進攻浦口，以分敵勢。二十四日〔11月14日〕，淞軍黎天才統兵抵鎮。二十五日〔11月15日〕，浙軍朱瑞統兵抵鎮。又電商德全，知會駐鎮軍艦協力援助，歸總司令調遣，德全復電照辦。茲將當時各軍兵力，駐地列下：

(一)鎮軍 共二協。第一協為前衛，駐高資、下蜀一帶；第二協為總預備隊，分駐鎮江城內外，歸柏文蔚統制，兼歸鎮軍都督林述庆管轄。

(二)蘇軍 共步隊四營、炮馬各一隊。步隊以二營駐句容，一營駐白兔，一營駐丹陽、常州間，炮六門、馬一隊則俱駐句容，歸劉之潔統帶。

(三)浙軍 共步兵一標(缺二隊)、馬隊二營、炮二隊、工程輜重各一隊,駐高資,歸朱瑞統帶。

(四)淞軍 共步隊六百人,駐鎮江金山河,歸黎天才統帶。

此外陸續前來會師者,有洪承點之滬軍義勇隊及江陰、松江之巡防營,又有女子國民軍三十名來總司令部投効。

### 海軍各兵艦來歸。

清軍圍攻漢陽之際,曾調集海軍各兵艦協力助攻。各艦將弁不乏深明大義之士,其中如宋文瀾、陳復諸君,均志氣激昂,不屑為清廷効死。聞聯軍集合鎮江,攻取南京,因聯絡各艦歸順民軍,共建光復大業。於是停泊上游之鏡清、保民、楚觀、江元、江亨、建威、通濟、楚同、楚泰、飛鷹、楚謙、虎威、江平,及張字號魚雷艇,共十四艇,一律駛出湖北境界,直赴鎮江文廟等處。先見鎮軍都督林述庆,旋赴洋務局總司令部,謁見紹楨,表明同心戮力,傾向共和之意。紹楨慰勞有加,令該將校等參預軍事會議,派定任務為游弋高資一帶江岸,輔助民軍進攻;復派令十月初四日〔11月24日〕掩護淞軍佔領烏龍、幕府兩山。由是水陸軍軍威均極壯盛,不待交綏,而勝負之數已決。

### 會議進攻方略。

聯軍會議鎮江,由總司令召集各軍將校,開緊急軍事會議,二十六日集議于鎮江都督府,籌商進攻任務。三十日〔11月20日〕集議于洋務局總司令部決定進攻方略。茲將二次會議情形撮叙于下:

(一)第一次會議 二十六日在鎮江都督府,開軍事會議,總司令主席。在座者,鎮軍林述庆、柏文蔚,蘇軍劉之潔,浙軍朱瑞,淞軍黎天才諸軍。總司令宣言:近日各省民軍云集鎮郡,各處紳民報告軍情並獻行軍計劃者,絡繹不絕。昨日常州顧淵送來南京地圖,頗見精

核，可与此間寧鎮軍用地圖參差考証。因袖出各地圖，傳示在座各將校，指陳南京附郭形勢，最重要者，各炮台綦布星羅，在北為烏龍、幕府兩山，在南為雨花台，而紫金山天堡城扼其中堅，皆用兵必爭之地。現雖由官君成鯤運動成熟，然無勁兵前往佔領，諸台仍為敵有，南京不可得而攻也，請諸君圖之。於是浙軍任攻中堅，由麒麟門進佔紫金山；蘇軍任攻南路，進佔雨花台；淞軍任攻北路，收復烏龍、幕府兩山；鎮軍任攻天堡城，議畢散會。

（二）第二次會議 三十日復開軍事會議于總司令部。在座者，鎮軍林述庆、柏文蔚，浙軍朱瑞，淞軍黎天才、李實，海軍宋文翹、吳振南，本部參謀長陶駿保、顧忠琛，參謀次長茅迺封等。總司令宣言：南京日久未下，據西報言外人將有干涉之意，應如何從速進攻，亦請諸君熟商。是日海陸將校議決，進兵情形如下：

一、陸軍進攻方略 總司令部即日移駐高資，督師前進，飛調各軍集中龍潭、句容間，候後方勤務完全，即日進攻。其沿江已受運動之烏龍、幕府各炮台，由淞軍前往佔領；浙軍出中路，由東陽鎮向麒麟門方面攻擊，鎮軍明支隊長，與之同進；蘇軍出南路，由湯水鎮前進，佯攻以牽敵勢。

二、海軍協攻方略 陸軍兵力所到之處，海軍隨同前進，佔領浦口及烏龍山時，任載兵登岸勤務，並先將炮台炮門設法取下，使敵軍不能利用，分派各軍艦游弋高資一帶，以資掩護。

**執法部誤戕偵諜員二人，全部人員概行撤換懲辦。**

各軍云集以後，執法一部事務極繁。部長吳忠信因別有鎮江兵站任務，尚未蒞任，遇有案件，應由副長王吉檀督率部員判決。是時敵軍偵諜極多，屢有緝獲，均照軍律懲治。適有柏文蔚派赴南京刺探敵情之偵諜鄒國光、易榮華（或云顧曾二君）二君，于九月二十七日

〔11月17日〕由宁來鎮，懷中挾有敵軍護照及符號，為我軍捕獲，解至執法部，經部員匆匆一訊，遽予槍斃。迨文蔚知之，亟為營救，業已不及。紹楨以部員訊案草率，並聞吉楨擅离职守，送眷赴滬，深滋震怒，當即將全部二十餘員，概行撤換懲辦，仍飭嚴緝吉楨懲治；又促忠信即日到職視事，責令改組全部，謹慎用法，以收懲前毖後之效。

### 聯軍總司令移駐高資。

各處民軍集合以後，迭開軍事會議，各派任務，分別拔隊進攻。總司令部亦即決議前進，以便指揮。九月二十五日午後三時，總司令以次各部人員由洋務局出發，至金雞嶺車站，共乘頭二三等合車一輛，護從弁兵乘三等車一輛，鎮江都督府人員及鎮郡紳商、稅關車站各洋員，均來歡送，脫帽揚巾呼祝民軍戰勝。三時半開車，四時抵高資鎮，假高資巡檢署為總司令部。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發布行軍紀律。初三日〔11月23日〕程德全至高資，與紹楨面商軍情，不移時而去。是時各軍已越高資，其位置如下：

初二晚：浙軍東陽鎮、蘇軍湯水鎮、鎮軍東陽鎮及湯水鎮。

初四午後：浙軍東流市、蘇軍白石場及淳化鎮、鎮主力在東流市一部達白石場。

### 上海各界馳電慰問聯軍將士。

初三日各路軍隊漸向戰地出發，冒雨行師分途猛進，士氣踴躍，众志成城，上海各界特馳電慰問各軍，益堅同仇敵愾之心。其電文如次：聯軍總司令部轉蘇浙淞滬鎮各軍同胞共鑒：江浙各屬共舉義旗，倡建共和大業，詎張勳梗命，殘殺生靈，中外髮指。現我各屬同胞軍人，聯合進攻，躬冒矢鏑，為民請命，日來風雨交加，氣候驟冷，前敵露營尤屬萬分辛苦。乃我同胞軍人共矢血誠，不避艱險，全體人民同深

感念，惟祝蒼天庇佑，迅奏膚功，大局幸甚，謹馳電慰問。滬紳商工學各界全体叩。

### 陶遜自滬馳電，調和聯軍將帥。

總司令部顧問陶遜，于勦練第九鎮頗著功績。起義之先，各處聯絡運動，不辭勞瘁；聯軍總司令部之成立，維持匡贊，尤具熱忱。林述慶既建號鎮江都督，所部鎮軍頗不願受總司令調遣，表面雖無間言，而隱懷則殊切反對。九月初二三日，浙蘇各軍均陸續赴戰地，獨鎮軍謂軍備未完全，延不赴調。是時遜在上海兵站籌濟軍需，督運子彈，聞耗極為憂憤，爰馳電以調和之。其電文曰：徐總司令、林都督、柏統制、顧陶總參謀、孫參議、史范顧問公鑒：九節度之于相州，十八路諸侯之于虎牢，其弊何在，殷鑒不遠，可為寒心。今日攻寧一役，關係東南半壁，即為共和全局成敗所視，中外人民，睜睜眈眈，莫不注目。諸明公各抱血誠，聯袂起義，共此目的，即同此精神。主持者示公坦之心；贊襄者竭團結之力。羣疑盡釋，偉烈立成，若如道路所傳言，鄙人狂悖，惟有蹈東海耳。敢為同胞銜哀以請，陶遜江印。至是述慶稍醒悟，尅日拔師，鎮軍乃立血戰天堡城之勛績。

### 程德全視師至高資。

上海總機關部聞聯軍將帥中有與紹楨稍存意見者，紹楨亦力辭總司令重任，乃有改舉程德全為總司令，以紹楨副之之議。德全自謂無軍事學識，通電力辭，但允親赴前敵撫慰各軍，會參商之流，稍稍悔悟，滬機關部復以軍情緊急，電請紹楨以國為重，勉任其難。紹楨不得已，遂寢辭職意。德全于初二日由蘇州乘坐專車先至丹陽，慰視留丹蘇軍。初三日乘車至鎮江，達龍潭堯化門一帶，派員慰勞各軍，即日折回高資，至總司令部與紹楨密商一切軍情。隨行者有聯軍參謀

部長顧忠琛，蘇軍支隊長劉之潔，同時來部聚議者，有林述庆、朱瑞、黎天才等。德全不移時偕顧忠琛仍回專車，一宿折返丹陽。

### 區區各軍攻擊程序及進兵地點。

總司令部連日籌備進攻事宜，電上海總兵站趕購軍械，運赴前敵；于鎮江設立轉運兵站，以利交通；派溫世珍、杜純辦理鎮江兵站事宜，編制諸軍，區區攻擊程序，並進兵地點如下：

第一期 驅逐城外敵兵，令各軍集中于龙潭、湯水、土橋之間，主力軍悉集于東陽鎮附近。

向東流鎮麒麟門進行各軍，區分如下：

(一)蘇軍劉支隊長自句容縣進兵土橋鎮，步兵兩營、砲兵一隊(缺二門)、騎兵一隊(缺半排)。

(二)蘇軍巡防隊自句容縣進兵湯水鎮，巡防營兩營、馬隊半排、砲兩門。

(三)鎮軍、浙軍、淞軍，自高資、下蜀分向東陽鎮附近前進，其兵力則為鎮軍明支隊長步隊三營，浙軍朱支隊長步隊一標(缺二隊)、巡防隊二營(六百入)、騎兵二中队、砲十二門(二中队)、工輜各一隊，淞軍黎支隊長，淞軍六百入。

第二期 各軍前進至漣化鎮、東流市、烏龍山、幕府山一帶，直接攻擊。主力軍進駐麒麟門，佔領馬羣高地，另遣支隊分達仙鶴門上方門之間，準備傅城攻擊。各軍區分如下：

一、蘇軍劉支隊至漣化鎮附近。

二、蘇軍長巡防隊與浙軍朱支隊、鎮軍明支隊會軍至東流市附近。

三、淞軍黎支隊至烏龍山幕府山一帶。

### 夜襲烏龍山，佔領之，詰朝復襲取幕府山，敵軍氣奪。

南京城垣高厚，城內外炮台環繞，最易堅守。尤險要者，為附郭烏龍山、幕府山、天堡城等處，均築有極堅固之要塞。不先收復各要塞，未易施攻城計劃；不亟佔領烏龍、幕府兩山，亦無從奪取天堡城也。有同盟會會員陸軍學生官成鯤者，曾充幕府山炮台官，與台兵感情素洽，曾經茅迺封介紹。至是特來總司令部謁見，密陳襲取計劃。紹楨聽之，面授機宜，加派徐朔為助，預由成鯤密召兩台弁兵，夜赴鎮山萬全樓旅社，成鯤偕朔往會，秘密曉諭弁兵以光復大義，無不感悟奮發，願為民軍效死。成鯤、朔歸報紹楨，喜甚。因要塞必須有步兵掩護，爰調黎天才一軍，共六百人，附以浙軍，于九月初四夜，隨同成鯤、朔乘坐兵艦直赴烏龍山麓，舍舟登陸，陟達山巔。台兵開柵歡迎，改樹白幟。初五日〔11月25日〕拂曉，分兵佔領幕府山，捷報既至，紹楨任成鯤為炮台司令，朔為參謀，留天才所部鎮守兩山。兩山形勢險峻，烏龍臨江，炮可擊江中船舶，幕府位置在烏龍後方。時兩山炮台之炮門半為張勳取去，半置于楚謙兵艦，我軍既得手，亟擬利用幕府大炮射擊城內，然無炮門，炮不能發。于是一面向楚謙取回炮門，一面派幕府弁兵潛赴下關東西兩炮台，將其炮門取下，賁回幕府山安放。蓋下關炮台亦曾受成鯤聯絡，故能听命如此。初五日即開炮轟擊城內各要點。先是張勳頗疑守台官兵之不足恃，初四日上午特親往幕府山考察，擬于初五日調回守台官兵，另派城內官兵赴台防守。成鯤偵知之，急先期襲取，迨已告成功，敵軍為之奪氣。

### 張軍據守情形。

張勳困守南京，聞江浙聯軍大舉進攻，頗為惶恐，日夕與張人駿、鐵良、王有宏、趙會鵬等秘密計議，以自統之江防軍為老營，公〔分〕佈

各要点。赵会鵬巡防营及王有宏淮上軍輔之。九月二十三日〔11月13日〕調江防軍五营赴城外。二十四日調巡防队四营出城。据偵探报告,雨花台駐江防軍二营,富貴山駐一营,獅子山駐二营,清涼山駐一营。各城門除安設野战炮外,俱駐江防兵一哨,借資监护。又偵得張軍除固守城垣外,有步队三营,在土桥口屯駐,每日出巡,抵岔路口为止,另有遊击队时赴麒麟門、堯化門一帶巡邏。別派工程队一营在上方門工作,並有步軍千余名、馬队半队,常出沒于上方鎮一帶,与联軍前哨倒漸接近。是时城內商民渴望民軍早日破城,以解倒悬之厄。旅滬宁人,特轉电总司令迅速进兵,用副民望,当將原电宣佈各軍,以励士气。十月初四日午后七时,偵得張軍确实情况如下:

(一) 紫金山有野炮十七門(系第九鎮炮标运去),聞归京旗第一鎮炮标管帶福下六指揮。又本日午前十时三十分,运最大要塞重炮一門,安置雨花台。

(二) 張勳屯駐重兵地点 甲、堯化門外約三营。乙、朝陽門外約二营。丙、南門外雨花台約二营。

(三) 皇城內之兵力 甲、旗兵約五百人(可以战争,其余未詳)。乙、左路統領楊馨山帶三营。丙、右路統領米占元帶一营(楊米之兵均徐宝山之新軍)。

(四) 距六合三四十里东溝鎮等处,有張勳兵一二哨,又浦口六合之間,有張勳新兵約千余人。又浦口有張勳老兵二营(聞浦口兵有反正之意)。

(五) 南京城外各处並無地雷埋伏。

(六) 太平、神策等門均已用土填塞。

(七) 津浦鐵路于本月初二日依旧交通,現仍售票。

(八) 雨花台要塞炮兵与獅子山要塞炮兵,已互相对調。

### 总司令部移駐龙潭。

初四日下午，派定淞軍、浙軍往襲烏龍、幕府兩山，浙軍主力及蘇軍漸赴戰綫，開戰即在目前，對於軍略上指揮便利起見，总司令部必須即日前進，初四日午後四時，紹楨率同全部人員由高資出發鎮江車站，特派火車輸送官長弁兵，共乘車二輛。薄暮抵龙潭，假龙潭鎮西端一藥舖为总司令部，鎮中商民特派代表歡迎，婦人稚子羣集路側瞻仰軍容，鷄犬無惊，耕耘不輟，民軍有焉。駐龙潭仅一宵，翌晨又出發，在龙潭時發布軍令如下：

軍命令 十月初四日午後七時在龙潭总司令部

(一) 太平門以外無敵人蹤跡。紫金山上有天幕十餘个，兵數未詳，炮十七八門，並安設電綫；又雨花台方面，聞有重炮一二尊，机关炮數尊，淞軍今夜佔領烏龍山。

(二) 浙軍于明日午前拔隊，經东流市向麒麟門，在麒麟門附近宿營。蘇軍之左縱隊于明日午前六時拔隊，經白石場向麒麟門附近停止。淞軍于明日初五日拂曉速佔領幕府山。

(三) 聯軍总司令部于明日移駐麒麟門后方附近。

訓令 附

各縱隊前面側面，格外警戒为要。仙鶴門至堯化門及上方鎮至滄波門道路上，尤須严加警戒。各隊至麒麟門須用前衛佔領各處要點，各隊聯絡万不可失，騎哨不足即以步哨代之。

浙、蘇、淞、鎮各軍司令官

总司令徐

**炮击城內各要點，浙軍始与敵軍交綏，总司令部移至麒麟門督戰。**

我軍既得烏龍、幕府兩山，即于初五起由幕府山开放大炮，向城內北極閣督署、將軍署等各要點轟击，炮声震天，士气大奋。是日浙

軍已經過東流市向麒麟門與敵軍開始戰鬥，蘇軍亦趨上方鎮方面，鎮軍將由下蜀前進。紹楨力主身臨前敵，以勵軍心，是以行營總司令部，決於初五日早八時由龍潭遵陸前進，因馬匹不足，各將佐或乘騎或徒步，行至十二時至湯水鎮暫歇。鎮有小街市，總司令以次，均入市假矮屋進午餐，餐畢再前進，薄暮抵麒麟門，假農家小屋為總司令部，各部人員分居附近草屋，均就地鋪草而宿。所發軍令如下：

軍命令十月初五日午後四時于東流市

(一) 敵人一千余人，于本日正午，由馬羣方向向我軍前進，經浙軍擊退。

(二) 浙軍現已佔領孝陵衛、馬羣一帶高地。

(三) 貴軍想已佔領上方鎮，應速派部隊向雨花台佯攻，牽制敵勢。

(四) 予今晚在麒麟門附近。

蘇軍司令部劉 總司令徐

軍訓令十月初五日午後四時半在麒麟門附近

(一) 貴軍苦戰竟日，大獲勝利，將士奮勇，深堪嘉尚。

(二) 已與鎮軍商妥，撥步隊一標、騎兵二隊、山炮八門前來助攻，准于明日可到。

(三) 已令蘇軍遣派部隊，由上方鎮向雨花台方向佯攻，牽制敵勢。

浙軍司令官朱 總司令徐

軍命令十月初五午後六時半于麒麟門附近

(一) 浙軍于今日佔領紫金山東部，右翼在孝陵衛附近，左翼在紫金山中央。淞軍及浙軍之一部，于今早佔領幕府山。鎮軍于明早，准撥步一標、馬二隊、炮八門前來助攻。

(二) 貴軍于明早由上方鎮經上方門攻擊雨花台，浙軍仍廣續

动作。

(三) 余在麒麟門附近。

苏軍司令官刘      总司令徐

軍命令十月初五日午后六时半于麒麟門附近

(一) 苏軍准予今晚到上方鎮。

(二) 鎮軍准予明日撥步兵一队、炮六門前来助攻。

(三) 貴軍今晚除用战斗前哨外，余均在炮火有效距离以后幕营。上方門至雨花台宜严戒。明早貴軍仍用拂曉攻击法，繼續动作。

(四) 余在麒麟門附近。

訓令附

嗣后进行与半要塞战斗相似。

浙軍司令官朱      总司令徐

軍命令十月初五日午后七时半于麒麟門附近

速派傳令四名至敵处备傳令之用。

浙軍司令官朱      总司令徐

軍命令十月初五日午后七时半于麒麟門附近

(一) 浙軍于本日战胜，佔領紫金山东部，右翼在孝陵衛附近，左翼在紫金山中央。

(二) 貴軍速移軍至麒麟門，以三队速往浙軍支队長处，归其指揮，余到联軍总司令部。

鎮軍管帶王承蔭      总司令徐

軍命令十月初五日午后七时半于麒麟門

(一) 上方門以北，归貴軍警戒，与浙軍战線左翼联络。浙軍左翼：

在牛王庙西二十米达

(二) 警戒兵請即調遣。

## (三) 余在麒麟門。

蘇軍司令官劉 總司令徐

軍命令十月初六日〔11月26日〕午前七時十分于麒麟門

鎮軍葛統帶之一營(缺一隊)開赴浙軍戰綫以南協同動作，望與接洽。

浙軍司令官朱 總司令徐

軍命令十月初六日午前八時于麒麟門

(一) 敵軍有優勢之炮隊，利用夜暗襲擊我炮隊。

(二) 貴軍之炮隊，妥速前進。

鎮軍支隊長 總司令徐

軍命令十月初六日午前六時于聯軍總司令部

(一) 我軍于初四日佔領烏龍山；初五日拂曉佔領幕府山，是日即進據孝陵衛及紫金山之一部。

(二) 我軍之位置略，淞軍及浙軍之一部佔領烏龍、幕府兩山；其次為浙軍佔領孝陵衛及紫金山一部；又其次為貴軍之第一標(缺一營)，現佔領滄波門一帶。

(三) 貴軍之第二標(缺一營)，速至滄波門以南，與上方鎮方面之蘇軍保持聯絡，合力攻擊前進。

(四) 余在佛金衛。按佛金衛在麒麟門南面，是時紹楨正率同司令部各人員前往觀戰也。

鎮軍支隊長 總司令徐

致幕府山官司令、黎統領函 十月初六日上午八時發

此次奪回烏龍、幕府兩山，淞浙各軍及兩台將士異常奮勇，先賞去賞銀五千兩，分別犒勞，隨後再加重賞，請貴司令、貴統領即行查收分發宣慰各將士為要。

總司令徐紹楨啟

又致幕府山官司令、黎統領函 十月初六日下午六時發

本日聯軍攻擊南京，得貴台轟炮協助，足寒敵胆，聞已放二三十炮之多。所有駐貴台之官長、目兵奮勇異常，深堪嘉尚。現在聯軍已將城外敵人殲滅殆盡，大約不久即可入城。恐我軍入城之時，貴台未及周知，仍行轟擊恐滋貽誤，不免誤傷；又轟擊目標，如或瞄準不確誤傷居民，亦屬不當，用特函告台端，務希于此數節，特別注意為荷。

總司令徐紹楨啟

**浙軍連戰皆捷，斃敵帥王有宏，軍聲益振。**

初五日浙軍先鋒隊，自麒麟門前進，午前七時進攻馬羣高地，張軍蜂擁來扑，胡令宣之徐州防營為第一綫；王有宏之新軍防營為第二綫；趙會鵬之寧防營為第三綫；張勳自率江防營為第四綫，約共七八千人。十二時戰鬥開始，浙軍遊擊隊先佔馬羣高地，炮隊前列施猛烈之射擊，步隊兩營展開左右翼，至距離五百密達許，步隊行躍進法漸漸近敵。支隊長朱瑞指揮目兵，奮死力戰，猛進射擊，相持數小時。敵軍紛紛潰退，至離城六七里，均避匿民房中，我軍分路追擊搜捕。午後二時，進佔孝陵衛一帶高地。是役擊斃敵軍統領王有宏，斃敵兵千余名，俘虜數百名。初六日拂曉五時，張勳親率奮勇隊四千人、旗兵一千余人襲攻民軍。浙軍原在野地露營，前哨布置，警備甚嚴，一聞敵警，即整隊迎戰。至日中，敵軍數百人自五顆松右方突襲炮兵陣地，刼奪數炮，曳繩而奔，我軍開炮擊之，步兵亦奮力救援，將炮奪回。並乘勢奮擊，戰綫擴張至四千密達。自晨至夕，戰鬥益激烈，朱支隊長親身迎敵，發沖鋒口令，人馬有潮湧山崩之勢。敵兵不支，自相踐踏而死者，不計其數，殘余之眾，漸退入城。浙軍奮勇襲追，直至城下，距朝陽門一千密達，門外悉為我軍佔領。

敵軍冒充蘇軍，接近我軍，槍斃浙軍多人，總司令部憲兵排長李錦彪死之，顧問史久光失陷敵中。

初六日，浙軍在朝陽門外與敵軍開戰，至為激烈，敵軍紛紛潰散，死傷極多。紹楨率同參謀顧問等員，前往四顆松高地觀戰，突有浙軍前來報告，謂在洪武門外一帶遭遇蘇軍，向浙軍攻擊，致被傷斃多人，請速傳令禁止。紹楨駭甚，當即繕發命令，遣派傳騎通知蘇軍勿得誤會；一面偕顧問史久光及憲兵排長一員、憲兵二名親往探視，同行者有西報觀戰訪員一人。行未數里，又遇浙軍參謀某君前來報告，形色極為張皇，謂浙軍已為蘇軍傷斃一二百人，並有管帶一人受傷，請即速發命令禁止；另請發紅旗數面分給各友軍，特為標識，以免再有誤會。紹楨謂所遇者決非蘇軍，必為敵軍冒充無疑，然亦只得姑准該參謀所請，飭辦紅旗，親繕命令，飛騎傳達。忽又據探報：滄波門附近有敵軍分兩路前來，勢將包圍總司令部，請速回本部防守。是時史久光及憲兵排長等，已超越前進，不見蹤影。紹楨乃獨回本部布置，適值各部人員，均分担任務外出，但見警備隊長楊炎昌、副長周應時在部，警備隊僅有一百余人、槍四十余枝，此外並無一兵，情形頗為危險。不得已，紹楨即派該兩隊長分帶所部，向滄波門大路展開，徒手者與持槍者相間遙列，緩緩射擊，以張疑兵，而期敵軍之驚退。未几敵軍果四散，毫無蹤迹，復得確切報告，實系已潰敗之敵軍，約有二隊之數，在滄波門附近狂竄。浙軍不察，認為友軍，致有小挫，憲兵排長李錦彪亦與相值，即時陣亡，由憲兵戴光茂將屍體奪回。顧問史久光則為敵軍捕去，陷敵中多日，城將破，始得回部。

### 蘇軍驅逐上方門一帶敵蹤，連戰皆捷。

敵軍主力悉集于孝陵方面，並派隊在南門外上方門一帶工作，出沒于解溪鎮、上方鎮等處，以梗我軍進路。蘇軍司令劉之潔初五日先派兵赴解溪鎮，驅逐敵人，疏通後路。初六日據偵探報告：上方鎮有敵步兵三百余名、馬隊一隊，自堅固壘至高橋門一帶沿途敵軍，有二

千余人节节阻梗。刘司令即亲率大队,于上午七时半由濶化鎮进攻,八时四十分抵上方鎮,与敌军遭遇,轉战而前,猛烈射击,敌军伤亡甚多。下午五时抵高桥、龙桥前三百密达地宿营。初七日[27日]拂晓,复奋勇进攻,將前路敌军驅逐淨尽,进据七甕桥,左一縱队亦于是时佔領上方門。至是苏軍与浙軍,遙成犄角之势。

### 联軍第一次实行总攻击,未克收效。

初八日[28日]晨,总司令部大集各軍將校,會議进攻方略,午后六时,發布訓令如下:

(一)各軍队确遵今早會議,实行总攻击,以冀达到目的。

(二)今夜进攻,如炸葯力不足,未能进城,各軍队仍退回原处,改日再举。

(三)各軍队随时將敌兵誘出城外,痛加剿洗。

是日总司令又發布总攻击計劃,区分各路攻城軍队如下:

(一)金川門方面:淞軍六百人、鎮軍浙軍共一营。

(二)朝陽門方面:浙軍步队五营(炮十二門)、馬队一中队、工兵一队、鎮軍三营(炮八門)。

(三)南門方面:苏軍四营(炮六門)、馬队二队。

(四)預备队:淞軍三营、江陰軍步队二营、工程兵一队。

鎮浙二軍,均駐朝陽門外,敌军連日閉城固守,城楼上密架机关炮,間以炸彈,佈置極严。我軍炮台司令,迭据偵諜报告,神策門一带敌兵空虛,总司令得报,乃立遣鎮軍移师前往,与要塞兵卒协助进攻,並飭苏軍,亦自上方門进攻雨花台等处,茲述三軍狀況如下:

(一)浙軍攻朝陽門情形:初九日午前二时,浙軍組織攻城队,以炸葯轟城,城上机关炮及城內富貴山炮台,猛烈射击,並擲放炸彈数十次。浙軍冒死冲突,不克入城,天明乃全师退回原地。

(二)鎮軍移紮神策門情形：初八夜各軍攻城既未得手，初九日晚六時，鎮軍明羽林、葛應龍二統帶，又奉總司令命令，由朝陽門率領地雷隊，向神策門前進。五時半集合近皋橋，安置地雷，預備攻城，該軍炮馬二隊，亦由堯化門來會師。

(三)蘇軍進規雨花台情形：蘇軍於初九日上午二時，自高橋門出發，進攻雨花台，敵軍機關炮炸彈齊發，雜以地雷，悉力抗御，黎明仍退回原地屯紮。

其攻擊洪武門、通濟門軍隊，因炸藥運到，已過初八夜預定攻擊時間，未克實施。

### 總司令部移駐馬群。

初八日既發布各軍聯合攻城命令，准於本日夜十二時，開始實行。十二時後，總司令部由麒麟門移紮馬群，會議畢，各軍司令紛散，各督飭所部進攻。紹楨派經理部長陳懋修分配攻城炸藥，馳送各軍。入暮各部人員，均飽餐準備出發。夜一時許，總司令以次，或乘騎，或徒步，抄小道前進，所經行即連日浙軍與敵開戰之地点，概不張燈，以避敵軍偵探。其時月黑風高，几不辨方向，多有失足踐踏泥淖中者。愈行愈聞槍聲接近，遙見朝陽門內外火光甚熾。將拂曉，抵馬群，假董華姓宅為總司令部，各將佐圍坐一室，靜待捷報，突聞極巨大之炸裂聲，疑為城門已轟破，各參謀亟出外立高地視察，槍聲已息。但見城內火光熊熊，愈決定為城破之佳兆。正擬整備入城，而所派偵諜已先後回部，謂城內起火甚確，但城實未破，巨大之聲系守城敵軍所拋放之炸藥。是夜敵軍在朝陽門城頭用機關炮向城下射擊，隆隆之聲，竟夜未息，敵軍耗去子彈無算，我軍固未傷一人也。

### 鎮浙各軍力攻天堡城，克之。

我軍屢圖攻城，然一近城垣，則天堡城之炮即下擊，使我軍不能

肉搏进攻。天堡城者，位置于朝陽門外鍾山之半腰，上筑要塞，既高且峻。敵軍以堅強之兵力，憑險死守，接電話于城內以通聲氣。我軍若不奪取此地，南京不可得而下也。紹楨因飭鎮浙兩軍，附以洪承點之滬軍協助进攻，期于必得。初十日〔11月30日〕下午鎮軍第二標及浙軍二隊、滬軍義勇隊直逼鍾山之麓，攀藤附葛，猛力冲鋒，守兵開炮轟击，我軍奮勇向前。守台官招展白旗示投降意，鎮軍管帶楊韻珂信之，止我軍射击，甫上至山半，守兵忽放排槍，楊管帶立時陣亡。我軍憤極，無不冒死入火綫，蜂拥直上，死傷枕籍，無一落后者，相持至十一日早六時遂佔領天堡城全部。是役共斃敵軍守將一員、官長十數員、守兵七百餘名，我軍陣亡管帶一員、隊官二員、排長一員、兵士一百六十餘名。自是城外無一敵軍之影，我軍居高臨下，俯瞰全城，見城內烟火全熄，敵軍亦寥寥無几，知大功將次告成矣。

### 第二次筹备总攻击，未及实施，宁城已破。

聯軍于初八夜合力攻城，因种种原因未达目的，敵人堅守城垣，已成為半永久之要塞戰。紹楨再與各軍將校會議，決計聯合进攻。特于初十日發布命令，分定攻城任务如下：

（一）蘇軍有佔領自雨花台至通濟門及洪武門左右各要地，並攻入通濟門之任务。

（二）浙軍有佔領自紫金山南麓至洪武門各要点及攻入朝陽門之任务。

（三）鎮軍有佔領自紫金及太平門至神策門，並攻入該城門之任务。

（四）淞軍有掩护烏龍山、幕府山攻击仪鳳門之任务。

（五）滬軍有輔佐鎮淞兩軍相機攻入神策門、仪鳳門之任务。

（六）江陰軍隊有輔助蘇軍攻击雨花台、通濟門之任务。

(七)各軍支隊長應照所担任务,用种种手段,求达到目的。

(八)总攻击日期須从总司令部頒定,惟时时小攻击可由支隊長决心。初十日傳令各軍,分組炸藥、梯緣、地雷、敢死各队,用种种設施廣續动作。俟总攻击时期确定后,各軍主力前进适当地点,猛力攻城。若炸藥队或地雷目的达到时,各軍立即由缺口冲鋒而入。述当日总司令預定方法如下:

一、炸藥队鎮浙兩軍各組炸藥队一队,队分三組,每組工兵十人,助手酌派。以第一組实行破坏作業,以第二三組作为預备,如第一組作業为敌所阻,則第二三組当廣續作業,以期奏功。

二、地雷队各軍各組地雷队一队,無工兵之軍,可由浙軍撥用,其組織法与炸藥队略同。

三、兩队之作業 兩队实行作業以前須預备要件:(甲)偵察道路。(乙)选定破坏点。(丙)預定作業場。(丁)計劃破坏方法。

迨实行时,另由各軍分派小部队掩护或声援,以便作業。

四、梯緣队 各軍各組梯队一队,均百人,于定期攻城时,協力緣登。迨一經緣上,即速赴該軍專任城附近攻击,用炸藥惊扰敌兵,迎入我軍。

五、敢死队 各軍实行攻城时須另組敢死队,确定有生入無生还之决心。

**張勳派胡令宣偕史久光至苏軍議和,又請駐宁美領事赴鎮軍議降款,却之。**

联軍总司令部顧問史久光失陷敌中,归敌軍統領胡令宣看管,礼遇既优,保护尤至。令宣久統旧軍,为人明白曉事。十一日〔12月1日〕我軍既尽消灭城外敌蹤,复夺得天堡城要塞,張勳知事不可为,遣令宣偕史久光出南門,手执白旗,臂纏白布,逕投苏軍司令部謁見刘

統領之潔，陈述意見，要求和約四條如下：

- (一)不傷人民生命財產。
- (二)不殺城內駐防旗人。
- (三)張人駿、鉄良二人准其北上。
- (四)張勳所部營隊，准其帶領他去。

之潔謂：第一條本民軍宗旨，二三兩條亦尙可从權核辦，至第四條實万難允許。因邀令宣、久光同赴馬羣晉見總司令，面商辦法，總司令以次，見久光獲慶生還，無不鼓掌歡躍。是時林述庆亦由堯化門策騎來部，緣張勳同時商請駐寧美領事出太平門至堯化門鎮軍屯紮處，面見述庆，代議和款。述庆首辟其講和二字，謂勝負既分，言降則可，言和則不可，譯員答稱：“實系請降，頃間誤譯和字。”及議降款，略如令宣要求四項。述庆不允，轉向要約數事：一、張勳所部並旗人一律繳械。二、張勳在寧所掠公款八十餘万須全部繳出。三、來降后，准張勳認住一宅，由民軍派兵監護，至所求不殺降一節，本民軍宗旨，自可照允。美領事允為轉達而去。述庆乃持蒞總司令部詳細報告，總司令深然之。因严却令宣所倡之和約，而另提四條令其還報。一、張勳暫拘，俟臨時政府成立再議。二、張勳所部兵士徒手出城。三、槍械武裝置小營操場，民軍派員点收。四、張勳搜括庫款八十万繳出充餉。明午十二時如無滿意之答复，立用重炮轟城。勳置之不答，入夜收合殘兵，由南門出亡。

### 聯軍整隊入城。

十二日〔12月2日〕上午六時得諜報，張勳已率敗殘軍隊于十一夜潛出南門，走大勝關一帶渡江赴浦口，張人駿、鉄良亦倉皇出走。是早蘇軍即佔領雨花台攻入南門，同時鎮軍攻入太平門，淞滬軍攻入儀鳳門。總司令部于十二日午后二時三十分亦由馬羣開拔入城，特發

命令如下：

軍命令十二日下午二時二十分自馬羣發

(一)蘇軍現已佔領雨花台攻入南門，鎮軍已攻入太平門，張勳已率潰兵逃往大勝關。

(二)浙軍全數及鎮蘇之各一部速即入城。蘇軍分派步炮隊仍固守雨花台。鎮軍分派步炮隊仍固守天堡城。洪軍步炮全部速渡浦口，追躡敵縱。黎軍仍助守幕府山及烏龍山兩炮台。

(三)幕府山、烏龍山兩炮台仍責成官司令固守（與黎軍妥商辦理）。

(四)以警備隊步兵一隊仍留守馬羣輜重。

關於入城後應注意之要點及各種布置，總司令籌備本極完善，惜入城以後，間有未能實行者，以致發生蘇良弼、崔煥等偶爾搶劫伏誅之事，茲仍記其規畫大概如下：

一、指示情報所得敵軍安設地雷之處，以免誤踐。

一、不准擅殺無辜並搶奪人民財物。

一、城內尚有探訪、偵緝各隊，形似張軍，務宜識別。

一、對於外人嚴行保護。

一、入城後應佔領之場所及各部隊分任之區域如下：

(甲)儀鳳門二隊 漢西門一隊 水西門一隊 水西門水關一棚  
聚寶門二隊 通濟門一排 洪武門一排 朝陽門一隊 太平門一隊  
神策門一排 豐潤門一排 金川門(即鐵道門)一排

(乙)督署步隊一營 藩署一棚 糧道署半棚 巡道署半棚 長江水師庫半棚 造幣廠一排 城外製造局一隊 軍械局一棚 龍蟠里火藥庫半棚 南門外火藥局一排 北極閣后火藥庫半棚 草場岡火藥庫半棚 諮議局半棚 巡警局一排 北極閣炮一隊 德律風總局一棚 電報局二棚 獅子山步一隊 富貴山步炮各一隊

清涼山步一排 鐘鼓楼日本領事署半排 四牌樓英領事署半排  
三牌樓美領事署半排 三牌樓德領事署半排

(丙)城內巡邏隊,由鎮軍撥步隊兩營,分二十四路巡查,並征發馬匹,速分編馬隊,安撫百姓。

總司令部人員,自馬羣出發,或乘騎,或徒步,有警備隊持槍擁護本可直入朝陽門,因聞朝陽門內地雷頗多,經過孝陵衛,即改道緣城牆邊小路西行,沿途見敵軍屍骸徧地,殊堪慘目。迤邐上大道,入太平門,曾經敵軍用土石堵塞,由鎮軍攻開城門半扇,僅能魚貫而入,守城防軍,拱立道旁,舉手致敬,直入督署,總司令駐節于二堂后之正宅,時已午後六時,居民安堵,歡聲雷動,官紳商學各界,次第來謁,總司令俱接見,優詞安撫。是日林述庆上午即入城,自住于督署花園大洋房內,所部鎮軍分佔各房屋,俱滿。總司令部后到,各部人員几無立足之地,百端扰攘之中,總司令首下嚴切命令,如有持督署內一草一木出門者,立照軍法從事,並派警備隊分守各門,監視出入。是晚派員馳赴各軍慰勞,特發通報,徧傳各軍知照,其文曰:連日苦戰,各將校兵異常勞瘁,本總司令極深軫念,本擬親臨各軍宣慰,所有聯軍官兵,均應從優獎勵,現已馳電蘇州,籌匯巨款來寧,以便分別給賞,各軍司令官,仍即查明所屬最為出力官兵,報告本總司令核辦,是為至要。

總司令發告捷通電曰:聯軍苦戰七晝夜,昨經鎮、滬、浙諸軍,攻奪天堡城要地,賊兵已喪胆,請人調和,本日復經蘇軍佔領雨花台,攻入南門,又鎮軍攻入太平門,已將南京省城克復,民軍陸續入城,即刻安民,詳情續報,此皆羣策羣力所致,植實無絲毫之力,善后事務極繁,務求諸公推舉都督,以圖長治久安,俾植潛身歸隱,沒齒銘感。植文印。各處賀電紛至,茲不錄。十三日〔12月3日〕復得上海都督復電曰:南京聯軍總司令徐鑒:文電悉。我公功成身退,高義可風,惟鄂

難正熾，北虜尤惡，尙非大君子潔身獨善之時，此間已公推程雪老〔程德全〕移駐江寧，爲江蘇都督，並推林公〔林述慶〕爲出征臨淮總司令，東南要人本黨英俊，共表同情，雪老今日赴寧，北征尤爲重要，大局安寧，必資偉畫，惟爲國自玉，不盡欲言。滬軍都督陳元印。

林述慶于十二日城甫破，即自住督署，自稱江寧都督，署內全駐鎮軍，不許總司令部之警備隊入署，本部人員，几無宿所。十三日總司令即飭將本部，立遷往諮議局屯駐。

規定善後應辦事宜：

(一)各軍預行演習觀兵式定十五日〔12月5日〕舉行。

編制 浙蘇軍各步隊一標、馬隊一隊、浙軍炮隊二隊、蘇軍工程隊一隊，以馬炮步工爲序，分列行進。

辦法 由總司令部遣將校團中下級官各二名，于十四日〔12月4日〕午前偵察地點，務在宿營地附近一帶，午後七時商妥，通告各支隊，翌早九時實行。

(二)梭巡隊規定及編制

規定 用蘇軍步隊二隊分路梭巡。

編制 一隊日間梭巡，一隊夜間梭巡。（日間自午前六時半起，至午後六時半止；夜間自午後六時半起，至翌早六時半止）。

辦法 梭巡隊長，由蘇軍支隊長派定。交代時間及梭巡區域，由梭巡隊長指定。

(三)知照舊營，十五日午前七時半赴觀兵式地點閱操，翌日即開始訓練，由本部酌定將校團中級官，每一營一名，監助實行，每日至少以三小時爲限。

(四)舊營編制，均參照新軍改定名目，分別給與照會及委任狀。

(五)派將校團內工兵下級官二名，查報各城門實狀，破壞之處，即時派人修理。

(六)知照聯軍各支隊及練軍營警備隊海軍陸戰隊等隊長，迅速宣布簡明軍律。

### 成立南京憲兵司令部。

各軍林立，紀律不一，爰集合各軍領袖，會議所以整飭之方，僉謂宜速設憲兵部，以統肅軍風紀，公舉參次茅迺封為南京憲兵總司令，即日成立司令部。並抽調各軍之優秀士兵，暫充臨時憲兵，分班巡察城市，嚴禁士兵無故不得持械外出，各軍肅然，閭閻安堵。

### 江浙聯軍撤消改設衛戍總督。

南京既下，武漢亦停戰，各省紛紛獨立，北軍亦有電請清帝退位之舉，形勢險惡，乃有南北議和之舉，大局粗定。總機關部遂議將江浙聯軍取消，改設衛戍總督，仍以徐紹楨為總督，駐南京。各軍有復員回其本省者，鎮軍都督府撤消，別組北伐軍而以林述慶統之，以備萬一。（下卷）

## 附 記

此記自九鎮起義至聯軍撤消為止，僅僅數十日之光復南京事實，實為近代最重要之史料，原為先兄春台〔茅乃登〕創稿，先兄服務九鎮有年，而又為聯軍總部之秘書長，見聞比較精確。編者同在軍中任作戰工作，凡所記均經目睹，惟原稿為了當時人事關係，既未完成，棄置書堆經數十年，雖經兵燹，幸尚存在。近有友人搜集近代史料，勸續成之，爰略為修飾，以備史家之參考云爾。1955年12月漢台〔茅迺封〕識

# 粵省辛亥革命回憶錄

鍾德貽

編者按：本文記述了自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作者親身經歷的幾件事實。使我們知道廣東在辛亥革命時，革命軍內部複雜，領導人意見又不一致，發生了互相傾軋的現象。如一九一二年解散民軍以及胡漢民與陳炯明不合作等事件，對於廣東影響很大，以致革命政權為袁世凱所篡奪。

作者曾任陳炯明部下的師長，常參與軍事策劃，所記有關陳炯明事蹟，當可靠。惟本文僅是作者一個人見聞的記錄，為了全面的研究廣東辛亥革命情況，還須要廣泛搜集有關資料。本刊希望參與或知道廣東辛亥革命史實的讀者，各就所知把廣東省當時各方面的真實情況都介紹出來，以供歷史工作者參考。

## 一九一一年粵省反正記

當清朝末造，政治腐敗，武備廢弛，瓜分之說遍於全國，有志之士引為隱憂。廣州為華南重鎮，商民經商海外甚眾，每多感受帝國主義之壓迫，愛國觀念油然而生。自廣州新軍庚戌（1910）舉義後，人民對革命意義更加清楚，革命思想也更加提高。其激盪之宏，影響之鉅，鼓舞了全國革命愛國的人士。海外華僑尤為踊躍，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遂繼而有辛亥三月二十九〔4月27日〕之役。

八月十九〔10月10日〕武昌陸軍舉義，各省響應推翻帝制，民國予以告成。當廣州得武昌陸軍舉義消息後，人心躍躍欲動，其時粵吏為恢復新軍，業經派員分赴各屬征兵，陸續抵省。庚戌新軍舉義的潰散

及遣散各士兵,均應征來省編補新軍,已編成一個混成協。有步兵第一、第二、第三等標,炮兵一標有第一、第二、第三等營,及工程營一營,輜重營一營,另設有騎兵教練所及騎兵一隊,為訓練下級干部起見,仍設立學兵營,統計新軍人數凡及萬人,聲勢壯大,又為人心所愛戴,確有左右粵局之勢。清廷為編配陸軍,順序編定廣東新軍為陸軍第二十五鎮,任命龍濟光為陸軍第二十五鎮統制官,因尚欠缺步兵一標,故未就職。龍濟光為從速編成陸軍第二十五鎮,也派員赴滇省募兵,其用意是須編有心腹可靠的部隊,否則恐難統馭,不便指揮,是以遲未就職。當時廣東新軍混成協全部駐地,除步兵第三標各營駐防高州外,步兵第一標各營、炮兵一標各營、工程營、輜重營、騎兵隊、騎兵教練所等,均駐廣州東北郊燕塘,步兵第二標各營及學兵營均駐廣州北較場,第二標內分一營駐香山县(即中山縣),又分一營駐粵北花縣及從化縣。

粵吏對新軍始終疑懼,又以全省人心已變,咸趨向革命,廣州文瀾書院各大紳、省諮議局各議員代表民意,要請粵吏張鳴岐、李準等允許獨立以維治安。張鳴岐、李準正以武昌陸軍舉義後,久未得到清廷電訊,未悉北京情況若何,深懷疑懼;又以各屬革命軍紛起無法應付,而駐廣州新軍兵力雄厚,為所威懾。欲效庚戌前故技,消耗新軍子彈及騙取槍機,事實上已不可能,一旦爆發實難抵禦;又以人心所趨不得不允許定於九月初八日〔10月29日〕舉義獨立。此時新軍內部已準備一切,其旗幟稱為國民軍,由新軍混成協統蔣尊簋組織廣東軍政府,主持辦理。詎料尚未屆期,粵吏張鳴岐、李準等忽接清廷電告,以京安並着維持地方,張李等即遽推翻前議不准獨立,違即嚴辦。

全省人心正深激憤,未幾駐香山县的新軍已舉義反正了,並與該地革命軍聯合起來準備率隊返省,驅逐清吏。駐粵北花縣、從化縣的新軍也舉義反正,聯合該地徐維揚等革命軍,佔領石井兵工廠;駐高

州南路的新軍，也与該地革命軍联合举义反正；駐广州新軍全部也准备举义反正，待机而动。其他各地革命軍也紛紛举义反正。陆蘭清、陆領等在清远、三水等县屬蘆苞、河口、西南各地举义反正；李福林在揭南市桥等地举义反正；东江方面东莞、增城各县屬地方革命軍均举义反正。陈炯明率軍，攻克惠州府县兩城，收編巡防营洪兆麟、刘越等部，屹峙东江威逼省垣，广州一隅势成孤立，四面楚歌。而且粵吏所掌握的巡防营士兵，龙济光所部及所新募的滇軍，軍心也变。广州清吏已举止失措無法支持了。而文瀾書院各大紳、省諮議局各議員又复重申前請，粵吏已知不能再拥护清廷，違反人心，为革命的罪人，只得允許再定期于农曆九月十九日〔11月9日〕举义独立。屆期前一日粵吏張鳴岐、李準等，即毅然决心离粵，粵省即于九月十九日宣佈举义反正。由新軍混成協統蔣尊簋在广州大东門外諮議局旧址，組設广东省軍政府，主持办理，紛調新軍入城維持治安。

当反正时藩庫空虛，毫無存款，正深焦急，幸获由港匯来叁拾万元，借資应支。翌日駐省巡防营士兵数营集合东較場，派代表赴軍政府表示拥护服从，並請發給伙食。軍政府即予以獎勵慰劳，發給每营士兵伙食費各一月，派新軍炮队第一营督队官鍾德貽当时守护軍政府偕同該巡防营代表到东較場，向各官兵講話，告知此次粵省举义反正的意义，勉励各官兵恪守軍紀，維持地方。各官兵異常欢慰，繼以掌声，旋各整队回营，鍾亦回軍政府报告。过了数日詹大悲由港来省，也派鍾率队迎护到軍政府，已悉革命党人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旋再推举黃士龙为参都督蔣尊簋知負責有人已怀去志。

农曆十月初旬，胡汉民即由港来省接任都督並迁入城内旧兩广总督署，組設广东都督府。陈炯明亦由惠率軍来省，在軍政府旧址組設广东北伐軍总司令部，組織北伐軍繼續出發。嗣以和議告成中止出發，旋將北伐軍总司令部改組为广东陸軍軍司令部，也迁入城内兩广

將練公所旧址（今中山紀念堂）。扩編陸軍为兩師一旅及衛隊一團（初仍称鎮后改師），積極訓練並組設广东全省總綏處，辦理地方綏靖事宜，这是粵省舉义反正的經過情形。

## 一九一二年粵省解散民軍經過

粵省反正后各屬民軍三五成羣，或二三十人成隊紛紛入城，凡屬旧日衙署局所、祠堂、廟宇以及空屋空舖均被佔駐。各民軍名目繁多，有万字營順軍福軍、領字營、康字營、石字營，蘭軍敢死隊及其他三五營的民軍小統領不可勝計，傳說有拾余万之众。其原因由于临时都督蔣尊簋時間短促，已具去思，無心整理；胡漢民都督为一文人，所屬也缺乏軍事人材；陸軍兵权又为副都督陳炯明所握，也無法整理。而陳炯明也不敢越权整理，以致民軍放縱日甚一日，几致不可收拾。其逼款手段也非常厉害，令人难堪，胡漢民几無法应付。

有一次鍾德貽因事到都督府見胡漢民，由天平街總綏靖處过天桥去都督府，到了樓上參議厅会客室牆角，从窗外望見会客室內胡漢民及另一人在座，原来另一人是敢死隊統領譚瀛向胡都督逼款，因他逼得厉害，未便进入。听見譚說：“我今無款不能回去，橫直是死，不如我兩人一齐死了罢。”拉出手槍拍的一声放在茶几棹上，胡即接口說：“我簽字照發給你到軍需課去領，有款無款我不敢決。”譚拿了条子就走，撞見鍾笑說：“我向都督領款，已批准了。”即往軍需課走去。这样的强逼款項，其他各民軍統領也可想而知。

胡突有难于应付之势，又因事須赴香港轉滬，旋于三月間赴港，由陳炯明代理都督。陳对民軍亦極感困难，改編解散均不容易，苦無善法，适接虎門要塞来电报告，虎門炮台截留軍械一船，是由日本船运来村田步槍万余枝，並有子彈，据說是由胡都督代民軍各統領購買，应否放行請复示。陳炯明接电后，恐这帮槍械到了民軍手上，即复电不

能放行，候都督府派兵押运来省。但此事已为各民軍所知，紛来詢問。陈炯明知無法隱瞞，只得召集各民軍統領来都督府会商办法，以資应付。到有陆蘭清、楊万夫、周康、陆領、李福林、石錦泉、严經一、王和順等多人，陈炯明即將虎門炮台，截留日本船运来軍械一帮事宣佈，並詢問是否由胡都督手代各統領向日本三井洋行購買？各民軍統領均說是的。陈說：都督府經出佈告，禁止私購槍械，这帮槍械应由都督府派兵押运来省，暫由都督府保管，再由各統領向都督府具領，以資划一，而免一般商民疑惑。各統領均認為办法極好，議決通过遵照。

各民軍統領均散去，出都督府，独有石錦泉未去，仍留厅中。陈炯明因事回到會議厅打電話，見石錦泉未走頗以為異，石竟盛气对陈說：“这帮槍械是我們民軍統領購買的，应当由我們各統領派兵运回，平均分派才是合理，不关都督府的事，今由都督府运回保管，又要我們各統領具領由都督府核准，这样專制我是不服的。”陈即答曰：“这是已經議決的办法，不用多講了。”石即起身下楼並大声曰：我回去即派兵赴虎門起槍，我不理議決不議決，就急下楼走了。鍾德貽适去見陈炯明，陈即着鍾追他回来，可是石錦泉已出了都督府，追不到了，鍾即据实告知，陈怒不可遏，然亦無法。

到了下午五点余鐘，石竟來電話說：“他已帶兵赴虎門起槍了。”陈炯明接到電話，焦急万分，即召集師長鍾鼎基、苏慎初等來府妥商应付办法，陈以石錦泉这样目無都督府，將來各民軍統領紛紛效尤，这可不得了，繼說必須追他回来，分別懲办方可。現据巡艦报告，石錦泉帶百余人，有携槍的，也有沒槍的，乘坐木船数艘，用小火輪拖帶前往，儘可追回。即派旅長魏邦平率帶工程营乘坐宝璧兵艦，及装备有鉄板、机槍、格林炮火輪、巡艦三艘，拖帶木船数艘立即开船往追，到了上下橫档炮台附近，已經追及了。魏即乘宝璧兵艦越过石錦泉兵

船, 其余巡艦兵船也相繼前进, 將石部兵船包圍, 並派一部兵士登陸候命伏击, 魏即着人对石說: “都督派魏旅長来, 請石統領到宝璧艦商談。”石竟自恃民軍勢大, 且与陈同乡言語相通, 当不致有意外, 昂然帶兵士数人上艦晤魏。到了船艙, 魏已准备好了, 即將石扣留, 所帶三数名兵士也被繳槍了。石部兵船竟开槍射击, 宝璧艦有鉄板、机槍、格林炮, 有陸軍猛烈回击, 其他巡艦各陸軍及登陸的各兵士也紛紛向石部兵船猛击, 不一会石部兵船民軍已不能支, 击斃的击斃, 跳水的跳水, 自願繳槍。魏即將石部民軍完全繳了槍, 計共六十余枝, 並即用無線电报告都督府。陈同鍾苏師長等仍在都督府等候消息, 陈接电后, 即复魏电, 立即押解回省, 並着鍾苏准备派兵解散石部民軍。

到了天未大亮, 約四点余鐘, 魏已將石押解回到都督府, 在楼下看守, 石大肆咆哮。魏即上楼見陈炯明及鍾苏兩師長等, 报告上述經過情形, 当时尚未决定办法, 如將他押候办理, 到了天明各民軍統領聞知, 必来取保如何应付; 如將他釋放, 他們必將联合对付都督府, 遇事羣起作难, 且亦为他們所輕視。而且这槍械解决办法, 也不容易, 尚未决定办法, 陈炯明即起身出厅, 鍾德貽覺得奇異, 即暗随着他, 見陈着护弁請收發来, 他即入办公室去。鍾候收發来到, 即同入办公室見陈, 他已拟好槍斃石錦泉佈告了, 陈对鍾說: “非这样严办不能解决。”並着收發立即繕好盖印送来, 陈即复回厅告知鍾苏等師旅長, 必須槍斃石錦泉理由及办法, 並着鍾苏立即派兵前往东較場及大佛寺附近等处解散石部民軍, 不要待天明。果然石部民軍尚在夢中, 毫無抵抗就完全繳槍了, 計共繳槍八十余枝, 詢悉石部前經派队百余人, 不知多少槍, 往东江博罗县各乡搜繳槍械, 石部民軍号称十三营之众, 先后仅繳到壹佰五十余枝槍。

陈炯明接到收發繕好佈告, 即着在都督府照壁張貼(当时都督府尚未改建), 並即着軍隊將石錦泉牽出在照壁下槍決。到了天明各民

軍見了佈告，咸大驚駭，均目陳炯明為專制魔王，有激憤的，也有畏懼的，激憤的人擬聯合各民軍抵抗都督府，畏懼的人就對都督府服從。陳炯明也對民軍存着解散的決心，這是粵省解散民軍的起因。

當陳炯明組設廣東陸軍軍司令部時，即規定每日派陸軍巡查街道，以資維持市面治安，各民軍統領已有所不滿，嘖有繁言。有一次陸軍巡查隊到了東堤，該處為王和順民軍駐地，王和順為民軍六大統領之一，最為強悍的人，竟將陸軍巡查隊截留，不予放行。經該巡查隊長電告都督府，由陳炯明電請王和順放行，王亦依照放行。可是他隨即派參謀陸梅及鄧某二人到都督府見陳炯明，陸梅即對陳說：“王統領着我来告知都督，以後順軍駐地，不必派陸軍巡查，一切治安順軍自當負責”等語。陳為之愕然，正想將派陸軍巡查市面理由向他曉諭一番，俾他了解，不料他說畢即辭退急下樓去了。陳在激怒之下搖搖頭而已。

隔了一星期後，陸軍巡查隊又發生事故，這次巡查隊為一排人，巡到大南門外海味街，又為順軍截留，不准通過。該隊長很勇敢，他一面打電話後，一面着各士兵上刺刀實彈，準備強行通過，各士兵亦極為激憤，等了許久仍未有消息，該隊長假意往再打電話，見後面街口亦為民軍把守，即回來密告各士兵實行衝出，不能給他繳槍。將各士兵分作三隊，每隔十餘步銜接前進，由該排隊長率隊當先，一聲口令，各士兵均雙手持槍扳機，作衝鋒恣態，分散兩邊，順序衝出。有敢抗阻的即予開槍掃射，近則刺殺。把守街口的民軍不意陸軍忽然衝到，且見來勢兇猛，咸為驚愕倒退，讓路通過。該隊長到了街口，即派士兵把守，掩護續進的後隊，不一會就完全通過了，該排隊長即整隊回營報告。當陳炯明接到巡查隊又被順軍截留電告，即電順軍統領部放行，詎該部竟復電統領不在部，俟回來再說。陳大為震怒，立即召集各師旅長到府密商，各師旅長陸續到達，即接報告該巡查隊已強行

冲出回營了，陳即着該隊長來府面詢情形，詢悉後更為震怒。不料王和順又派陸梅及鄧某到府，陳盛怒之下責備他們不應迭次截留陸軍巡查隊。陸竟反駁陳以前次已告知順軍防地不要派陸軍巡查，錯在都督府，如再有這樣的事發生被繳了槍，也是都督府負責，說畢，即告退出都督府去了。陳本擬將他扣留，但以軍事尚未準備，恐發生事變，只得隱忍；而陳已下決心解散王和順民軍。

陳炯明與鍾蘇等密商解散順軍辦法，佈置軍事決定分路包圍繳槍解散，以一路由東較場繞出東堤，圍攻王和順民軍主力，並佔領該統領部，以便解決該部民軍。王和順嘗宣稱該部民軍，如何精銳，收編有巡防營兵士若干，龍濟光滇軍若干等等，為慎重計此路配備相當兵力，並集中一團精兵，屯駐東較場附近，以備策應；一路由大南門直出天字碼頭，圍繳該處附近王部民軍槍械，並與進攻東堤一路陸軍互相策應；一路由巡撫衙門對面直街（今中央公園當時未改建）出電燈廠把守（當時未筑長堤），隔斷王部民軍與其他各部民軍聯絡，並與進攻天字碼頭南關一帶陸軍聯絡；另派一營出鷄翼城把守各路口，並與進攻東堤天字碼頭等處陸軍聯絡策應。各城門均派兵駐守，暫時禁止商民來往；並派兵上城守御（當時未拆城），對南關、鷄翼城一帶王部民軍予以控制；復分令珠江附近各巡艦水陸策應，以利軍事，限于本晚深夜三時前集中完畢，分路出發。到了深夜四時余，東堤方面已發現槍聲，由疏而密，漸次發生激戰。到了翌晨上午十時后槍聲已逐漸停歇，即接進攻東堤陸軍電告，已攻進東堤，佔領王部民軍統領部，將該部民軍陸續繳槍。查悉因該部民軍所收編巡防營兵及龍濟光部滇軍，首先投降所致。王和順見大勢已去無法支持，即偕同心腹數人微服逃去。東堤方面已解決，其他南關、天字碼頭、鷄翼城一帶王部民軍亦迎刃而解，迄下午三四時已全部解決了，這是解散王和順民軍始末情形。

陈炯明已先后解散石錦泉、王和順兩部民軍，深恐其他各部民軍因怀疑恐惧致生他变，决意解散粵省全部民軍。乃从速筹备一切，並准备軍事，計劃已定，即通令各民軍統領限期造送名冊，派員按名給餉解散。各民軍統領接到通令后，也有迟疑的；可是各小部分民軍統領明知力不能抗，已有餉可領，紛紛造送名冊。其各大統領如陆蘭清也明知民軍不能長久保持，必有解散的一日，表示遵照。陆領惟陆蘭清馬首是瞻，也不能例外，駐河南的李福林、严經一兩部民軍也表示服从。实則李福林經大紳江孔殷商妥陈炯明保留改編。敢死队統領譚瀛是庚戌新軍起义革命軍人，也不敢不服从。只有周康楊、万夫兩部已势成孤立，明知势力不敌，不得不服从，均遵照限期內（一星期）造冊呈送都督府。仅十余天，已將粵省广州省城全部民軍解散，仅保留駐河南李福林部民軍六营、駐三水河口陆蘭清部三营，維持地方听候改編，这是解散粵省广州省城全部民軍始末情形。

按当新軍入城主持反正时，龙济光（清廷任为陆軍第二十五鎮統制尚未就职，改編新軍。）所部滇軍有二千余人駐守观音山，巡防营数营駐省，並有滿旗兵数营，势力不弱，各民軍能集中省城支援新軍反正，亦足見人民痛惡帝制，热心革命。笔者認為解散民軍为粵省一件大事，作有日記，因時間过久，竟致遺失。但上述的解散民軍情形，均屬亲历其事，确屬事实。

## 一九一三年廣東討袁紀实

辛亥革命后，胡汉民为广东大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黃士龙为参都督，黃以参都督仅屬虛名並無职权，也無事可办，即行离粵赴京去了。陈炯明亦將广东北伐軍总司令部，改組为广东陆軍軍司令部，由陈兼任广东陆軍軍司令官当时称軍統，总握陆軍兵权。並組設广东全省总綏靖处，办理全省各屬綏靖事宜，以資維持地方治安（总綏靖处

長稱經略)。擇定前兩廣督練公所旧址,为广东陆军軍司令部(今中山紀念堂)。組織成立,以龙济光所部滇軍駐守觀音山(即粵秀山),防守严密深为不便,尤恐發生冲突。

陈經詢問鍾德貽曾否見過龙济光?鍾答以:“會談過兩次,他是陆军第二十五鎮統制,尚未就職。他在觀音山上有德造新式退管炮兩門,曾傳見過我詢問該炮射擊方法。我以該炮附有炮表,可照炮表訓練炮兵。但炮隊官兵須有数学相当程度始能了解,即炮身机件名称亦应認識清楚,始能分解擦拭使用。我即介紹陶雋炮營隊官給他教練炮兵,陶是新軍革命軍人,很有机智,不久武昌陆军舉義,陶竟乘龙部官兵不能察覺,將該兩門炮撞針偷出,現該兩門炮是無用了。”陈为之大笑。

一日陈偕鍾到兩廣督練公所旧址,察看房舍后,即由後門出,到觀音山脚,离龙部哨兵甚近,陈竟交名片給鍾,着交龙部衛兵傳達會見龙济光。龙大为惊異問衛兵他帶多少兵来?衛兵答以帶兩名护兵,另官長一人。龙即下山迎接,同到他司令部,表示欽佩。陈告以清帝退位,民国告成,請龙効力民国,帮助一切。龙甚为感激,答我只有服从軍統,死亦甘心。陈告辞下山,龙送至蓮塘街,直到德宣街口,經陈屢劝始回去。陈旋將龙部滇軍改編为十二營,仍由龙統率,並任龙为总綏靖处副經略。龙衷心感激可想而知,陈亦引为心腹,每对人言:“有我陈炯明三字,龙济光就服从了。”

陈自組設陆军軍司令部后,扩編陆军为兩师一旅,另一衛隊团,積極訓練期成勁旅。而前方姚雨平所統率北伐軍也因和議告成,陸續凱旋回粵,詎料竟遭都督府解散,这一举动实不足以服軍心。該北伐軍悉屬新軍,热心革命,自願北伐,固宿一役击败張勳,于創造民国不無微勞,这样待遇無顏回見乡人。陈也屬無法,只有編补各师旅缺額,以資补救而已。陈复以广州省城民軍麇集,先后將石錦泉、王和順兩

部民軍解散，旋繼續將广州省城民軍全部解散，並派所屬陸軍分防各屬，組設各屬綏靖處會，同陸軍辦理各屬地方綏靖事宜。而袁世凱為買陳炯明歡心，特任陳為廣東護軍使。陳乃組設護軍使署，在陸軍軍司令部內成立，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就職視事，規定全省各屬地方警衛軍共編為六十營，將全省各屬民軍分別改編，不得再有其他民軍名目，統一軍權，以資治理。

陳炯明與都督府胡派意見紛歧。都督府復以軍餉支絀，將龍濟光所部滇軍十二營裁減為八營，龍大為不滿，屢次懇切要求陳炯明轉商都督府恢復原額，以該部滇軍均籍隸滇省，離鄉遙遠，一旦裁減遣散，無法回鄉，情殊可憫。陳以都督府已決定裁減，不能挽回。龍不得已請求分防西江各屬，再行設法，陳只得允許。龍即率部赴西江去了。不久即受袁世凱運動，竟率部開赴廣西梧州駐守，擴充所部窺伺粵省。袁世凱陰險奸謀，對廣東極為重視，已運動龍濟光，復派黃士龍運動粵省陸軍。粵省陸軍已因解散北伐軍事影響軍心，該北伐軍又經陸續補入陸軍缺額，更從中鼓動致全體陸軍發生離貳，紛受運動。遂種下一九一三年廣東獨立討袁時，因外攻內變而致失敗的根源。

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被刺受傷，至二十二日因傷重逝世，舉國譁然，人心憤激。廣東都督胡漢民通電攻擊，竟觸怒袁世凱，袁不顧一切，將胡漢民免職，而以陳炯明繼任廣東都督，並將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職。革命黨人議員紛集上海，聯電陳炯明請求接濟，陳即交鍾德貽辦理，鍾即着課員陳伯舟電匯二十萬元，以資接濟。粵都督胡漢民被免職后即離粵，可是陳炯明遲遲不接任都督。

一日，各師旅長聯合到軍部見陳炯明，敦勸陳尅日接任都督，詎料陳勃然大怒曰：“我有我的苦衷，你們不能諒解，如再有敢勸我接任

都督，我即將他槍斃。”說畢即出房去了。適鍾德貽入房見他面帶怒容，又見各師旅長均在房內皆相顧默然不語，后軍部參謀長覃鑾欽同鍾出，到騎樓告以上述情形，各師旅長亦相繼散去。

到晚上十一時許，陳到鍾房，背着雙手望着電燈自言自語曰：“接也難，不接也難。”連說三數句，即出房由天橋回他公館去了。翌日晚亦復如是，鍾即起身對陳曰：“竟公說的是，的確接也難，不接也難。”陳說：“是呀！”即由袋內取出密電一封，是由上海黃克強拍來的交鍾閱看，“請兄接任都督，宣佈獨立討袁，切盼！克強叩感。”這封電是三日前提來的，繼又取出一封也是由上海黃克強拍來的：“希即接任都督，宣佈獨立，聯合討袁，切勿再延，克強叩東。”鍾閱畢即交回，陳囑鍾不可洩漏，說畢自去了。

第三晚又到鍾房取出密電一封，交鍾閱看，也是黃克強由上海拍來的：“再不接任都督，獨立討袁，黨人將不能相諒，盼復！克強叩江。”鍾即問陳曰：“竟公接任都督，不獨立討袁能久任否？”陳即怫然曰：“這是將我來過渡，至多三兩個月，便調我入京了。”鍾曰：“這樣，竟公須認真考慮。”陳曰：“待我再考慮，過一二日即決定，切不可漏洩。”說畢也自去了。

次日覃參謀長邀鍾到天平街善慶街橫巷朱執信住宅，梁士詒派兄弟梁季典來省有事商談，鍾曰：“我可不必去。”覃曰：“竟公接任都督事，你比較知道詳細。”鍾曰：“竟公三日內必接任都督。”覃頗為驚訝，到了朱住宅，各師旅長也到了。梁季典即將梁部長（士詒）關心粵事，派他來省向各位商談，今竟公能三日內接任都督極好，如再不接任都督，過了一星期中央就會改派龍濟光來接任都督。

隔了一日上午陳炯明即條諭軍部副官處，着通知都督府，明日上午接任都督，準備移交，于一九一三年七月八日接任都督，即佈告安民，並分電各屬知照。翌日即密電駐防各屬陸軍，迅即回省集中候

命，並撥款派周醒南修筑北江公路，以利行軍，至是各師旅長始知陳遲遲不接都督，是有重大意義的舉動。隔了一星期，駐防各屬陸軍，已先後回省，駐瓊崖守備團馬永平部回省。瓊崖鎮守使鄧仲元也回省。駐高州李濟民團、駐惠州洪兆麟團兩營，一營留省守衛都督府，駐省附近各屬，徐維揚團、李棲雲等團，均紛紛回省了。陳炯明即于一九一三年七月中旬，宣佈粵省獨立討袁。

可是粵省宣佈獨立討袁後，黃士龍受袁世凱命，運動廣東陸軍更加急進了，各師旅均有破獲。有一次鍾德貽見到軍法處長陳培基持都督手令，匆匆出府，鍾問之。陳答以都督交到運動軍隊要犯陳鍾英、汪象斌、梁鸞波等三人，着訊明立即槍決。鍾以這樣操切，恐致激變，請陳將手令交他，向都督勸請緩辦，再交回辦理。陳答允。鍾即見陳炯明勸阻，以陳鍾英等三人確應嚴辦，但以現在軍心似宜從緩，反復陳說利害，陳尚未答允，忽通謁室通謁入來報告說：“陳參議隨員由梧州回，有緊要事見都督，現在門外。”陳大為吃驚，即着他進房，見到該隨員淚流滿面說：“報告都督，陳參議在梧州被龍濟光槍斃，就來打廣東了。”陳這一吃驚非同小可，連手令跌落地下了，竟一言不發，即令該隨員退出。鍾對陳曰：“龍濟光本一反革命官僚，這是意中事，現最緊要是注意內部軍心，這手令請竟公批准緩辦，交回軍法處辦理。”陳即照辦。旋陳即分電召集各師旅長來府會議，商討派兵嚴守肇慶，迎击龍軍，推定旅長葉舉率領前往。

這時龍軍已出發攻粵了，因粵桂邊區封川、開建、都城各地均未派兵防守警戒，致龍軍長驅直入，至德慶附近李耀漢復率所部警衛軍三營，投降龍軍，並為龍軍前導。葉舉所統率防守肇慶陸軍，雖有步兵三團，炮兵兩連（有德造新式退管炮六門），工程、輜重兵各一連，但兵無斗志，紛紛退却，無法指揮，竟退至蘆苞、三水、河口、西南各地始行駐定，暫為設防嚴守。葉舉即回省報告軍情，所統率陸軍也有私自回

省,軍心已變,人心惶惶。陳炯明終日望着電燈毫無辦法,失敗之局已成,忽駐觀音山第一師陸軍來電話,竟說要陳炯明取銷獨立;否則開槍攻擊都督府。陳着翁式亮復電,可以取銷獨立,但不得妄動。陳已知無法支持,即着鍾德貽邀請姚雨平接任都督,他即離省以和緩軍心。鍾因事出倉卒,見到姚雨平不能善為說辭,為姚所拒絕。回都督府復陳,而龍軍已進抵蘆苞,並無激戰。駐三水、河口、西南等處陸軍,又復放棄不守,后退至佛山附近,离省城不遠了,省城人心更加恐慌。一九一三年九月四日上午九時許,東北郊燕塘陸軍炮兵,已炮击都督府了。鍾德貽到都督府已不見陳炯明,詢知已去天橋,鍾到天橋木房內見陳,陳告以兵變無法支持了,我須即離粵,並囑鍾也離粵。鍾本拟劝阻,因鄧仲元、翁式亮等會商過,倘事急請陳乘兵艦駛出沙面海上,候商請陸軍代表調停,再定行止。但陳意已決,即微服出新豐街,乘轎去了。

陳去后,由蘇慎初代理都督,取銷獨立,仅三兩日陸軍又另推張我权代理都督。也仅六七日龍軍已進入省城了,不久龍濟光即陸續解散廣東陸軍,這是一九一三年粵省獨立討袁失敗經過實在情形。

#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章 炳 麟

編者按：章太炎先生自撰年譜，作于1928年，叙述他自1869年出生至1922年55岁的事蹟。苏州章氏国学講習会曾經印行，但外間流傳很少。此次由編者加了标点符号，把它重印出来。标题仍採用原書扉頁上楊庶堪的題字。

章太炎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进，也是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在辛亥革命以前，曾和改良主义君主立宪派，作过坚决的斗争，並主編《民报》，宣傳民主革命，对于摧毁清王朝專制統治起了很大的作用。辛亥革命以后，一些反北洋軍閥的斗争他也曾参加，晚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此稿記述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的革命經過，对于辛亥革命后十一年間国内政治也有不少の記述，多是很有价值的史料。他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个人对問題的看法不同，所記与其他記載頗有出入，固然有尙待研究之处，但是一些問題被提出来，又正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参考題材。

伪清同治七年〔1868年〕一岁

余先自分水迁餘杭，距今几五百年。曾祖諱均，字安圃。祖諱鑑，字聿昭。考諱澹，字輪香。是岁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生。

同治八年〔1869年〕二岁

同治九年〔1870年〕三岁

同治十年〔1871年〕四岁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岁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岁

始就傅。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岁

光緒元年〔1875年〕八岁

光緒二年〔1876年〕九岁

外王父海鹽朱左卿先生諱有虔來課讀經。時虽童穉，而授音必审，粗为講解。課讀四年，稍知經訓。暇亦時以明清遺事及王而农、顧宁人著述大旨相曉，虽未讀其書，聞之啟發。

光緒三年〔1877年〕十岁

光緒四年〔1878年〕十一岁

光緒五年〔1879年〕十二岁

光緒六年〔1880年〕十三岁

外王父归海鹽，先君躬自督教。架閣有蔣良騏《东华录》，尝窃窺之。見戴名世、呂留良、曾靜事，甚不平，因念《春秋》賤夷狄之旨。先君不知也。家故藏書，遭乱散尽，先君時举目录示之。稍課律詩及科举文字，余慕为古文辞，見天啟、崇禎人制义，稍可之，犹以为易。先君誨之曰：“尔文思倜儻，学古非难也。以入制义，則非童子所应为。”由是稍就繩墨，然終不意。

光緒七年〔1881年〕十四岁

光緒八年〔1882年〕十五岁

光緒九年〔1883年〕十六岁

先君命赴县应童子試，以患眩厥不竟，先君亦命輟制义。頗涉獵史傳，瀏覽老庄矣。

光緒十年〔1884年〕十七岁

初讀四史、《文選》、《說文解字》。自是廢制義不為。

光緒十一年〔1885年〕十八歲

初讀唐人《九經義疏》。時聞說經門徑于伯兄籙，乃求顧氏《音學五書》、王氏《經義述聞》、郝氏《爾雅義疏》讀之，即有悟。自是壹意治經，文必法古。眩厥未愈，而讀書精勤，晨夕無間。逾年又得學海堂《經解》，以兩歲紬覽卒業。

光緒十二年〔1886年〕十九歲

光緒十三年〔1887年〕二十歲

光緒十四年〔1888年〕二十一歲

是時紬讀經訓，旁理諸子史傳。始有著述之志。

光緒十五年〔1889年〕二十二歲

光緒十六年〔1890年〕二十三歲

正月，先君歿。遺命以深衣斂。既卒哭，肄業詁經精舍。時德清俞蔭甫先生主教，因得從學。並就仁和高宰平先生問經；譚仲儀先生問文辭法度。同學相知者，楊薈龍雲成最深。是歲求《通典》讀之，后循誦凡七八過。

光緒十七年〔1891年〕二十四歲

光緒十八年〔1892年〕二十五歲

納妾王氏。

光緒十九年〔1893年〕二十六歲

女歿生。

光緒二十年〔1894年〕二十七歲

始與錢唐夏曾佑穗卿交。穗卿慧辯，一時鮮匹，亦多矯怪之論。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二十八歲

先妣朱太夫人歿。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二十九歲

迁居会城。作《左傳讀》。余始治經，独求通訓故知典禮而已；及从俞先生游，轉益精审，然終未窺大体。二十四岁，始分別古今文師說。譚先生好稱陽湖庄氏，余侍坐，但問文章，初不及經義。与穗卿交，穗卿时張公羊、齊詩之說，余以为詭誕。專慕刘子駿，刻印自言私淑。其后徧尋荀卿、賈生、太史公、張子高、刘子政諸家左氏古义，至是書成，然尚多凌杂，中岁以还，悉刪不用，独以《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說》一卷行世。

初南海康祖詒長素著《新学伪經考》，言今世所謂汉学，皆亡新王莽之遺；古文經傳，悉是伪造。其說本刘逢祿、宋翔鳳諸家，然尤恣肆。又以太史多据古文，亦謂刘歆之所羈入。时人以其言奇譎，多称道之。祖詒尝过杭州，以書示俞先生。先生笑謂余曰：“尔自言私淑刘子駿。是子專与刘氏为敌，正如冰炭矣。”祖詒后更名有为，以公車上書得名。又与同志集强学会，募人贊助，余亦贈幣焉。至是，有为弟子新会梁啟超卓如与穗卿集資就上海作《时报》，招余撰述，余应其請，始去詁經精舍，俞先生頗不懌。然古今文經說，余始終不能与彼合也。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三十岁

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字長素，自謂長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軼賜，狂悖滋甚。余拟以向栩，其徒大慍。会平陽宋恕平子来，与語，甚相得。平子以瀏陽譚嗣同所著《仁学》見示，余怪其杂糅，不甚許也。平子因問：“君讀佛典否？”余言：“穗卿尝劝購覽，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諸經，不能深也。”平子言：“何不取三論讀之。”讀竟，亦不甚好。时余所操儒術，以孙卿为宗，不喜持空論言捷徑者。偶得《大乘起信論》，一見心悟，常諷誦之。

时新学初兴，为政論者輒以算術物理与政事并为一談。余每立異，

謂技与政非一术，卓如輩本未涉此，而好援其術語以附政論，余以为科举新样耳。唯平子与乐清陈黻宸介石持論稍实，然好言永嘉遺学，見事頗易。余所持論不出《通典》、《通考》、《資治通鑑》諸書，归宿則在孫卿韓非。康氏之門，又多持《明夷待訪錄》。余常持船山《黃書》相角，以为不去滿洲，則改政變法为虛語，宗旨漸分。然康門亦或僞言革命，逾四年始判殊云。

女殁生。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十一岁

初，余持《春秋左氏》及《周官》义，与言今文者不相会。清湖广总督南皮張之洞亦不喜公羊家，有以余語告者，之洞屬余为書駁难。余至武昌，館鐵政局。之洞方草《劝学篇》，出以示余。見其上篇所說，多效忠清室語，因答曰：“下篇为翔实矣。”梁鼎芬者，尝以劾李鴻章罢官，在之洞所，倨傲，自謂學者宗。余聞鼎芬先与合肥蒯光典爭文王受命称王义，至相箠击，因謂鼎芬不識古今異法。一日聚語，鼎芬頗及左氏、公羊異同。余曰：“內中国，外夷狄，《春秋》三家所同。弑君称君为君無道，三家亦不有異。实录之与虛言，乃大殊耳。”他日又与儔輩言及光复，鼎芬甚焉。未几，謝归。

其秋，康有为得清主寵任，以变政获罪。清廷称朝野論議政事者为新党，傳言將下鈎党令，羣情惶懼，日本人有与余善者，招游臺灣。

九月，攜家南渡。时伯兄年四十七，無所出，撫歿为己女以归。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三十二岁

臺灣气候蒸溼，少士大夫，处之半岁，意兴都尽。五月，渡日本，游覽东西兩京。时卓如在橫濱，余往候之。值清廷遣刘学詢、庆寬等攝录康梁，为东人笑。香山孫文逸仙时在橫濱，余于卓如坐中遇之，未相知也。七月，返至上海。識康氏弟子唐才常，才常方广糾气类，期有大功，士人多和之者。

女孿生。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三十三岁

清自誅甯康梁以后，与外人尤相忌，剛毅用事，遂有义和团之变。其夏，宛平不守，清太后、清主西甯長安。唐才常知时可乘也，与侨人容閔召集人士宣言独立，然尙以勤王为名，部署徒众，欲起兵夏口。余謂才常曰：“誠欲光复汉續，不宜首鼠兩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則余与諸君異趣也。”因断髮以示決絕。未几，才常于夏口就戮，鈎党甚亟，其徒皆甯日本。余亦被連染，然以素非同謀，不甚恇惧。是岁，孙逸仙亦起兵惠州，旋敗退。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三十四岁

才常既敗，余归乡里度岁。正月朔旦，友人廬江吳保初君遂遣力急赴余宅曰：“蹤迹者且至矣，亟行。”余避之僧寺，十日。知無事，復出上海。平子及諸友皆相見慰問，君遂終以明哲保身相勉。余曰：“辮髮断矣，復何言！”平子笑曰：“君以一儒生，欲覆滿洲三百年帝業，云何不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遺老魂魄馮身耶。”余亦笑。会苏州东吴大学求教員，君遂言：“是有美洲教士任事，君往就之，或得其力。”乃赴苏州。时俞先生篤老，往謁，先生督敕甚厉。对曰：“弟子以治經侍先生。今之經学，淵源在顧宁人，顧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識汉虜之別耳，豈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遂退。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三十五岁

去冬自苏州返乡里。正月朔旦，君遂又遣力走赴余宅曰：“聞君在东吴大学，言論恣肆。江苏巡撫恩銘赴学寻問，教士辞已归，惧有变。亟往日本避之。”于是东渡。时孙逸仙方在橫濱。湖南秦馮力山者，故唐才常党，事敗东走，卓如不礼焉。往謁逸仙，与語，大悅，余亦素悉逸仙事，偕力山就之。逸仙导余入中和堂，奏軍乐，延义从百餘人会飲，酬酢極欢。自是始定交。力山又言：“同舍生有張

溥者，直隸滄州人，年甫弱冠，而志行甚堅，僕與偕來就君，”及見，甚奇之。溥字溥泉，后更名繼，字溥泉云。力山初與蔡鐸松坡同事卓如，其后力山主光復，而松坡隸保皇黨，意趣不協。余與力山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力山招松坡同往，松坡痛哭不肯與。余留日本三月，復歸。旋返乡里。

余始著《燭書》，意多不稱。自日本歸，里居多暇，復為刪革傳于世。初為文辭，刻意追躡秦漢，然正得唐文意度。雖精治《通典》，以所錄議禮之文為至，然未能學也。及是，知東京文學不可薄，而崔實、仲長統尤善。既復綜核名理，乃悟三國兩晉間文誠有秦漢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漸變。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三十六歲

妾王氏歿。

清翰林院編修山陰蔡元培鶴臚初為上海南洋公學教員，余因友人蔣智由觀云識之。會公學生與任事者交惡，相率退學，鶴臚就租界設愛國學社處之。招余講論，多述明清興廢之事，意不在學也。溥泉與巴人鄒容威丹自日本歸，長沙章士釗行嚴亦來。三人皆年少英發，余以弟畜之。威丹著書稱《革命軍》，屬余為序。行嚴亦就《蘇報》昌言革命。學社諸子又時會林下演說，遠近和者浸眾。適康有為騰書主君主立憲，力護清虜，余作書駁之。侵尋聞于清廷。清廷責兩江總督魏光燾不覺察，甚厲。光燾遣候補道俞明震赴上海查辦，余與威丹就逮，羈系租界。時五月上旬也。清廷求各國領事引渡，不許。願以滬甯路權易之，亦不許。余駁康書雖無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與吾輩對質，震动全國，革命黨聲氣大盛矣。

光緒三十年〔1904年〕三十七歲

羈系逾歲，獄猶未決，清廷復要各國公使雜治。是年三月，上海縣知縣赴會審公廨，攝余與威丹听判。知縣宣讀外務部會同各國公

使判文，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許以羈系時日作抵，期滿后不得駐上海租界。時清廷自處原告，故不得不假判決于各國公使，然自是革命黨與清廷居然有敵國之勢矣。听畢，入外人所置獄中。獄吏課以裁縫役作。友人或求納致書籍，獄吏許之。始余嘗觀《因明入正理論》，在日本購得《瑜伽師地論》，煩擾未卒讀，羈時友人來致；及是，並致金陵所刻《成唯識論》。役畢，晨夜研誦，乃悟大乘法義。威丹不能讀，年少剽急，卒以致病。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三十八歲

在獄研誦《瑜伽師地論》。威丹獄期將滿，春正月，病溫，醫師以為必死。二月，就會審公廨保釋，得諾。出獄前一日，攝赴工部局醫院，醫師予藥一函，歸服之，夜半即死。明旦，余往撫其屍，口張目視，慟不能出聲。晡時輿屍出獄，上海劉季平捨地葬焉。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三十九歲

在獄研誦《瑜伽師地論》。五月，期滿出獄。同志自日本來訝。時孫逸仙與善化黃興克強，已集東京學子千余人設中國同盟會，倡作《民報》，與康氏弟子相詰難。主之者，溥泉及桃源宋教仁遜初、番禺胡漢民展堂、汪兆銘精衛、朱大符執信也。余抵東京，同志迎于錦輝館。來觀者七千人，或著屋檐上。未几，以壽州孫毓筠少侯之請，入同盟會，任《民報》編輯。余以胡汪詰責卓如，辭近詭譎，故持論稍平。湖南徐佛蘇來道卓如意，欲為調停。克強不許。其冬，《民報》創置滿一歲，赴錦輝館慶祝，觀者萬人。是時東京人材最盛，滿洲人留學者至匿姓名不敢言。國內學子以得《民報》為幸，師禁之，轉益珍重，化及全域，江湖耆師皆願為先驅。而湖南陳天華亦著小冊稱《猛回頭》，潛輸內地，重摹至十余次。威丹所作《革命軍》者，則直銀二十兩云。天華后以憂憤蹈海死，不與其成，可惜也。

是岁义軍起萍乡。安化李燮和柱中所为也。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四十岁

逸仙自南洋还东京，作青天白日旗，張之壁上。克强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見逸仙壁上物，爭之曰：“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毀之。”逸仙厉声曰：“僕在南洋，託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毀之，先擯僕可也。”克强怒，發誓脫同盟会籍。未几，復还。时日本人入同盟会者八人，自相克伐。汉人亦漸有同異。孙、黄、胡、汪南行，遜初亦赴奉天。数月，遜初復来。同志聞逸仙与日本西园寺侯陰事，漸相攻击，異議始起。

宝庆譚人鳳石屏来。石屏于同志年最長，耆艾骨腰，有湘軍風。是岁山陰徐錫麟伯蓀刺杀清安徽巡撫恩銘。伯蓀性陰鷲，志在光復，而鄙逸仙为人。余在獄时，尝一过省，未能尽言也。后以道員主安徽巡警学堂，得聞遂誅恩銘，为虜所杀。其党会稽陶成章煥卿时在日本，与余善，煥卿亦不喜逸仙。而李柱中以萍乡之敗，亡命爪哇，煥卿旋南行，深結柱中，遂与逸仙分势矣。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四十一岁

初，孙黄之南也，以同盟会事屬長沙刘揆一林生。林生望淺，众意不屬。既与逸仙有異議，孙黄亦一意規南服，不甚顧东京同志，任事者次第分散。溥泉以言社会主义为日本法官逮捕，脫走欧洲。遜初貧甚，常郁郁，醉即臥地狂歌，又数向民报社佣婢乞貸。余知其事，曰：“此为东人笑也。”急取社中餘資賙之。然資金已多为克强移用，报社穷乏，数电告逸仙，屬以資济，皆不应。其夏，克强襲破雲南河口，旋敗归，抵东京，遜初不往見。余謂克强曰。“吾在此以言論鼓舞。而君与逸仙自交趾襲击，虽有所获，其实不能使清人大創，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愚意当儲蓄財用，得新式銃三千枝、机关銃兩三門，或可下一道数府，然后四方响应，藉羣力以仆之。

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費財，焉能有功。”克强未应。余又言：“遜初在稠人中，粗有智略。君来何不就与計事。”克强遽曰：“人云遜初狂，下視僕輩；聞其言曰：‘不杀孙黃，大事不可就。’是何嫉我之深也。”余曰：“讒間之言，何所不至。遜初誠狂，嫉君則未也。”克强乃稍与遜初計事。頃之，清遣唐紹儀赴美洲，紹儀过日本，因助日本当事封禁《民报》，使館亦遣人潛入报社下毒。社員湯增璧飲茗，几死。余欲取紹儀，紹儀已去；因詣留学生总会館，自頗黎函中得紹儀像，击墮地，蹴碎之。会清主、太后先后死，袁世凱罢，紹儀至美洲，亦無所就而返。

宣統元年〔1909年〕四十二岁

《民报》既被禁，余閒处与諸子講学，克强復南。时东京同盟会頗蕭散，而內地共進会轉盛。共進会者，起自川湖間游俠，聞同盟会名，东行觀之，以为迂緩，乃陰部署为共進会，同盟会人亦多附焉。其魁則四川張百祥也。旋归，众益盛。后武昌倡义，卒賴其力。煥卿自南洋归，余方講学，煥卿亦言：“逸仙难与圖事，吾輩主張光復，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設光復会。”余諾之，同盟会人亦有附者，然講学如故。

宣統二年〔1910年〕四十三岁

时东京与南洋声聞轉疏，孙黃異議，逸仙亦他去。克强在香港，与丹徒赵声伯先合。伯先始为江苏标統，練达戎事，以党人見黜。南行与克强、石屏計事，欲自桂林起兵下湖南。議甚祕，未行也。煥卿数言克强得伯先，事或可就；逸仙似無成者。余謂：“集党数年，未有規画，恐詒之后人耳。然清自袁世凱廢、張之洞死，宗室用事，人民胥怨，固不能久。粵人好利而無兵略，湘中朴气衰矣，亦未必屬孙黃也。君以光復会号召，所謂自靖自獻，成敗利鈍，誰能知之。”

余学虽有师友講習，然得于憂患者多。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獎

光復，未嘗廢學。東國佛藏易致，購得讀之，其思益深。始治小学音韻，徧覽清世大師著撰，猶謂未至。久乃專讀大徐原本，日繙數葉，至十餘周。以《說解》正文比較，疑義冰釋。先後成《小学答問》、《新方言》、《文始》三書，又為《國故論衡》、《齊物論釋》，《廋書》亦多所修治矣。弟子成就者，蕪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海鹽朱希祖逃先。季剛、季中皆明小学，季剛尤善音韻文辭。逃先博覽，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眾，不備書也。恨歲月短淺，他學未盡宣耳。

效適嘉興龔寶銓未生。

宣統三年〔1911年〕四十四歲

三月，克強集同志攻兩廣督署，不克，死者七十二人，所謂黃花崗之役也。是役使清大吏震怖，然同盟會才俊亦略盡矣。伯先治軍嚴肅，為廣州人忌，發憤致死，或疑為被毒，煥卿尤恨之。石屏以廣州非用武地，轉向江漢，集中部同盟會，共進會人多附者。其夏，四川以爭鐵道事，起者數十萬人。秋八月，武昌兵起。余時方與諸生講學，晨起，閱日報得之，不遽信。及莫，閱報，所傳皆同。一二日知鄂軍都督為黎元洪，用事者則譚人鳳、孫武。孫武者，字堯卿，武昌人也，嘗抵東京，與同盟會，后兼求共進會。余故識之，不意其能成此大事。嗣聞湖南、江西相繼反正，始輟講業。以上海未拔，不得遽返。九月，東南粗定，獨江寧未下，于是附輪歸國。十月，抵上海。是時江蘇有五都督，蘇州、江北、鎮江、上海、吳淞也，其他軍政分府又不與。上海都督陳其美者，字英士，歸安人。初英士與李柱中謀襲江南製造局，柱中不許，英士先率部黨突入，被獲。其黨叩首請柱中往援，柱中以湘軍從之，製造局官長散走，餘卒盡降。柱中日夜撫慰降人，疲極。英士乘其倦臥，集部黨舉己為上海都督。柱中覺，大怒，欲攻之，俱為清虜笑，乃率眾直走吳淞，亦稱都督。陳李交惡。余至，宿柱中軍府。念江蘇有五都督，而上海吳淞尤相偪，教柱中

去督号，称总司令，奉程德全为江苏全省都督。德全者，字雪楼，雲陽人也，故清江苏巡撫，反正称苏軍都督。兵多，故余教柱中屬焉。柱中从之。煥卿先自爪哇归，浙江已反正，举山陰湯寿潛鰲仙为都督，以煥卿为參議。苏、浙、鎮江、吳淞諸軍方攻江宁，遯初自武昌来，道克强任汉陽总司令，得湖南援，可守。时南方独有江宁未下，規模粗定，諸軍皆推武昌为中央，遯初自許当为执政，屬余作人物品目。余念同志中唯遯初略讀政書，粗有方略，然微嫌其脫易，似前世刘禹錫輩。时輩既無过遯初者，因为宣布。未几，汉陽陷。余方在堯化門观軍，归次鎮江，聞耗。东人报言，甬时黃兴当来过此，因留待之。舟过，遣同志往候，克强疑不敢見，乃归上海。后三日，英士来言：“克强今詣余軍府，程都督亦至，特招君會議。”既至，余言江宁即下，当为援鄂計。克强称武昌絕地，赴援無益，不如北伐便。余言天时向寒，南軍無裘褐；且兵寡不能与北軍相当，終当援鄂以固根本。聞汉陽破时，礮彈及武昌督府，然石屏等以独力支拄，軍心不攜，焉有委棄理。克强不可。雪楼虽是余說，而不敢口贊也。江宁既下，浙府屬余为浙江代表。各省代表半已上武昌矣，其半尙留上海。克强欲自为大元帅，代表多屈从之。議于江苏教育会，苏浙二都督亦至。余言克强功虽高，已受黎督委任为汉陽总司令，不得以部將先主帅；且前已推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諸代表未有言。鰲仙称浙江有事，遯引去。苏軍偏將顧忠琛橫刀直入曰：“諸君議何故不決，吾軍人，不能容諸君猶豫。”諸代表皆起，決推黃兴为大元帅。余曰：“武昌先起，今处黎督何地。”乃推黎元洪为副元帅。議罢，江苏督部总务厅湖南章駕时聞之，怒曰：“南方倡义，可录者兩大功耳：發难自武昌，下江宁者程公之力。黃兴何故得先之？若然，吾將举兵攻兴。”克强大惧，讓大元帅于雪楼。雪楼初反正，尙不能制顧忠琛，亦不敢受。英士聞，遽以商团四十人护克强，其徽識曰禁衛軍。

焉。后十餘日，代表先上武昌者皆返，以前所推举非代表全体意，復上江宁，議于江苏咨議局。主黃者犹未屈，諸軍詢詢，浙司令朱瑞尤憤。克強微知之，急請程湯陳三督同赴江宁。浙軍黃鰲仙規避，語未終，英士狼狽走还上海。鰲仙許通情代表，終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黃兴为副元帅。以汉陽新破，北軍方逼夏口，武昌不可置政府，推副元帅就江宁組織內閣。克強欲入江宁，無应者。未几，逸仙返。甫达岸，自言攜兵艦四艘至，且挾多金。又言战則非吾所任，和則吾能任之。軍民惑焉，遂选孙文为临时大總統，黎元洪为临时副總統云。

####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四十五岁

孙公于太陽曆一月一日就职。始行太陽曆，以江宁为南京。时府中粵人与遜初不协，惡其豫政，用为法制院總裁。克強任陸軍总長。政府号令，不出百里，孙公日騎馬上清涼山耳。

初，赵伯先之死，未有疑克強者也，煥卿不能分別，并惡之。至是，日与黃陳不台，自設光復軍总司令部于上海，募兵。余告之曰：“江南軍事已罢，招募为無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爭权于蝸角間。武昌方亟，君当就鰲仙乞千餘人上援，大义所在，鰲仙不能卻也。如此既以避偏，且可有功。恋此不去，必危其身。”煥卿不从，果被刺死。

煥卿既死，孙公延余至江宁，欲任为樞密顧問，不能卻。乃曰：“上海江宁，咫尺地耳。若有献替，郵書半日即至，無必常宿直廬也。”因返上海。其夕，聞孙公以汉冶萍公司許日本松方正义合資，与盛宣怀同署名。时南通張謇季直被任为实業总長，余就問其事，季直言：“有之，吾亦不得不辞职矣。”余遽上書請速廢約，孙公以軍餉为辞，往復数四，卒得請而廢約。初，克強在汉陽，視武昌諸將蔑如也。其义故淺躁者，欲因推克強为都督以代黎公，未果。及汉陽敗，

克强窜上海，武昌諸將甚恨之，然未尝怨孙公也。孙公初返国，不曉情伪。湖北參議員刘成禺、禹生、时功玖、季友皆同盟会旧人，說孙公宜寵異武昌諸將，勿令怨望。克强与湯化龙櫟之。化龙者，以湖北咨議局議長起主民政，亦与諸將不善，随克强下窜者也。孙堯卿至南京，不用。时黎公已被副选，諸將請仍称大元帅。移書南京，称湯化龙湖北逃官，不当任用。兩府之怨，自此起矣。清遣唐紹仪来議和，精衛力贊袁氏。余适与清故兩广总督西林岑春煊雲阶遇，雲阶言，在清宜死社稷，在南宜北伐，無議和理，余頗是之。然以南府昏繆，自翦羽翼，不任變伐；假手袁氏，勢自然也，故持論頗同精衛。二月，清主退位。袁世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南政府將解，孙黄以袁氏难制，欲令迁都江宁以困之。余謂：“江宁僻左，不足控制外藩。清命虽黜，其遺孽尚在，北軍未必無思旧主者；重以蒙古东三省之援，死灰將复熾，賴袁氏鎮制使不起耳。一日南迁，則復辟之禍作矣。”克强聞之，憤甚，与余辯难。且遣使者三人入宛平迎袁公南下，袁公亦誘致兵变以劫之，卒不能成言。夫假人威力以翦建夷，名实归之；而又欲以小慧牽制，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矣。斯孙黄所以敗也。然克强辨义利，有常識，愛軍吏，愈于孙公。袁公就职，余復被任为高等顧問。四月，入都。时唐紹仪任內閣总理，遜初以农林总長教紹仪掣制公府，京师号为唐宋內閣。共和初政，少年橫欲推致極端，以階級名号既廢，又欲黜蒙古王公封号，唐宋皆是之。余謁袁公曰：“蒙古何賴于中国。所倚者，諸子爭位，中国以冊立定之耳。今域中尚有土司，与王公何異。土司無封爵，而蒙古有封爵者，內外之異。然其有土長民一也。必欲廢之，則蒙古不为我屬矣。”袁公以为然。亦会漠北諸藩式心于俄，故撫柔漠南为慎。惜其后專意南征，棄漠北不顧。然热河、察哈尔、綏远尽設特別区域，漠南比于郡县，袁公功不可沒。

初，同盟會著籍者不過二千人。自南都建立，一日附者率數千。武昌諸將，同盟會共進會分處其半，以與南府不合，復立民社，與同盟會新附者竟。余亦暫集人士為統一黨，既入都，謀與民社合。清世所遺君憲黨人，亦欲藉民社庇蔭，民社許之。余知植黨無益，自是泊然矣。其後唐宋罷政，同盟會收集小黨數區，合為國民黨。民社已先改為共和黨。二年春君憲黨復自立，稱進步黨云。余嘗謂中國共和，造端與法美有異。始志專欲驅除滿洲，又念時無雄略之士，則未有能削平宇內者。如是猶不亟廢帝制，則爭攘不已，禍流生民，國土破碎，必為二三十處；故逆定共和政體以調劑之，使有功者得更迭處位，非曰共和為政治極軌也。調劑敷衍，所謂以相忍為國，起因既爾，終后即當順其塗徑，庶免敗績覆[覆]駕之禍。用人行政，亦有去秦去甚耳。急欲求治，其計已愚，況挾其私圖以黨相競乎。然時同盟會舊人尙忘其原，況新進躁動不識本邸者。或詆余為逢迎袁氏，至竟孫黃及袁皆以不能容忍，相隨挫敗。余記是語，以諗後人。

袁公甚信參謀次長陳宦，北洋宿將皆下之。宦雅多奇策，余曰：“人以袁公方孟德，是子則為司馬宣王矣；仆袁氏者，必是人也。”

七月，之武昌，謁黎公。聞武昌人甚重張之洞，以為人材軍實皆張氏所遺以為倡義資也。返自武昌，與袁公道之。袁公憤然曰：“南皮豎儒，今猶為人引重耶。”因數張過咎數端，又言初練陸軍及遣學生出洋，皆已所建明，無與南皮。劇談至三刻頃。余始雖審袁公雄猜，猶謂非卞急者；及聞其排詆張之洞，獨念曰：“死者尙忌之，況于生人。褊淺若是，蓋無足觀矣。”後袁公長子克定以書抵余，託佛法為廋辭，曰：“夫人人皆有佛性，則人人可作如來。然人人可作如來，而人人未有佛性。則法施不如財施明矣。”余識其旨，尤不懌，欲辭顧問去。袁公遣王賡來，擬以倉場總督位之。余曰：“有官

守，無職事。非僕所能居也。”会以事赴三姓，北抵卜魁，还返。乃任为东三省筹边使。命下，被冰雪赴之，冀以避地，然卒不免也。

是冬石屏亦被任为長江巡閱使。

####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四十六岁

設筹边署于長春，僚屬財十人耳，既鮮事，經費亦少。吉林民政司韓國鈞紫石适去官，荐秦县繆学賢子才于余。子才善測繪，尝为吉林圖，余甚爱之。紫石言：“松花江辽河相距二百餘里，可穿运河以通之。自辽入运，自运入松花，自松花入黑龙，四五千里，皆方舟之道也，君何不为之。”余曰：“昔張季直尝言是，余以辽河水少，海口易涸，果穿运河，辽水东注，則海口遂淤。且松辽南北分注，中間相隔二百餘里，辽水不入松花江者，必其間有高原間之，恐穿治亦不可就。僕之在此，犹叔敖寢丘耳。行署公費，一月財三千圓，復能得巨資通松辽耶。”紫石曰：“尝试測之，費亦無几。英人秀思，昔尝測量辽口者也。君召之来，何如。”余行署本有鹽山韓沅壽旭初，能測繪，又得子才相輔。念事無成理，測实可知；因召秀思測之，中間果高，其議遂寢。子才复为繪黑龙江圖，校旧东三省圖为精矣。吉林有滴道山煤鑛，法人求开采，以銀六百万兩开治二十年为期，期滿仍还中国。督署許之。省議會大譁，称都督卖滴道山。余曉之曰：“吉林無煤，俄人以之藉口，合抱之木，伐为东省鉄道薪柴。今滴道山煤得出，則俄人無辭。夫煤鑛之占地有限，而森林之面积無穷，以此易彼，何憚不为。且吉林諸鑛，人民不能集資自采，但除俄日兩國以外，有請願开采者，不妨斟酌与之。二十年后，鑛質既尽，地亦归我。諸君何憊憊也。”議員曉悟，然終以都督無賴，不肯同意。

韓人侨居延吉者数万口，多以采金为業，請願归化。政府畏日本，不敢許。余为議曰：“間島之爭，中国幸而获直。然处其地者皆韓人。

不予归化，名为吾有，其实与日本領土無異，宜速許之。”政府終不敢从。

湯夫人来归。

袁公就职岁餘，漸恣肆，克强甚畏惡之，欲因正式国会改选总统，然已亦不徧众口。余謂宜推黎公，上書問其去就。会遯初亦与黎公成言，或言其有所要挟，机事不密，三月，盜杀遯初于上海。余以四月託事南行。克强欲举兵，犹豫。时人望多屬黎公者，黎公以遯初死，惧及己，益懷懼。五月，余復上武昌。数日，雲阶亦至。先是江湖羣狡，常借克强名号，扰乱武汉間，克强不能禁也。黎公疑怖，召北軍李純以一师下夏口，諸將多諫。余力言順众望以安之，則乱流自止。雲阶亦劝黎公毋辞大选，黎公意未決。謂余曰：“君且入都視之，其人苟可諫，安用更置。必不可諫，如君等計耳。”頻行，黎公为設祖餞。約晡时会食，至日落，黎公始出。曰：“屬有日俄二領事来謁，言多，故迟耳。”余曰：“二領事亦何言？”黎公曰：“彼忌項城，專以大位动我。辯語移时，其志可疑也。”余曰：“若是，則知吾輩所言，非一家私意矣。日本人或忌項城，俄人何与焉。”卒不得要领，遂入都。袁公已下令授余勳二位，冀以歆动。入府，袁公問曰：“克强意何如？”余曰：“遯初之死，憂惧者不止克强一人。”袁公曰：“報紙傳克强欲举兵，称为遯初復仇，何誣繆如是。”余曰：“南方報紙亦傳公將称帝。道听塗說，南北一也。”袁公曰：“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誣我，乃至于是。”余曰：“以愚意度之，言公將称帝者，非毀公，乃重公耳。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載則然矣。法之拏坡侖，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橫于东北。誠能战胜一国，則大号自归，民間焉有異議，特患公無称帝之能耳。誠有其能，豈独吾輩所乐从，孙黃亦焉能立異也。故曰言公

將稱帝者，非毀公，乃重公也。”袁公默然，兩目視余面，色悻悻。時辰鐘過三分，乃曰：“明日來受勳耳。”遂出。凡留京師七日，復歸上海。以南北相持，辭東三省籌邊使。數日，溥泉亦來。時國會成立已兩月，溥泉被選為參議院議長，知有變，南行避之。會協和免江西都督，東下，謀定即歸。七月十二日人定，溥泉、行嚴突至余宅，以討袁檄相示。余曰：“冒昧作此，將何為？”行嚴曰：“兵將動矣，檄文何如？”余曰：“此何必工，如弟所屬草可也。”十五日，克強果起兵江寧。初，克強自知力不制北，又以江苏人怨之，嘗欲以軍事屬雲階。雲階語余：事若克捷，宜以清宗室為大總統，庶几袁氏旧部不能為變。余曰：“君欲復辟耶。”雲階曰：“非也。宣統帝不可為元首。屬之恭親王，暫主大政，不為子孫萬世基。”因說春時劉廷琛、于式枚等來謀復辟，馮國璋、張勳皆與謀。今乘其機以覆袁氏，易為力。余曰：“項城之罪，在殺宋教仁，非得罪民國也。復項城而戴清之宗室，名曰總統，實與天子無異。倒行逆施，誰助公者。”雲階曰：“嘗問諸有經驗者，皆善是策。”余曰：“有經驗者，非鄭孝胥耶。彼有大清之經驗，未有民國之經驗也。是策行，則南北皆傳刃于君矣。”雲階議始寢。教克強奉程都督為主，勿令走。有亟，則已來助之。克強乃行。北軍鄭汝成來據江南製造局，英士日與言賄賣，汝成得為備。雲階屬英士急攻之，其規畫亦多中者，竟不從也。未几，江寧軍有異言，克強走。雲階亦竄檳榔嶼，南事敗坏。余念袁氏網羅周布，無所逃死；中國已復而猶亡命，所不為也。會共和黨人急電促余入都，稱國民、共和二黨怨于旧衅，欲復合。余念京師上海皆不能避袁氏凶讎，八月，冒危入京師，宿共和黨。戒嚴副司令陸建章以憲兵守門，余不得出，然入門者如故。十月，袁世凱被選為正式大總統，黎元洪被選為正式副總統。十一月，國民黨被解散。黎公入都。十二月，國會亦解散矣。

## 中華民國三年〔1914年〕四十七歲

是時共和黨猶以空名駐京，兵逼迫，余終日默坐室中。弟子獨錢季中及貴陽平剛少璜時時來候。余念共和黨不能久支，二月，張伯烈亞农為余謀，直往謁袁公辭別，不見，則以襪被宿其門下。從之，遂被禁錮。先屬陸建章錮一軍事廢校中，漸移龍泉寺。當事皆走使告曰：“以家屬來則無事。”余念是為譎術，湯夫人亦惧袁氏有異謀，皆謝之。建章慕愛先達，相遇有禮。及移龍泉寺，別以巡警守之，警吏入見，語言瞻視，浸陵人矣。袁克定復遣德人曼德來省，且言可移處克定彰德宅中，余默不應。至六月，余以資斧空匱，飭廚役斷炊，不食七八日，神氣轉清，唯步起作虛眩耳。旧友廣州黃節晦聞書致當事，道不平。當事惧余餓死，復令醫工來省，得移東城錢糧胡同。政府月致銀幣五百圓，賃屋治食，悉自主之。以巡警充閤人，稽察出入。書札必付總廳檢視，賓客必由總廳與証，而書賈與日本人出入不與焉。時弟子多為大學教員，數來討論。余感事既多，復取《樞書》增刪，更名《檢論》。處困而亨，漸知《易》矣。

是冬，孫堯卿自德意志歸，來候。時同志旧勳與余相遇者，獨堯卿、柱中二人耳。初克上海，柱中功高，授勳纔得五位。川邊經略使尹昌衡以事下獄，禍不測，柱中獨與前貴州都督楊蓋誠上書救之，堯卿亦為言云。

## 中華民國四年〔1915年〕四十八歲

日本以往歲取青島，知袁公將改號，以二十一條要之，袁公惧，如約。人心始去。

三月，長女歿，少女珪及長壻龔寶銓入都省視，遂居焉。歙吳承仕親齋時為司法部僉事，好說內典，來就余學。每發一義，親齋錄為《荊漢微言》。時袁氏帝制萌芽已二歲矣，往日當事數遣客來伺余意，道及國體，余即以他語亂之。間亦以辭章諷刺，《宋武》、《魏武》二頌

及《巡警總監》、《肅政史》二箴皆是時所為也。七月，籌安會起，勸進者日數百。余知袁氏將滿貫也，顧不能無感憤，賴以禪觀制止。孫少侯時為袁氏要人，柱中以獄事被脅，皆豫籌安會。余甚惡少侯，而知柱中無他，柱中來見，不甚誚讓也。然柱中頗自媿，不繼見矣。八月，歿自經死。事傳日本，誤謂余已死。既而上海報紙依以入錄，湯夫人急電問安。余復電曰：“在賊中，豈能安。”露章明發，逆知袁氏技盡，無能為害也。是冬，多惡夢，自為終制。十二月，雲南護國軍起。

中華民國五年〔1916年〕四十九歲

一月一日，袁世凱所謂洪憲元年也。護國軍事聞，世凱始恐。然以陳宦在四川，倚以鎮懾，謂西南可無事；江上列戍，亦自謂慎固也。余雖被禁止，數聞北軍敗耗。時有欲迎黎公赴廣西者，余聞，密書授人致黎公，勸決策。未几，廣西獨立，世凱自褫帝號。聞南北有議和意。又聞西南設軍務院，雲階在肇慶稱都司令，所部桂軍，不出湖南，顧日與龍濟光競。欲移書示以方略，檢視既嚴，書不可達，乃取銀幣千圓，存交民巷日本正金銀行，銀行員得出入余門，因取書屬展轉達之。久之，軍事岑寂。至五月中，陳宦以四川獨立，世凱猶不信，見其露布，始怒，命秘書發電痛詆之。秘書不肯，世凱慚怖，歐血至盈許，漸不支。余時欲觀南方實狀，友人有在海軍部者，與日本海軍增田大佐、柴田大尉相知，示余易和服亡走，自鐵道達天津。至期，日本駐津領事密攜憲兵迎于車棧。既發，未上車，偵者踵至，稱汝負我錢，何故脫逃。取指環及常弄古玉去，羣曳以走，日本軍官與焉。領事所攜憲兵前進，奪軍官去。余被曳至巡警總廳。時世凱已病，警吏氣亦衰，但促歸邸而已。六月六日，日將昏，朱遜先入告曰：公署學校處處皆下旗，袁世凱必死矣，且祕之。明日，知黎公繼任，即東廠胡同邸中為行府。余欲往見，守門巡警尼

之，乃書付遞先轉達公府。九日，有人來傳公府音問，云總統得書，即飭內務總長王揖唐即王賡更名下令撤警。揖唐不肯，總統無奈何。十三日，門人余干郭同宇鏡來，自言佐公府秘書。余問撤警事，字鏡答曰：“此曹所忌，在先生出暴其短耳。今宜陳情總統，言袁氏已歿，無庸念旧惡。同以手書示揖唐，其事必解。”從之。十六日，果以院令撤警。增田、柴田皆來賀，余感其意，以范文正公手書一卷贈焉。

余寓錢糧胡同，與陸軍少將哈漢章同巷居，亦素識其人。既撤警，漢章方為公府軍事幕僚，數至邸中，稱段祺瑞跋扈，謀以徐世昌代之。余知世昌與宗社黨有連，兼聞其首贊帝制。念漢章以總統微幸，禍自此始矣。二十一日，入謁黎公，告以行意。黎公亦道京師危狀。余曰：“軍警不能為變，清世達官，其心難任也。今所望者，南方不屈，則公亦安。”黎公但稱毋苦百姓而已。二十五日，黎公遣一衛官護行，至天津，浙江已遣戚則周來逆。是晚登舟，七月一日至上海，抵家。

余既歸，適海軍獨立。政府下令召集國會。浙江都督呂公望戴之遣人來迎，到杭縣。勸勿遽取銷獨立。留五日，旋歸。而軍務院已解。時克強亦自美洲來，聞其聲嘶楚，語頓挫，不能為長言。問曰：“何憊至是？”克強以數患歐血告。言及國事，嗟歎而已，終不言方略也。直徐世昌、馮國璋、張勳等有徐州會議、彰德會議，皆密謀復辟，以傾民國。余見國事日岌，八月，南赴肇慶，視雲階。時雲階方攻龍濟光，其軍中任事者為騰冲李根源印泉，而行嚴次之。余問往時何不亟圖長江以規形勢，而局促于嶺外為。印泉出示五月三十日軍事計劃書，擬陸榮廷下湖南、李烈鈞出江西、林虎左右策應。余曰：“是計當矣，何故不行？”印泉曰：“袁氏旋歿，黎公繼任。江西為政府直隸之地，義不當加兵也。”余曰：“即如是，湖南亦然。何以

陆荣廷復进攻耶？”印泉曰：“湖南湯薌銘已先独立，地屬我，故可攻耳。”余怪其辞遁。后知印泉利广东富原，故令协和卻归攻之，以龙济光所部皆雲南产，可以情撫也。济光卒不可破，而都司令部穷蹙矣。余見南方無可与謀者，遂出游南洋羣島，岁晚始归。归时肇庆都司令部已解，馮国璋已被选为副总统，克强已欧血死。人才日乏，凶暴日長，知大乱之將作也。聞主选馮国璋者为唐紹仪、孙洪伊，而溥泉亦为之关通。余見溥泉，痛責之。溥泉深自悔，明年送克强葬，伏地痛哭，至不能起。

初，孙公好尚与克强異，厭薄軍官，而喜少年輕薄与江湖屯聚者，訖为大总统不能悛。二年之变，孙公劝克强急起，克强不从，后亦致败，孙黃同时窜日本。英士等日夜慫恿孙公，杂集同盟会人及新附者为中华革命党，气甚盛，尤排擠克强。克强慚憤，避之美洲。所隶軍官协和、印泉輩及二年起兵者，無所附，皆南走归雲阶，与孙公交惡，独石屏不肯。克强归时，余問往候孙公否。克强曰：“往則遭其詈耳。”及克强卒，其徒亦集同盟会新附者谷鍾秀、張耀曾等称政学会，皆宗雲阶，与孙公角。余頗任調和，衅已深，不能合也。其后政学会日益披昌，众怒归之，而中华革命党轉衰，所謂为淵駸魚，为叢毆爵者矣。

#### 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五十岁

是时宗社党徧布上海青島間，康有为、劳乃宣、刘廷琛、郑孝胥、章梈为著。而內与梁鼎芬、陈宝琛等通，散布揭帖，訟言無忌。余聞鼎芬献綸旅〔展〕金鑑于清廢主。又知彼中計画，党首皆为輔政大臣，徐世昌則輔政王也。一月末，故內閣总理鳳皇熊希齡至上海，以其情报唐紹仪，且征求革命偉人同意，紹仪怪其妄。余曰：“不然。革命偉人必不贊助復辟，彼亦自知之。所謂同意者，欲令同意于馮国璋耳。”繼見孙公为道之。孙公曰：“復辟果成，則聚而歼旃尔，养寇

可也。”余曰：“不然。馮國璋方欲傾黎公，必慫恿張勳為此，而已不与焉。勳事成，則已又出師討勳，然後以副總統繼任。公何不了也。”孫公曰：“不然。馮國璋北洋老革，清主果立，彼得一王封足矣，安敢望繼任。”余曰：“不然。馮平日固非有大志者，今為副總統，則覬覦之心自起，豈以王封自滿乎？”孫公終不悟，余數騰書公府傲之。黎公時任哈漢章，亦不省也。既，黎公遣使授孫公大勳位，雲階勳一位，協和復勳二位。孫李皆受，雲階以不肯三鞠躬，不受。余知其無禮于民國也，稍疑惡之。有頃，對德宣戰議起，國會譁然，公府欲更置內閣。余亟移書國會中相知者曰：“今之內閣，本一武人，行事悖繆，不可勝書。然以比于清袁貴相，尚無術而易與。若去彼得此，則其禍更深。”清袁貴相謂徐世昌也。其後公府更欲以李經羲代段氏，經羲有小術，而素怯吝，不能為輕重。陸榮廷入都，黎公遇之甚厚。然榮廷亦觀清廢主，且與張勳交驩。黎公以榮廷故，謂張勳無他腸。及倪嗣冲反，雷震春拥徐世昌于天津，私稱大元帥，公府復召張勳入都以抗之。由是國會解散，而復辟之禍成矣。自克強起兵江寧時，嘗欲撫納張勳，以傾袁氏，卒為所賣。是歲春，協和又遣彭程萬與勳通問，榮廷復要束之，是以黎公不疑。召勳致變，其禍甚于江寧之役。時為黎公奔走者，郭宇鏡也。宇鏡以是蒙誦，思欲湔浣，舉措不慎，嗟何及矣。

孫公初以失位缺望，聞中央有變，輒喜，故與余輩異情。石屏始終謂孫公不可居首長，余亦不能慊。然中國首義，人所知者孫黎二公而已。黎公初遣海軍總長程璧光南下，冀為后圖。璧光者，字玉堂，香山入。清末嘗西行購軍艦四艘，即孫公指目以為己物者也。性忠謹，孫公慚而疏之。復辟禍起，國命已斷，黎公避居日本使館。孫公欲復稱臨時大總統，余亦謂可行也。七月三日，集議孫公邸中。玉堂起言奉大總統命，國家危急，屬孫先生維持國事。孫公答曰：

“当復設临时政府。”唐紹儀起持駁議。玉堂曰：“所謂維持国事者，謂起兵討賊，其他非所敢知也。”議不決。余就語玉堂曰：“国無元首。聞黎公避居日本使館，君統率海軍，当以軍艦奉迎。可先电日本公使，护黎公至海軍泊所。不然，南方無主，何以自立。”玉堂曰：“本有軍艦二艘，在秦皇島，即傳無線电語之。”少頃，余为拟电致日本公使。明日，日本公使辞以难。于是決策以軍艦护孙公至番禺，冀有所建設矣。余始未有子，是岁四月，湯夫人举一男，小字曰导，以王茂弘期之也。未三月，即赴番禺。

余与孙公南行，風甚。抵番禺，段祺瑞已破張勳，北人羣胁黎公辞职，馮国璋得代理总统。余曰：“不幸而言中矣。”孙公以护法名，屬广东省議會迎致国会議員，开非常會議于番禺。未几，海軍亦大至。議員来者七八十人耳。时孙公尙欲称临时大总统，余謂宜且称攝大元帅。石屏时亦移書，劝孙公勿自尊。众議喧呶，或欲以議員合組政务委員會者。孙公極口置議長吳景濂，景濂恚，誓不復見。余宿实業团，議員呂復健秋及宇鏡来就議，余謂分疏曉譬，羣情漸悟。故广东都督陈炯明竟存復来置之。余初以雲南督軍唐繼堯莫廢之招，欲赴雲南觀軍容，未果，至是以广州事难就，戒期西行。竟存止之曰：“諸議員尙信君。事畢前往，不晚也。”至九月，番禺立軍政府，孙文被选为大元帅。兩广巡閱使陆荣廷、雲南督軍唐繼堯被选为元帅。余劝孙公遙戴黎公以存国統，使人不能苟与賊和，且示無自尊意。为大元帅作宣言書，称願与全国共击廢总统者。孙公虽貌从，情不順也。时孙陆不相能，荣廷不受元帅印証。滇軍师长張开儒等言唐督軍已与龙济光和好，約为兄弟，其人可用。余往香港視之，济光怨荣廷甚深，欲觀望南北勝負。孙公所部粵人亦欲挟軍政府已行广东主义，余知其無就，欲西行。孙公使人来曰：“今人心不固，君旧同志也，不当先去以为人望。”余曰：“此如弈棋，內困

則求外解。孫公在廣東，局道相逼，未有兩眼，僕去為作眼耳。嫌人失望，以總代表任僕可也。”孫公從之。遂與議員五人授元帥印証者及宇鏡、少璜偕西，自交趾抵昆明焉。

初雲南光復，蔡鍔始侵略四川，至自流井。護國軍之役，四川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先反正，功高。羅佩金以雲南督四川，貴州人戴戡為省長，皆忌存厚。雲南軍在四川者，又偏得利權，川人失職，謂其將并己也，銜之次骨。存厚因民之怨，攻佩金，走之；又攻戴戡，殺之。北廷遣吳光新赴川查辦，以一師駐巴。時雲南兵在川南者尚二萬人，莫廣俱，不敢出，其祕書長李曰垓尤尼之。余至雲南，莫廣猶豫，不敢受元帥印証。余謂五議員曰：“不受，諸君為無面目，宜速歸。余名義亦屬軍府，隨君等去矣。”莫廣始具禮受印証。然其文移号令，終自稱滇黔靖國聯軍總司令，未肯稱元帥也。數日，以公函請余為總參議，少璜為參議，宇鏡為祕書。余受之，亦未嘗自稱云。莫廣問計，余言：“南北相持，不得湖北，不能取均勢。今桂軍方援湖南，荆襄黎天才、石星川亦思獨立。君必待破重慶定成都，然後東下，則歲時淹久，事將中變；且川人怨雲南深，未可猝下也。宜分兵自貴州出湘西，取辰沅常澧為根本，北與江陵相望，黎石一起，計時湘中亦已下矣，乃與桂軍會師武漢，敵人震聳，形勢在我，劉存厚亦焉能倔強也。”莫廣歛四川富厚，不肯捨。會貴州兵自桐梓出，規川東。北廷所置四川督軍周道剛欲攻川南以綴之。其旅長劉成勳來告變，莫廣欲出，余以為中策，力贊之。十一月，發昆明，渡可渡河，從叢菁中行數日，至畢節。川南瀘縣已為周道剛軍所拔，雲南軍大潰，莫廣亟下令捕亡還者，纔得百余人耳。值湘桂軍拔長沙，黎石反正；貴州軍自綦江取黃角亞，距巴十余里，吳光新走。重慶鎮守使熊克武以巴自主。克武者，字錦帆，本同盟會舊人，而黃花岡死難之遺也。未一月，瀘亦復。雲南勢復振。余勸莫廣速出，

不果，当是时，南方势盛。雲阶在上海，陰結長江三督，任調停，其实为北方緩兵計。文电数至，莫賡以为实然，余曰：“三督所行，諺所謂狐假虎威者。西南羣虎，奈何为狐所弄。”然时人为雲阶三督所誑誤者甚众，不能以一人胜众口也，乃遣少璜赴湘西，身与宇鏡同下东川。

孙公与荣廷相惡，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門，欲亲征福建。余在畢节，电請決計，不果行。

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五十一岁

一月十日至巴县，礼威丹祠。南府赏贈威丹大將軍，故巴人直称鄒大將軍也。其家無恙。时錦帆以四川靖国各軍总司令建牙，与刘存厚相持。雲南軍已復川南，其軍長顧品珍出沒川南川东間。錦帆屢請莫賡东下，余亦数促之。大旨言：“荆襄独立，吳光新以一师窜还，半自万县渡江，半沿江直下，皆会宜昌。沿江者为川中民軍顏德基等所截，亡失軍械無數。今急以滇黔軍躡之，多即一师，寡則一混成旅，六七日可抵宜昌。滇黔躡其后，荆襄当其前，吳光新必为虜矣。又湘桂軍已破長沙，方向岳陽；而武昌民党亦起，王占元穷蹙欲走，今不亟取吳光新，与湘桂鄂三軍直下武汉，是养寇也。公以雲南貧瘠，欲得四川为外府，然川人怨公亦深，而鄂人爭欲迎致，鄂之富实，不減四川，分川鄂以給軍，饋餉無乏，而川人之怨亦弭”云云。如是十余上，莫賡終託故不出。宇鏡至戒以吳三桂遺事，且言：“公宜速出，免为深山穷谷中人。”欲以激之，亦不怒也。未几，吳光新復熾，荆襄潰敗，石星川先走，黎天才斜窜入秭归。而湘桂軍适破岳陽，告捷电至。余电促湘桂联軍总司令譚浩明亟取武汉，浩明復曰：“取武汉易，守之不易。”余言：“岳陽亦非可守。今得武汉，縱不能进取，且为岳陽屏障。不然，虽欲端坐，得乎？”浩明言：“君宜速致唐公下攻宜昌，僕則可規武汉。”卒不得決。是时雲阶在上

海，交關南北，馮國璋以厚賂資之，故云階勸浩明弗進攻，浩明不悟也。湘桂軍亦自相擠，皆雲階一言致之。由是敵悉銳師來攻，湘桂軍崩潰，退守衡陽，蹙地七八百里，大勢沮壞。雲階清旧臣也，為賊所任，以奸旗鼓，梟頭礫腹，自謂其分。行嚴輔雲階至久，主筦樞要，辱其桑梓，亦已甚矣。后劉存厚走，錦帆入主成都。而陝西民軍方欲奉滇府節度，袁廣分遣九總司令，以五援鄂，以四援陝，然皆虛名。至三月，雲南將葉荃以二千人下援宜昌，余送之舟。荃馭下有恩，慷慨任事。既發，見秭歸巴東駐師尚萬人，即挺進逼宜昌。吳光新盡選銳卒出其后，襲秭歸巴東破之，黎天才跳入巫山。荃自興山山行退還，士無潰者。今時將領，此子為佼佼矣。至四月，日本人來報唐紹儀赴東京，擬拥立徐世昌，求外援也，因徵余意。余曰：“首亂中國者，徐世昌也。余必黜之。”協和數電袁廣，言改組軍政府事。余聞孫公矜躁失眾，嘗自乘軍艦發礮攻桂軍，似高貴鄉公所為，知不可留。獨怪協和舉雲階，致書痛詆之。既，讀議員湯漪改組草案，至不必遙戴，咤曰：“此乞降之兆也。”因念护法端緒，本以勉強行之。陸榮廷不肯就元帥選，唐繼堯受印証而不肯稱；貴州助雲南出師，自号黔軍，不肯用靖國軍名号；其將吏常言出師四川，為戴戡復仇，本不與國家事；此皆市德北廷，為伸縮地，幸以遙戴固之，使不得脫。而孫公不能力行，乃反與桂軍尋忿，黜者乘間，并遙戴之名去之，前之苦心，遂為灰燼。發意欲歸鄉里，中阻宜昌，不可下。時南軍挫衄，江陵軍推唐克明為主，轉入恩施。武昌旧勳蔡濟民幼襄亦起利川，所謂鄂西軍也。衡陽之師，復退郴桂。而田應詔等起辰沅，号湘西軍。余知事不可為，猶勸貴州分兵出常澧，以觀其變。貴州所遣，纔一旅耳。幼襄日遣使赴川告援。余以鄖中六縣，故不能及，而顏德基方領東川下游，與鄖中連壤；勸幼襄就德基，以偏師出巫、竹，為鄂西張翼。錦帆患雲南之偏，余告以親貴州，善宿將，

則外侮自止。川東北民軍石青陽、顏德基、陳秉坤據地既廣，不相輯睦，亦欲余以軍府名義護之。雲南軍在川者甚焉。五月，道萬縣之利川。是時軍政府改為七總裁制，雲階與選。

余至利川，見幼襄兵甚單。余謂：“守小縣，統弱卒，責百姓輸餉，又與唐克明相逼，甚非計也。顏德基兵尚盛，而甚慕君，君雖元勳，今時事已變，宜屈己就之，得彼千余兵，為指揮前敵，往攻鄖竹，愈于利川多矣。”幼襄計已定，未行。復偕余抵恩施，唐克明軍部所在也。江陵既潰，克明轉戰江南，部兵僅殘千余人，保于恩施，勢虽微弱，然視幼襄犹勝。余四十六歲在武昌，知師長黎本唐諫黎公召李純，不聽，即自免去，心善之。黎本唐者，則唐克明旧名也。故安徽都督壽州柏文蔚烈武者，本趙伯先旧部，民國二年，以抗袁氏敗，亡命，黎公時以將軍賞焉。护法事起，从湖南來赴。克明聞吳光新軍中將領旧多事烈武者，因請為前敵總指揮，駐師崔嵬，距恩施百餘里，鄂西賴之以安。余至恩施，烈武亦來候。值夏正端午，克明尚攜觀競渡，而北軍已襲破建始。克明震恐，密謀退守利川，咨于幼襄。幼襄惡偪，乃曰：“咸丰、宣恩皆可守也。”即去。烈武亦倉猝往前敵。明日軍報益惡。及夜，余已臥，克明遣使來咨曰：“敵即向恩施矣。總司令欲走四川。公意何如？”余曰：“敵勢虽盛，然山中作戰，不在众寡。石板頂之險，非彼所能度也，尚有守者乎？”答言有。余曰：“足矣。縱不能守，待敵逼城，犹當一戰而退。今遽以千餘人走四川，川軍亦迫令繳械耳。均之非己所有，何不以力戰得名。”使者曰：“商民已動搖矣。奈何。”余曰：“此有旧族饒氏，好賓客。明日尔總司令亟就其家，集軍佐商人飲博，可立定也。”使者還報，克明果不走。明日，同赴饒氏。余就觀瓦當銅器，數入至博所覘之。見商會總理王某神色沮喪，每博輒負。問之，言昨夜總司令遣人以錢票兌實幣二萬圓，疑必走。余始知商民動搖所由。因

曰：“彼能飲博，已安矣。”于是置酒尽醉而散。明日，知北軍襲建始者，乃为省長何佩璫迎致家屬，意不在得地。余曰：“彼时若走，真为北人笑矣。”始鄂西軍皆恃柏烈武；势既定，幼襄謀以烈武代唐克明，烈武难之，謂余曰：“鄂人自相爭則可，吾輩羈旅，乘人危而取之，后將焉入。”余以烈武为知大体，然克明始疑余矣。唐蔡相逼，余終促幼襄往就德基。其后幼襄尝一赴巴，復返利川。明年，遂为人所襲杀，怀土故也。

余在恩施兩月，聞武昌旧勳吳醒汉厚裁屯兵来鳳，往視之。厚裁始与幼襄同起武昌，为黎公爱幸，得人心。来鳳故土司，清中叶始置县。一县地稅，不过二十余兩。餉乏，然田稼多。余教厚裁以秋收征谷，亩取什一。厚裁欲行之，时山寇来攻城，兵不得出。留十餘日，赴湘西。抵沅陵，田应詔方称軍政長，所部总司令四五人，或以四百人称軍者。常德已为馮玉祥所陷，而周則范在溆浦，兵最强，不肯屬应詔。少璜时为軍民會議处議長，介貴州軍以守。湘西軍恃清浪灘之險，將佐日夜酣宴如無事者。留兩月，自沅陵微行出常德，渡洞庭，至夏口。聞徐世昌得伪选大總統。归抵上海，十月十一日也。先一日，世昌就伪职矣。使遙戴之制不变，鼠子敢尔耶。

八月，聞莫賡始出重庆。时錦帆位已定，迎于江岸，磬折待事，导入邸中，晨起上食，晚亦如之，若西門豹对河伯然。及議出兵援陝，設川南夔万兩鎮守使，皆齟齬不相入；但言联帥离家浹岁，为国憂劳，当旋归休息而已。莫賡怒，馳归雲南。行凱旋礼。然时四川供雲南月餉，定銀幣二十五万，雲南軍輒自徵之，月至四十余万，川人怨益深。

自六年七月以还，跋涉所至，一万四千余里；中間山水瘴惡者，几三千里。学殖浸落，比年亦有講論，皆观察風土言之。初在雲南，莫賡喜言姚江学，屬余为將領說之。余以南中情性，有主觀，無客觀；

將帥能破敵，不能撫民；軍旅能乘勝，不能善敗。因言姑近法曾滌笙，無必遠師姚江為也。后在巴，士人求開示。余觀四川文化，通儒特起能名其家者，不如下江。然人盡讀書，鮮有不識文字之子，亦視下江為優。近世棒客橫行，略及軍旅，行商大吏，多受攻訕，然愛慕儒先，先戒勿劫教員，化亦美矣。乃所以不竟者，其性輕易淫佚，貴慕權勢，至今如漢志所云也。因告之曰：“四川重江復關，自為區域，先后割據者七矣。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張獻忠皆自外來，而鄉土無作者。楊、馬、陳、李，文學為最高，蓋得召南江沱之化。功名著者乃甚鮮。宋世二蘇，善為章奏。范鎮、張浚，則忠正之士，皆不能有大就。可數者，虞允文、楊廷和耳。清世岳、楊諸將，因主威而立功，非經緯之才也。文高而實不副，得非先浮華后器識之過歟。但習《資治通鑑》、《文獻通考》、《方輿紀要》三書，斯為切要，不煩求高遠也。”所得人士，雲南袁丕鈞、湘西修先楨，亦一方之秀。

余始在巴，聞唐紹儀擁戴徐世昌，心甚惡之。至十月，正式國會已集番禺，而北方偽國會亦選世昌。抵家，見同志無深惡世昌者，西南羣師，且屈意與和好。因念帝制復辟僭立，皆此一人为本。自袁氏死，黎公繼任，海內粗安。其間交構府院，使成大衅者，亦世昌也。二年以來，亂徧禹域，則世昌為始禍，馮國璋其次也，段祺瑞又其次也。唐紹儀以私交故，獨推世昌為文治之主，變亂白黑，舉國信之，何哉！發憤杜門，不時見人。已而唐紹儀自日本歸，西南任為議和總代表，胡展堂與俱來。余見展堂，言世昌不可與並立狀。展堂言，今當宣布罪狀者四人：黎、馮、徐、段是也。余知展堂欲為世昌解圍，故引黎馮，佛法所謂以楔出楔，乃宣布主和陰謀徐唐朋比狀。

中華民國八年〔1919年〕五十二歲

二月，世昌遣帝制犯人朱啟鈴來與唐紹儀議和。余集同志茅祖權、詠薰、方潛寰如、簡書孟平等為護法後援會，破徐唐之謀也。初啟鈴來，精衛以元勳訝之道左，人皆知其隱隱矣。孫洪伊輩徒恨段氏，于世昌猶矜之。紹儀力言中東密約，賣國喪權，盡祺瑞一人為之。欲移人情於反對密約，而忘世昌倡亂僭立之罪。溥泉數來候，亦不能決。余謂祺瑞勇夫，其惡皆世昌誘構成之，重以帝制、復辟、僭立三罪。今西南所以自名者，護法也，曩日為保持國會，今國會已集矣。但令世昌退位，偽國會解散已足，不當先論他事。其後陝西告急，海上論者以北軍既言停戰，而復攻擊陝西民軍，以此要紹儀停議，紹儀不得已，三月，宣告停會。洪伊與留滬議員亦稍知紹儀奸偽，且悟徐世昌不可與。而孫公與紹儀本同縣人，閒居上海，相往復，中間行理，則展堂也。孫公教紹儀重開和會，紹儀以為口實，從之，士論益不韙。孫公招余飲，言和議為外人所贊，必欲反對，外人將令吾輩退出租界。余笑不應。歸，力爭如故。紹儀復開議，頗受徐世昌賄，唯以裁兵理財為文飾，未嘗及護法事。五月四日，京師學生羣聚，擊章宗祥，欲盡誅宗祥及陸宗輿、曹汝霖輩。三人皆偽廷心膂，介以通款日本者也。事起，上海學生亦開國民大會，羣指和議為附賊。紹儀不得已，逾十日，乃提八條以脅啟鈴。其前七條，唯國會自由行使職權、廢除中日密約，為差可意。最後一條，仍言由和會承認徐世昌為臨時大總統。啟鈴不許，和會遂散。蓋自余始宣布徐唐罪狀，其後八次與紹儀書，道其隱情，留滬議員亦相與應和。至是徐唐之謀暴著，和會始破。然西南議和之望，猶未絕也。余數移書兩院，勸選舉大總統，雖分立亦無害。兩院亦有應者，然竟不行。

和會中斷。至八月，偽廷復以王揖唐代朱啟鈴。揖唐庸鄙，為人所輕。紹儀遣易次乾入都，迎致上海。軍政府電致紹儀拒之，稱非得

明令，不容開議。紹儀大窘，偽辭總代表。余移書發其偽，言不去上海，是以辭職欺人。廣州國會亦建議撤回代表，下討伐令。軍政府不省。王揖唐宣段祺瑞旨，欲與民黨握手，以誘孫公。孫公自失職後，大怨望，日夜欲向北，已遣焦易堂、葉夏聲、黃大偉三輩入都。聞揖唐言，慰過望，然猶以恢復國會要之，揖唐不能從。至九月，靳雲鵬就偽總理。雲鵬與徐樹錚皆段氏門下要人，不相能。王揖唐比于樹錚，云鵬猶以名任之，而遣梁士詒等南至廣東密議。然陸榮廷已漸有戰志。海軍欲出廈門，與浙軍戍閩者合。呂戴之時亦在汕頭統兵，陳炯明駐漳州，孫公遣使說陳呂勿戰，要求餉械以困軍府；又遣人往與福建督軍李厚基合；蓋事事與軍府相掣云。初，軍府亦陰通款于北，獨與孫唐利害不相容，故舉事多鉅錙。及是，海軍欲取福建；湖南軍在郴州者，亦與北軍吳佩孚成言，令佩孚北歸覆段氏，而湖南軍自取長沙，雲鵬出資九十萬助之。其後海軍計雖無成，而長沙卒以恢復。此雲鵬之善于補過也。

是歲春，幼襄為四川援軍方化南所殺。十一月，恩施兵變，厚載入恩施，唐克明走。烈武受軍府命為鄂西總司令。

初，四川以滇患故，不暇問川邊斥候。其鎮守使陳遐齡，受北廷命，與川軍相左，給餉不時。藏番窺川邊，至昌都。遐齡不能守，偽廷已欲畫巴塘為界矣。錦帆稍整戎備，陸軍民軍皆听命，編以七師，命但懋辛出川邊，击藏番，卻之。威名始振。雲南亦以備川邊故，出兵建昌，逍遙金沙打冲間，未嘗出塞應敵也。由是四川勢漸盛，而雲南轉衰。偽廷密使來求和者，輻湊于廣西，不問雲南所欲矣。

中華民國九年〔1920年〕五十三歲

自一月患黃疸，至于三月。

譚石屏歿于上海。往弔，哭之慟。為作墓銘，承其屬也。

雲南四川怨日甚。莫廣復為其弟繼虞所制，與軍長顧品珍交惡。

品珍时在川南，暱于印泉。印泉与袁廣，旧怨也，方統滇軍于广东。李願声气相呼召，則袁廣不能得志，于是怨及軍政府矣。郭宇鏡往为謀，使解印泉兵柄，以兵屬协和，符令严切。印泉不肯从，迫协和走。然滇軍亦半归协和，屯广东湖南界上。唐紹儀知岑唐可間也，密召伍廷芳归上海。已与孙公、廷芳及云南代表皆离广东，則總裁去过半，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政务會議。于是議員亦大半离广东。方是时，雲阶謀助湖南恢复，而紹儀輩掣之。其为伪廷謀，可知也。余病中聞而惡之。

四月，弟子曾道通一自四川来，謀逐滇黔軍也。言川軍亦或不靖，而顧品珍可就撫，即南与軍府謀，且赴郴見譚延闓。延闓者，字組安。以文人督軍，智略可任。通一既返，时川中師長呂超、石青陽皆受云南密命，起为变。余觀錦帆之智，知其必能定蜀也，移書告以湘軍必克，事定，宜与为唇齿援。是計既定，于是川湘永为同盟焉。

六月三日，孙公与唐伍及雲南代表李协和联署电伪廷，言軍政府已失統馭，總裁去者过半，北廷欲議和，当就吾輩，不当就广东。且令协和电致駐湘滇軍，戒勿助湖南击張敬堯，靜俟和議解决。余作書宣唐等罪狀，並电协和痛責之，欲与孙洪伊同署。洪伊始可之，既而忸怩，故独署名焉。未几，余热病大作，几死。病中聞湘軍克長沙，喜甚，躍起，以电賀組安。且言雲阶于此，为能晚盖。張魏公始附汪黃，后与会之立異，此可以解君子之譏矣。上江[焦]既清，兼得王勃山为下調胃承气湯，梔子豉湯，热病寻愈。通一复来，聞川中亦有胜算，忘其疾矣。

長沙方復，曹錕、吳佩孚亦貳于段氏，与張作霖会师復之。孙公先已得段氏諾借軍械，于是竟存有所藉手。雲阶以湖南已复，段祺瑞已敗，自謂尽职，欲辞去。而海軍以恢復福建請，雲阶从之。由是竟

存得藉为名，亦自言將恢復廣東也，兩軍相交，廣府日危。時川軍雖勝，重慶未下。諸議員與孫、伍、二唐合者，復去之雲南。自此下趣川東，以巴為國會駐地。余勸雲階入湘，招國會于長沙，雲階不能行也。組安數招余入湘，酷暑未果。

方是時，湘川皆以恢復故土為號。余既議湘川同盟，知軍政府必不支，則以自治同盟為說。會溥泉自歐洲返，余為言近事，且云：“川湘恢復，于義為得正。粵人所為，亦川湘之次。然因是覆軍政府，于義不可。故余贊川湘，不能盡贊粵軍也。唯揣雲階亦終不濟，軍府亡，則無以拒北賊，獨言自治同盟，可盡靖獻之義耳，于弟何如。”溥泉為易名曰“聯省自治”。因擬秋涼偕往長沙云。

九月，以病愈歸餘杭。去故鄉十七年矣，朋輩依然，田疇無改。于是祇謁先塋，與長兄及族黨歡飲十余日而返，組安所遣使者亦至。並聞川軍已下重慶，于是溯江入長沙。未几，溥泉亦來。

既抵長沙，以聯省自治說其人士。時組安方擬制省憲，意相得也。溥泉初甚贊之，然為國會議員周震麟所惑，不與組安相能，因是中沮。會粵軍克番禺，雲階走，明電取銷軍政府，且令各省亦取銷自主。西南不言聯省自治，則勢且解散，因以入北，于是溥泉亦不能異。會四川軍官來電，稱承軍政府令取銷自主，湖南大兇。余語組安，電中軍官皆署名，唯錦帆以督軍不在，猶可救。聯省自治之名，川中所未聞也，吾與溥泉舉此以告錦帆；君亦舉此以告四川軍官全體，其庶几知反乎。電去，川人如酣睡始覺，即以聯省自治不受南北政府支配復。由是西南根本復定。

周震麟者，亦同盟會舊人也。湖南恢復，震麟獨不豫，欲得省長，勢不可，于是甚惡組安，欲傾之。時湖南所破北廷督軍張敬堯者，新事孫公，稱受業弟子，孫公有敬堯，欲為復仇。而湖南首倡義者林修梅，事定乃被斥，發憤招湘西羣叛為變。醴陵軍主李契雋者，

亦組安所不禮也。震鱗假三方之力，为之謀主。湘西變既起，大軍左行，東方頗空虛，醴陵亦殺旅長蕭昌熾以應。組安欲出兵，無應者，于是去之。師長趙恆惕炎午繼其職。未几，尽誅契雋及同謀者數人。震鱗先走，得脫。周震鱗之謀亂也，溥泉先知之，語余無瞞組安。余曰：“吾來此為六省大勢。湖南新復而氣盛，可以為中堅，夫豈為一人進退也。”及組安敗，余已先歸。十一月，孫公以粵軍軍長許崇智之請，南赴廣東，溥泉從之。未几，溥泉復來，稱軍府欲討趙恆惕，輔譚氏復位。余曰：“弟昔日恨組安，謂其黨皆宵人。今又欲納之，何愛憎之多易也。”溥泉以趙殺李契雋非法告。余曰：“軍法斷斬，不能如常規，不得以非法論。就令枉殺，各省為此者亦多矣。枉殺人即當討伐，是討伐無已時也。”溥泉始退。

中華民國十年〔1921年〕五十四歲

組安自去位，即居上海。而厚裁為恩施神兵所破，傷指掌及顱骨，潛來。

是時西南六省，唯廣西附北方，其餘皆稱自治，改督軍號總司令，或兼省長。莫賡為顧品珍所蹙，逃之香港。錦帆亦讓位于劉湘。貴州盧燾以王文華之命，攻劉顯世去，自為總司令。湖南則趙已代譚矣。孫公在廣東，猶稱總裁，以令任命顧、劉、盧、趙，顧、劉、趙皆不受。及四月，孫公以議員二百人選為非常大總統，湖南力爭之，畢竟存亦不說也，孫公自是益恨炎午。而周震鱗、程潛諸不逞亦日夜說孫公征湘，炎午懼，專與竟存交歡以緩兵。余聞孫公就選，以為非法。然知孫公不得大位必附北，而唐紹儀在粵，猶為徐世昌謀，反對孫公則使徐、唐快意。念武侯賀仲謀稱尊之事，故不與爭。孫公來電亦自言不得已。余答曰：廣東地治，一以付陳；他省逋逃，屏絕勿近。得一夫而失一國，非謀也。終以聯省自治不可反對為獻，言甚切至。孫公近周、程輩，終不肯棄。溥泉時在孫公左右，余以保傅

冲入屬焉。其夏竟存征广西克之。时王占元据湖北,兵数变,湖北人日求救于湖南。会錦帆游長沙,始定川湘会师之議,然兩省軍行迟速不相及。錦帆归,七月二十二日,始抵巴下,議未定,湖南已出师,晨夜部署,八月十九日,川軍前鋒及巴东,而兩湖之战已再旬矣。聞吳佩孚自將救武昌,炎午亦亲督师与战,杀伤相当。然岳陽守甚單,佩孚以軍艦攻城陵磯,二十八日克之,炎午遁归。所將二师道絕不得通,長沙几危。九月一日,川軍攻宜昌,湖南事始得解,与北軍而汨罗为界焉。川軍新下,气銳甚,宜昌戍軍不能守,佩孚自將禦之。顧不知城已陷也,莫夜抵郭下,見有川軍,自率衛兵与鏖战。川軍亦不知佩孚在,竟退师。相持月余,杀北軍过当,然終不能拔,与盟而还。是役也,湖南利湖北富庶,欲專其功,故先川师而下,几徼幸襲得武汉,卒以自困,非川軍踵之而下,則亡矣。于是知亲仁善鄰之益也。川湘既旋师,广西事定。孙公赴桂林,始議道湘南取武汉。余爭之曰:“岳州已尽入北軍,自鉄道至株洲,不半日;株洲距衡陽百餘里,其趣利速。而粵軍东道韶关,西道零陵,去衡陽犹远,必不能与爭,徒以長沙授敌耳。今公所恃名將,則协和也,其志在江西;江西陈光远失众心,易攻。得江西,亦自可窺武汉,無徒苦湖南为也。”时孙公方恨炎午,不为意。而周程輩亦日从臾之。竟存素幸爱陈光远,亦不肯攻,众口同辞,皆称出湖南便。余辯之急,組安亦力持。十一月,始定計出江西。讒人在側,几使湘衡尽陷賊中。天誘其衷,得以变計,亦危矣。

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十五岁

孙公將北伐,遣伍朝樞之奉天,与張作霖和,謀南北同起,攻吳佩孚。既成言,自桂林东下,以竟存異議,罢其省長。自將趣韶关,設大本營,令协和督許崇智、黃大偉、朱培德等出南雄。五月,兵抵贛州,陈光远之卒大崩。轉战至吉安,無守者。伪廷命蔡成勳救之,

亦不進。而張作霖入關，與曹吳戰，兵大挫。吳佩孚知徐世昌在，則南方討伐無已時也，謀迎黎公復位。屬長江上游軍孫傳芳言之，北方諸帥皆應。電信來，余覆言：曹吳不自解兵柄，而請黎公復位，是謂囚堯。六月二日，聞徐世昌已走，急電致黎公于天津。言將帥過驕，難為其上，公于段閣，已有前車，切勿罣繫北京，自同囚錮。且致密書，言但高臥數旬，則京師自亂，然後權在我。黎公六日發電，以廢督裁兵為主。限諸督軍十日解職，已乃正位。余知其挾以求退，甚喜。曰：“是必陳宦之謀也。”已而果然。十日，得黎公電稱入都就職，大驚。蓋黠者乘陳宦不在，破其謀矣。方徐世昌未走時，溥泉來問計。余曰：“竟存陰鷙，恨孫公罷其職，必報仇。徐世昌在，彼不欲居逐主名；世昌退，孫公亦黜矣。”亟電孫公，勸以去名號，勿負氣忿爭，以招反動。溥泉猶不信。十二日，黎公已復位。十七日，竟存部將葉舉發難廣東，孫公走。溥泉復來，言當電致北伐諸軍，歸討陳氏。余曰：“不可。軍士前則氣盛，歸則氣衰。今下南昌，其勢如破竹，既定江西，與竟存爭曲直，未晚也，歸討必敗。”溥泉曰：“竟存大逆無道，發電痛斥之，何如？”余曰：“亦不可。其人陰鷙，然猶好名，今雖通吳佩孚，未顯也。痛斥之，則遂往矣，此危及西南，非一省之事。”然孫公部黨皆與溥泉同計，盡反余策，卒棄江西，而旋歸之師亦敗。小不忍，亂大謀，有如此也。黎公數電召余，余知不可為，辭之，獨以勿下討伐南方令勿借外款為戒。告西南則言堅持自治，勿遽受命，為曹吳所弄。幸西南猶信吾言耳。黎公始不知利害，力主統一；余數以烏盡弓藏為戒，久之亦漸悟。八月二十九日，授勳一位。

## 癸丑湖口討袁紀事詩

鄧文輩

先是民二癸丑春初，袁世凱與洪述祖應夔丞等謀刺死宋教仁后，叛國之罪即已昭彰。中山先生親赴南昌與李烈鈞面洽，商定東南六省合力討袁，並請岑春煊參加。因龍濟光是岑舊部，冀可收服，故推岑為西南統帥。黃興原系南京留守，推為東南統帥。李烈鈞布置江西，先由湖口首義討袁。派我赴長沙與譚延闓接洽，諸事商妥，回時便道岳州，王正雅鎮守使宴我于岳陽樓，即席成詩一首以紀其事，錄之于下：

岳陽南望一開襟，渺渺洞庭湘水深，千古危樓留勝概，使君揖客此登臨。登臨樓上東風滿，桃花落盡春不管。今日登樓惜落花，明年游此知誰伴。君山一點碧青青，潏潏波光日色冥。主人盡歡客盡醉，醉歌一曲請君听。我來奉使半閒游，一樽在手動百憂。革命尚未完成日，忍看滄海正橫流。滄海橫流可奈何，三戶健兒夜枕戈。功名本是少年事，双丸一擲去如梭。我聞昔有呂洞賓，三醉此樓呼不醒。世事浮雲變蒼狗，壺中日月有仙人。仙人已去不再來，我與使君盡余杯。天下英雄安足道，青梅煮酒是奇才。

由是不久以後，湖口即宣布討袁。風起雲湧，蘇皖滇粵各省相繼響應，以為天此朝食；不料岑春煊受騙，湯壽潛倒戈，李純、段芝貴等大兵壓境，黃興忽忽离职，只有林虎與歐陽豪打了一個勝仗，看得大勢不對，隨向湖南退卻。我則最後由廣東退卻，不到兩月，這次討袁之役便告完全結束。

## 土地承租文契（譯文）

石嶺，臨榆縣，河北

由于双方同意，前承租本会地圖上 第 60 号产业（約三亩地左右）人佛蘭克·潔·莫雷，收到極东煥色斯信用公司……現金，此項合約已在石嶺会秘書处登記备案，該第 60 号承租产业，已由佛蘭克·潔·莫雷移交，石嶺会执行委员会茲特取消該佛蘭克·潔·莫雷的承租权，並將該第 60 号产业承租与極东煥色斯信用公司，該公司的繼承人，管理人或委託代理人。

該極东煥色斯信用公司，該公司的繼承人，管理人或委託代理人，不論將該項产业的全部或一部轉讓，只能讓給本会會員或簽字于本会会章及法規的人員。

本合同于 1941 年 7 月 5 日經石嶺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及秘書簽字並加蓋会章，該極东煥色斯信用公司亦亲簽字並蓋章，作为憑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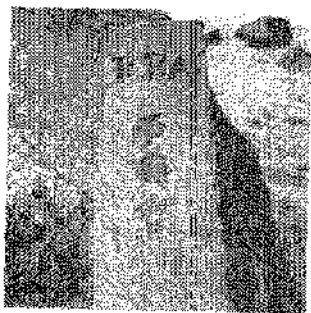
石嶺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簽字)

石嶺会执行委员会秘書 (簽字)

石嶺会 (会印)

土地承租人 (簽字並蓋章)

承租文契第 355 号

[illegible]

## LEASE OF LAND

# 1941-1942

[illegible][illegible]

He signed a report of the Chairman and the Secretary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ntroduced me to the people and the staff of the Association, and the said Robert L. Brown has been named with me as one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Received 10/15/2010; accepted 11/15/2010.

## 一九四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遗迹



江孜寺正巧屋宇，西藏民兵曾在此与英兵  
交战以致房屋倒塌。



江孜山头的城堡，西藏人民曾在此击退英  
军一个多月，在英军撤退后，将一弹药库烧毁。



这是英军撤退时在西藏行军时所留下的  
道路。



这是四五十余里之德金寺，曾遭英军炮  
击烧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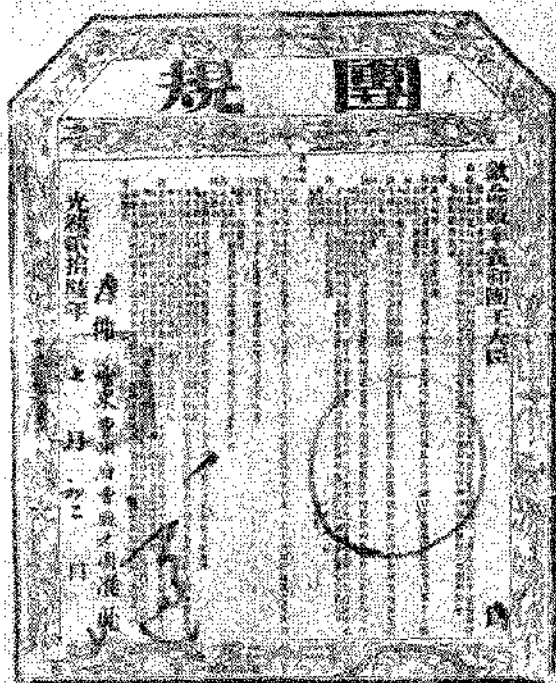
高江營八十號藏所後，西藏人民  
曾在這裡挖長隧道。

札拉林，是千戶的村寨，被英初  
略軍燒成一片瓦礫。



在東城六八，三岁的帕拉古古，西藏阿魯普依西藏西藏人民在1964  
年拉曼生平的家里。

义和团匪規



原刊于《》，页码：全分，页码：全分，藏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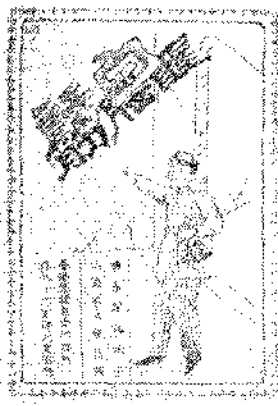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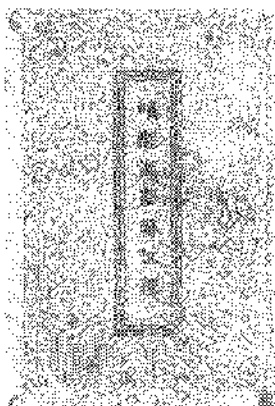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 喚醒麻木警世經和醒腦筋書影

喚醒麻木警世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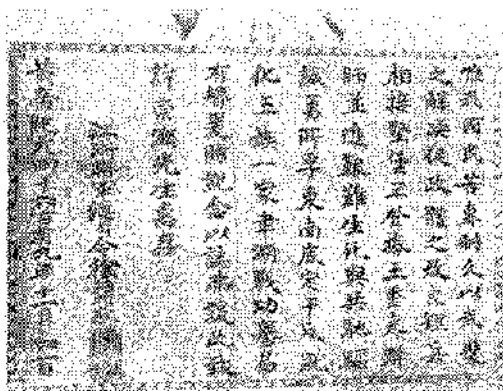
醒腦筋書

以上兩  
書，是革命  
黨人革命以  
後，在南方  
各省傳布，  
以革命的利  
物，因舊藏  
在廣州博物  
館。



## 章 章 章

自革命成功，江蘇即以革命黨，總司令徐紹楨，  
始將軍務課長，江蘇軍務，以軍紀。



# 章太炎像 及其著作



章太炎先生 62 岁时的照片



章太炎著《清室革命論》的  
第一頁。



本館發行之《章太炎先生  
自定年譜》原印本封面。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 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

一、为保存、整理並流傳中国近代史資料，特征集鴉片战争以来各种文献。

二、征集范围，包括：

1. 中国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項的重要資料；
2.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各项資料（包括各少数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及华侨在国外的斗争）；
3. 苏联援助我国革命及各国人民与我国友好关系的資料；
4. 帝国主义对我国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侵略等項資料；
5. 清朝政府、北洋軍閥、蔣匪帮及其他反动集团等卖国、專制、殘酷剝削以及其內訌等項資料；
6. 近代人物的重要資料；
7. 其他重要資料。

三、資料形式，包括：

1. 檔案、函电、日記、著述稿本等；
2. 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訪問記与历史事件的調查記錄等；
3. 人物傳記；
4. 像片、拓片及各种遺物等；
5. 旧报章杂志、各地方誌、罕見書籍等；
6. 史料長編、年表、統計圖表、資料目录及資料考訂等項著述；
7. 非汉文資料或其汉文譯本；
8. 其他。

四、凡保有上列資料者。請將原件或抄本寄來。惟特別珍貴、数量較大、郵寄困难以及保有人希望仍收回原件或有其他意見者，均請先行來函告知，以便商定办法。

五、凡可以出版的資料，即編入《近代史資料》杂志或單册印行。

六、凡經出版的資料及不出版而有保存价值的資料均从优致酬，凡不願受酬及不願公佈姓名者請預先声明。未被採用的資料如須退还，亦請預先声明。

七、來件請寄北京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原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 近代史資料

1

1957

# 近代史資料

1957年 第1期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学出版社出版

## 編輯凡例

- 一、選輯較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及經過初步整理的史料性的文章，供歷史科學工作者參考。
- 二、編次分為原始資料和整理史料的文章兩部分，各按所述歷史事件的時間順序排列。
- 三、原始資料，不拘正文或原註，均酌量選錄或刪節，但不作內容和文字上的改動。
- 四、編者在每篇資料之前酌加按語，說明其來源、原作者立場與參考時應注意之處。
- 五、資料中難免有敘事失實、觀點錯誤之處，反動統治階級的言詞更有污蔑人民和歪曲事實之處，編者均酌加註釋。
- 六、資料中殘缺之字，以□代之。資料中錯字、別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簡單註釋，均加在正文之內，以〔〕號標明，較長的註釋列在正文外。佚文的增補以【】號標明。
- 七、編者按語和校勘、註釋均以編者所知為限，不知者闕之。
- 八、紀年原文用陰曆者，酌註公曆；原文用公曆，在一九一二年元旦以前者，酌註中曆。

# 近代史資料 (双月刊)

1957 年 第 1 期 总 12 号

---

|           |                                                         |
|-----------|---------------------------------------------------------|
| 編 輯 者     | 中 国 科 学 院<br>历史研究所第三所<br>地址: 北京东厂胡同一号<br>电话: 5. 3 5 2 2 |
| 出 版 者     | 科 学 出 版 社                                               |
| 印 刷 者     | 北 京 市 印 刷 二 厂                                           |
| 發 行 者     | 邮 电 部 北 京 邮 局                                           |
| 訂 購 处     |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
| 代 訂 代 銷 处 | 全 国 各 地 新 华 書 店                                         |

---

(京) 1—9, 750

1957 年 2 月出版

本期定价: 0.60 元